

目次

◎学而篇第一	/001
◎为政篇第二	/011
◎八佾篇第三	/024
◎里仁篇第四	/037
◎公冶长篇第五	/046
◎雍也篇第六	/060
◎述而篇第七	/074
◎泰伯篇第八	/089
◎子罕篇第九	/098
◎乡党篇第十	/111

◎先进篇第十一	/124
◎颜渊篇第十二	/138
◎子路篇第十三	/149
◎宪问篇第十四	/163
◎卫灵公篇第十五	/181
◎季氏篇第十六	/194
◎阳货篇第十七	/203
◎微子篇第十八	/216
◎子张篇第十九	/224
◎尧曰篇第二十	/233

学而篇第一

共十六章

1·1 子^①曰：“学而时^②习^③之，不亦说^④乎？有朋^⑤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^⑥，而不愠^⑦，不亦君子^⑧乎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学了，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，不也高兴吗？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处来，不也快乐吗？人家不了解我，我却不怨恨，不也是君子吗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子——《论语》“子曰”的“子”都是指孔子而言。 ②时——“时”字在周秦时候若作副词用，等于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“斧斤以时入山林”的“以时”，“在一定的時候”或者“在适当的时候”的意思。王肃的《论语注》正是这样解释的。朱熹的《论语集注》把它解为“时常”，是用后代的词义解释古书。 ③习——一般人把习解为“温习”，但在古书中，它还有“实习”、“演习”的意义，如《礼记·射义》的“习礼乐”、“习射”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：“孔子去曹适宋，与弟子习礼大树下。”这一“习”字，更是演习的意思。孔子所讲的功课，一般都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密切结合。像礼(包括各种仪节)、乐(音乐)、射(射箭)、御(驾车)这些，尤其非演习、实习不可。所以这“习”字以讲为实习为好。 ④说——音读和意义跟“悦”字相同，高兴、愉快的意思。 ⑤有朋——古本有作“友朋”的。旧注说：“同门曰朋。”宋翔凤《朴学斋札记》说，这里的“朋”字即指“弟子”，就是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的“故孔子不仕，退而修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礼乐，弟子弥众，至自远方”。译文用“志同道合之人”即本此义。 ⑥人不知——这一句，“知”下没有宾语，人家不知道什么呢？当时因为有说话的实际环境，不需要说出便可以了解，所以未给说出。这却给后人留下一个谜。有人说，这一句是接上一句说的，从远方来的朋友向我求教，我告诉他，他还不懂，我却不怨恨。这样，“人不知”是“人家不知道我所讲述的”了。这种说法我嫌牵强，所以仍照一般的解释。这一句和《宪问篇》的“君子病无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已知也”的精神相同。 ⑦愠——音运，yùn，怨恨。 ⑧君子——《论语》的“君子”，有时指“有德者”，有时指“有位者”，这里是指“有德者”。

1·2 有子^①曰：“其为人也孝弟^②，而好犯^③上者，鲜^④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^⑤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^⑥与^⑦！”

【译文】

有子说：“他的为人，孝顺爹娘，敬爱兄长，却喜欢触犯上级，这种人是很少的；不喜欢触犯上级，却喜欢造反，这种人从来没有过。君子专心致力于基础工作，基础树立了，‘道’就会产生。孝顺爹娘，敬爱兄长，这就是‘仁’的基础吧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有子——孔子学生，姓有，名若，比孔子小十三岁，一说小三十三岁，以小三十三岁之说较可信。《论语》记载孔子的学生一般称字，独曾参和有若称“子”（另外，冉有和闵子骞偶一称子，又当别论），因此很多人疑心《论语》就是由他们两人的学生所纂述的。但是有若称子，可能是由于他在孔子死后曾一度为孔门弟子所尊重的缘故（这一史实可参阅《礼记·檀弓上》、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和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）。至于《左传》哀公八年说有若是一个“国士”，还未必是足以使他被尊称为“子”的原因。

②孝弟——孝，奴隶社会时期所认为的子女对待父母的正确态度；弟，音读和意义跟“悌”相同，音替，tì，弟弟对待兄长的正确态度。封建时代也把“孝弟”作为维持它那时候的社会制度、社会秩序的一种基本道德力量。

③犯——抵触，违反，冒犯。

④鲜——音显，xiǎn，少。《论语》的“鲜”都是如此用法。

⑤未之有也——“未有之也”的倒装形式。古代句法有一条这样的规律：否定句，宾语若是指代词，这指代词的宾语一般放在动词前。

⑥孝弟为仁之本——“仁”是孔子的一种最高道德的名称。也有人说（宋人陈善的《扞虱新语》开始如此说，后人赞同者很多），这“仁”字就是“人”字，古书“仁”“人”两字本有很多写混了的。这里是说“孝悌是做人的根本”。这一说虽然也讲得通，但不能和“本立而道生”一句相呼应，未必符合有子的原意。《管子·戒篇》说，“孝弟者，仁之祖也”，也是这意。

⑦与——音读和意义跟“欵”字一样，《论语》的“欵”字都写作“与”。

1·3 子曰：“巧言令色^①，鲜矣仁！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花言巧语，伪善的面貌，这种人，‘仁德’是不会多的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巧言令色——朱《注》云：“好其言，善其色，致饰于外，务以说人。”所以译文以“花言巧语”译巧言，“伪善的面貌”译令色。

1·4 曾子^①曰：“吾日三省^②吾身——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

交而不信^③乎？传^④不习^⑤乎？”

【译文】

曾子说：“我每天多次自己反省：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？同朋友往来是否诚实呢？老师传授我的学业是否复习了呢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曾子——孔子学生，名参（音身，shēn），字子舆，南武城（故城在今天的山东平邑县附近）人，比孔子小四十六岁（公元前505—435）。②三省——“三”字有读去声的，其实不破读也可以。“省”音醒，xǐng，自我检查，反省，内省。“三省”的“三”表示多次的意思。古代在有动作性的动词上加数字，这数字一般表示动作频率。而“三”“九”等字，又一般表示次数的多，不要着实地去看待。说详汪中《述学·释三九》。这里所反省的是三件事，和“三省”的“三”只是巧合。如果这“三”字是指以下三件事而言，依《论语》的句法便应该这样说：“吾日省者三。”和《宪问篇》的“君子道者三”一样。③信——诚也。④传——平声，chuán，动词作名词用，老师的传授。⑤习——这“习”字和“学而时习之”的“习”一样，包括温习、实习、演习而言，这里概括地译为“复习”。

1·5 子曰：“道^①千乘之国^②，敬事^③而信，节用而爱人^④，使民以时^⑤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治理具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，就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，信实无欺，节约费用，爱护官吏，役使老百姓要在农闲时间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道——动词，治理的意思。②千乘之国——乘音剩，shèng，古代用四匹马拉着的兵车。春秋时代，打仗用车子，所以国家的强弱都用车辆的数目来计算。春秋初期，大国都没有千辆兵车。像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八年所记载的城濮之战，晋文公还只七百乘。但是在那时代，战争频繁，无论侵略者和被侵略者都必须扩充军备。侵略者更因为兼并的结果，兵车的发展速度更快；譬如晋国到平丘之会，据叔向的

话，已有四千乘了（见《左传》昭公十三年）。千乘之国，在孔子之时已经不是大国，因此子路也说“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”（11·26）的话了。

③敬事——“敬”字一般用于表示工作态度，因之常和“事”字连用，如《卫灵公篇》的“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”。

④爱人——古代“人”字有广狭两义。广义的“人”指一切人群；狭义的人只指士大夫以上各阶层的人。这里和“民”（使“民”以时）对言，用的是狭义。

⑤使民以时——古代以农业为主，“使民以时”即是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的“不违农时”，因此用意译。

1·6 子曰：“弟子^①，入^②则孝，出^②则悌，谨^③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^④。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后生小子，在父母跟前，就孝顺父母；离开自己房子，便敬爱兄长；寡言少语，说则诚实可信，博爱大众，亲近有仁德的人。这样躬行实践之后，有剩余力量，就再去学习文献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弟子——一般有两种意义：（甲）年纪幼小的人，（乙）学生。这里用的是第一种意义。

②入、出——《礼记·内则》：“由命士以上，父子皆异宫。”则知这里的“弟子”是指“命士”以上的人物而言。“入”是“入父宫”，“出”是“出己宫”。

③谨——寡言叫做谨。详见杨遇夫先生的《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》卷一。

④仁——“仁”即“仁人”，和《雍也篇第六》的“井有仁焉”的“仁”一样。古代的词汇经常运用这样一种规律：用某一具体人和事物的性质、特征甚至原料来代表那一具体的人和事物。

1·7 子夏^①曰：“贤贤易色^②；事父母，能竭其力；事君，能致^③其身；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夏说：“对妻子，重品德，不重容貌；侍奉爹娘，能尽心竭力；服事君上，

能豁出生命；同朋友交往，说话诚实守信。这种人，虽说没学习过，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子夏——孔子学生，姓卜，名商，字子夏，比孔子小四十四岁。（公元前507—？） ②贤贤易色——这句话，一般的解释是：“用尊贵优秀品德的心来交换（或者改变）爱好美色的心。”照这种解释，这句话的意义就比较空泛。陈祖范的《经咫》、宋翔凤的《朴学斋札记》等书却说，以下三句，事父母、事君、交朋友，各指一定的人事关系；那么，“贤贤易色”也应该是指某一种人事关系而言，不能是一般的泛指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把夫妻间关系看得极重，认为是“人伦之始”和“王化之基”，这里开始便谈到它，是不足为奇的。我认为这话很有道理。“易”有交换、改变的意义，也有轻视（如言“轻易”）、简慢的意义。因之我使用《汉书》卷七十五《李寻传》颜师古《注》的说法，把“易色”解为“不重容貌”。 ③致——有“委弃”、“献纳”等意义，所以用“豁出生命”来译它。

1·8 子曰：“君子^①不重，则不威；学则不固。主忠信^②。无友不如己者^③。过，则勿惮改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，如果不庄重，就没有威严；即使读书，所学的也不会巩固。要以忠和信两种道德为主。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。有了过错，就不要怕改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君子——这一词一直贯串到末尾，因此译文将这两字作一停顿。 ②主忠信——《颜渊篇》（12·10）也说，“主忠信，徙义，崇德也”，可见“忠信”是道德。 ③无友不如己者——古今人对这一句发生不少怀疑，因而有一些不同的解释。译文只就字面译出。

1·9 曾子曰：“慎终^①，追远^②，民德归厚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曾子说：“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，追念远代祖先，自然会导致老百姓归于忠厚老实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慎终——郑玄的《注》：“老死曰终。”可见这“终”字是指父母的死亡。慎终的内容，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引《檀弓》曾子的话是指附身（装殓）、附棺（埋葬）的事必诚必信，不要有后悔。②追远——具体地说是指“祭祀尽其敬”。两者译文都只就字面译出。

1·10 子禽^①问于子贡^②曰：“夫子^③至于是邦也，必闻其政，求之与？抑与之与？”子贡曰：“夫子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^④异乎人之求之与？”

【译文】

子禽向子贡问道：“他老人家一到哪个国家，必然听得到那个国家的政事，求来的呢？还是别人自动告诉他的呢？”子贡道：“他老人家是靠温和、善良、严肃、节俭、谦逊来取得的。他老人家获得的方法，和别人获得的方法，不相同吧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子禽——陈亢(kàng)字子禽。从《子张篇》所载的事看来，恐怕不是孔子的学生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也不载此人。但郑玄注《论语》和《檀弓》都说他是孔子学生，不晓得有什么根据。（臧庸的《拜经日记》说子禽就是《仲尼弟子列传》的原亢禽，简朝亮的《论语集注补疏》曾加以辩驳。）②子贡——孔子学生，姓端木，名赐，字子贡，卫人，比孔子小三十一岁。（公元前520—？）③夫子——这是古代的一种敬称，凡是做过大夫的人，都可以取得这一敬称。孔子曾为鲁国的司寇，所以他的学生称他为夫子，后来因此沿袭以称呼老师。在一定的场合下，也用以特指孔子。④其诸——洪颐煊《读书丛录》云：“《公羊》桓六年《传》，‘其诸以病桓与？’闵元年《传》，‘其诸吾仲孙与？’僖二十四年《传》，‘其诸此之谓与？’宣五年《传》，‘其诸为其双双而俱至者与？’十五年《传》，‘其诸则宜于此焉变矣’。‘其诸’是齐鲁间语。”

案，总上诸例，皆用来表示不肯定的语气。黄家岱《嫫艺轩杂著》说“其诸”意为“或者”，大致得之。

1·11 子曰：“父在，观其^①志；父没，观其^①行^②；三年^③无改于父之道^④，可谓孝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当他父亲活着，〔因为他无权独立行动，〕要观察他的志向；他父亲死了，要考察他的行为；若是他对他父亲的合理部分，长期地不加改变，可以说做到孝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其——指儿子，不是指父亲。 ②行——去声，xíng。 ③三年——古人这种数字，有时不要看得太机械。它经常只表示一种很长的期间。 ④道——有时候是一般意义的名词，无论好坏、善恶都可以叫做道。但更多时候是积极意义的名词，表示善的好的东西。这里应该这样看，所以译为“合理部分”。

1·12 有子曰：“礼之用，和^①为贵。先王之道，斯为美；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^②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有子说：“礼的作用，以遇事都做得恰当为可贵。过去圣明君王的治理国家，可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；他们小事大事都做得恰当。但是，如有行不通的地方，便为恰当而求恰当，不用一定的规矩制度来加以节制，也是不可行的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和——《礼记·中庸》：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”杨遇夫先生《论语疏证》说：“事之中节者皆谓之和，不独喜怒哀乐之发一事也。《说文》云：‘𩚑，调也。’‘盪，调味也。’乐调谓之𩚑，味调谓之盪，事之调适者谓之和，其义一也。和今言适合，言恰当，言恰到好处。” ②有所不行——皇侃《义疏》把这句属上，全文便如此读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王之道，斯为美。小大由之，有所不

行。……”他把“和”解为音乐，说：“此以下明人君行化必礼乐相须。……变乐言和，见乐功也。……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，言每事小大皆用礼，而不以乐和之，则其政有所不行也。”这种句读法值得考虑，但把“和”解释为音乐，而且认为“小大由之”的“之”是指“礼”而言，都觉牵强。特为注出，以供大家考虑。

1·13 有子曰：“信近于义，言可复^①也。恭近于礼，远^②耻辱也。因^③不失其亲，亦可宗^④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有子说：“所守的约言符合义，说的话就能兑现。态度容貌的庄矜合于礼，就不致遭受侮辱。依靠关系深的人，也就可靠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复——《左传》僖公九年荀息说：“吾与先君言矣，不可以貳，能欲复言而爱身乎？”又哀公十六年叶公说：“吾闻胜也好复言，……复言非信也。”这“复言”都是实践诺言之义。《论语》此义当同于此。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复，践言也。”但未举论证，因之后代训诂家多有疑之者。童第德先生为我举出《左传》为证，足补古今字书之所未及。②远——去声，音院，yuàn，动词，使动用法，使之远离的意思。此处亦可以译为避免。③因——依靠，凭借。有人读为“姻”字，那“因不失其亲”便当译为“所与婚姻的人都是可亲的”，恐未必如此。④宗——主，可靠。一般解释为“尊敬”，不妥。

1·14 子曰：“君子^①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^②焉，可谓好学也已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，吃食不要求饱足，居住不要求舒适，对工作勤劳敏捷，说话却谨慎，到有道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，这样，可以说是好学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君子——《论语》的“君子”有时指“有位之人”，有时指“有德之人”。但有的地

方究竟是指有位者，还是指有德者，很难分别。此处大概是指有德者。

②正——《论语》“正”字用了很多次。当动词的，都作“匡正”或“端正”讲，这里不必例外。一般把“正”字解为“正其是非”、“判其得失”，我所不取。

1·15 子贡曰：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^①？”子曰：“可也；未若贫而乐^②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”

子贡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^③’，其斯之谓与？”子曰：“赐^④也，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，告诸往而知来者^⑤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贡说：“贫穷却不巴结奉承，有钱却不骄傲自大，怎么样？”孔子说：“可以了；但是还不如虽贫穷却乐于道，纵有钱却谦虚好礼哩。”

子贡说：“《诗经》上说：‘要像对待骨、角、象牙、玉石一样，先开料，再糙锉，细刻，然后磨光。’那就是这样的意思吧？”孔子道：“赐呀，现在可以同你讨论《诗经》了，告诉你一件，你能有所发挥，举一反三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何如——《论语》中的“何如”，都可以译为“怎么样”。 ②贫而乐——皇侃本“乐”下有“道”字。郑玄《注》云：“乐谓志于道，不以贫为忧苦。”所以译文增“于道”两字。 ③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——两语见于《诗经·卫风·淇奥篇》。

④赐——子贡名。孔子对学生都称名。 ⑤告诸往而知来者——“诸”，在这里用法同“之”一样。“往”，过去的事，这里譬为已知的事；“来者”，未来的事，这里譬为未知的事。译文用意译法。孔子赞美子贡能运用《诗经》作譬，表示学问道德都要提高一步看。

1·16 子曰：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别人不了解我，我不急；我急的是自己不了解别人。”

为政篇第二

共二十四章

2·1 子曰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^①居其所而众星共^②之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用道德来治理国政，自己便会像北极星一般，在一定的位置上，别的星辰都环绕着它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北辰——由于地球自转轴正对天球北极，在地球自转和公转所反映出来的恒星周日和周年视运动中，天球北极是不动的，其他恒星则绕之旋转。我国黄河中、下游流域，约为北纬36度，因之天球北极也高出北方地平线上36度。孔子所说的北辰，不是指天球北极，而是指北极星。天球北极虽然不动，其他星辰都环绕着它动，但北极星也是动的，而且转动非常快。只是因为它距离地球太远，约782光年，人们不觉得它移动罢了。距今四千年前北极在右枢（天龙座 α ）附近，今年则在勾陈一（小熊座 α ）。②拱——同拱，与《左传》僖公三十二年“尔墓之木拱矣”的“拱”意义相近，环抱、环绕之意。

2·2 子曰：“《诗》三百^①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‘思无邪’^②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《诗经》三百篇，用一句话来概括它，就是‘思想纯正’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《诗》三百——《诗经》实有三百五篇，“三百”只是举其整数。②思无邪——“思无邪”一语本是《诗经·鲁颂·駉篇》之文，孔子借它来评论所有诗篇。思字在《駉篇》本是无义的语首词，孔子引用它却当思想解，自是断章取义。俞樾《曲园杂纂·说项》说这也是语辞，恐不合孔子原意。

2·3 子曰：“道^①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^②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^③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用政法来诱导他们，使用刑罚来整顿他们，人民只是暂时地免于罪过，却没有廉耻之心。如果用道德来诱导他们，使用礼教来整顿他们，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，而且人心归服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道——有人把它看成“道千乘之国”的“道”一样，治理的意思。也有人把它看

成“导”字，引导的意思，我取后一说。 ②免——先秦古书若单用一个“免”字，一般都是“免罪”、“免刑”、“免祸”的意思。 ③格——这个字的意义本来很多，在这里有把它解为“来”的，也有解为“至”的，还有解为“正”的，更有写作“恪”，解为“敬”的。这些不同的讲解都未必符合孔子原意。《礼记·缁衣篇》：“夫民，教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则民有格心；教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则民有遁心。”这话可以看作孔子此言的最早注释，较为可信。此处“格心”和“遁心”相对成文，“遁”逃避的意思。逃避的反面应该是亲近、归服、向往，所以用“人心归服”来译它。

2·4 子曰：“吾十有^①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^②，四十而不惑^③，五十而知天命^④，六十而耳顺^⑤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^⑥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我十五岁，有志于学问；三十岁，[懂礼仪，]说话做事都有把握；四十岁，[掌握了各种知识，]不致迷惑；五十岁，得知天命；六十岁，一听别人言语，便可以分别真假，判明是非；到了七十岁，便随心所欲，任何念头不越出规矩。”

【注释】

- ①有——同又。古人在整数和小一位的数字之间多用“有”字，不用“又”字。
- ②立——《泰伯篇》说：“立于礼。”《季氏篇》又说：“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”因之译文添了“懂得礼仪”几个字。“立”是站立的意思，这里是“站得住”的意思，为求上下文的流畅，意译为遇事“都有把握”。
- ③不惑——《子罕篇》和《宪问篇》都有“知者不惑”的话，所以译文用“掌握了知识”来说明“不惑”。
- ④天命——孔子不是宿命论者，但也讲天命。孔子的天命，我已有文探讨。后来的人虽然谈得很多，未必符合孔子本意。因此，这两个字暂不译出。
- ⑤耳顺——这两个字很难讲，企图把它讲通的也有很多人，但都觉牵强。译者姑且作如此讲解。
- ⑥从心所欲不逾矩——“从”字有作“纵”字的，皇侃《义疏》也读为“纵”，解为放纵。柳宗元《与杨晦之书》说“孔子七十而纵心”，不但“从”字写作“纵”，而且以“心”字绝句，“所欲”属下读。“七十而纵心，所欲不逾矩”。但“纵”字古人多用于贬义，如《左传》昭公十年“我实纵欲”，柳读难从。

2·5 孟懿子^①问孝。子曰：“无违^②。”

樊迟^③御，子告之曰：“孟孙问孝于我，我对曰，无违。”樊迟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生，事之以礼^④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懿子向孔子问孝道。孔子说：“不要违背礼节。”

不久，樊迟替孔子赶车子，孔子便告诉他说：“孟孙向我问孝道，我答复说，不要违背礼节。”樊迟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孔子道：“父母活着，依规定的礼节侍奉他们；死了，依规定的礼节埋葬他们，祭祀他们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孟懿子——鲁国的大夫，三家之一，姓仲孙，名何忌，“懿”是谥号。他父亲是孟僖子仲孙纥。《左传》昭公七年说，孟僖子将死，遗嘱要他向孔子学礼。

②无违——黄式三《论语后案》说：“《左传》桓公二年云，‘昭德塞违’，‘灭德立违’，‘君违，不忘谏之以德’；六年《传》云，‘有嘉德而无违心’，襄公二十六年《传》云，‘正其违而治其烦’……古人凡背礼者谓之违。”因此，我把“违”译为“违礼”。王充《论衡·问孔篇》曾经质问孔子，为什么不讲“无违礼”，而故意省略讲为“无违”，难道不怕人误会为“毋违志”吗？由此可见“违”字的这一含义在后汉时已经不被人所了解了。

③樊迟——孔子学生，名须，字子迟，比孔子小四十六岁。〔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作小三十六岁，《孔子家语》作小四十六岁。若从《左传》哀公十一年所记载的樊迟的事考之，可能《史记》的“三”系“𠄎”（古四字）之误。〕

④生，事之以礼——“生”和下句“死”都是表示时间的节缩语，所以自成一逗。古代的礼仪有一定的差等，天子、诸侯、大夫、士、庶人各不相同。鲁国的三家是大夫，不但有时用鲁公（诸侯）之礼，甚至有时用天子之礼。这种行为当时叫做“僭”，是孔子所最痛心的。孔子这几句答语，或者是针对这一现象发出的。

2·6 孟武伯^①问孝。子曰：“父母唯其^②疾之忧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武伯向孔子请教孝道。孔子道：“做爹娘的只是为孝子的疾病发愁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孟武伯——仲孙蔑，孟懿子的儿子，“武”是谥号。 ②其——第三人称表示领位的代名词，相当于“他的”、“他们的”。但这里所指代的是父母呢，还是儿女呢？便有两说。王充《论衡·问孔篇》说：“武伯善忧父母，故曰，唯其疾之忧。”《淮南子·说林训》说：“忧父之疾者子，治之者医。”高诱《注》云：“父母唯其疾之忧，故曰忧之者子。”可见王充、高诱都以为“其”字是指代父母而言。马融却说：“言孝子不妄为非，唯疾病然后使父母忧。”把“其”字代孝子。两说都可通，而译文采取马融之说。

2·7 子游^①问孝。子曰：“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^②。至于^③犬马，皆能有养^④；不敬，何以别乎？”

【译文】

子游问孝道。孔子说：“现在的所谓孝，就是说能够养活爹娘便行了。至于狗马都能够得到饲养；若不存心严肃地孝顺父母，那养活爹娘和饲养狗马怎样去分别呢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子游——孔子学生，姓言，名偃，字子游，吴人，小于孔子四十五岁。

②养——“养父母”的“养”从前人都读去声，音漾，yàng。 ③至于——张相的《诗词曲语词汇释》把“至于”解作“即使”、“就是”。在这一段中固然能够讲得文从字顺，可是“至于”的这一种用法，在先秦古书中仅此一见，还难于据以肯定。我认为这一“至于”和《孟子·告子上》的“惟耳亦然。至于声，天下期于师旷，是天下之耳相似也。惟目亦然。至于子都，天下莫不知其姣也”的“至于”用法相似。都可用“谈到”、“讲到”来译它。不译也可。 ④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——这一句很有些不同的讲法。一说是犬马也能养活人，人养活人，若不加以敬，便和犬马的养活人无所分别。这一说也通。还有一说是犬马也能养活它自己的爹娘（李光地《论语札记》、翟灏《四书考异》），可是犬马在事实上是不能够养活自己爹娘的，所以这说不可信。还有人说，犬马是比喻小人之词（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引刘宝树说），可是用这种比喻的修辞法，在《论语》中找不出第二个相似的例子，和《论语》的文章风格不相侔，更不足信。

2·8 子夏问孝。子曰：“色难^①。有事，弟子^②服其劳；有酒食^③，先生饌^④，曾^⑤是以为孝乎？”

【译文】

子夏问孝道。孔子道：“儿子在父母前经常有愉悦的容色，是件难事。有事情，年轻人效劳；有酒有肴，年长的人吃喝，难道这竟可认为是孝么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色难——这句话有两说，一说是儿子侍奉父母时的容色。《礼记·祭义篇》说：“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，有和气者必有愉色，有愉色者必有婉容。”可以做这两个字的注脚。另一说是侍奉父母的容色，后汉的经学家包咸、马融都如此说。但是，若原意果如此的话，应该说为“侍色为难”，不该简单地说为“色难”，因之我不采取。

②弟子、先生——刘台拱《论语骈枝》云：“《论语》言‘弟子’者七，其二皆年幼者，其五谓门人。言‘先生’者二，皆谓年长者。”马融说：“先生谓父兄也。”亦通。

③食——旧读去声，音嗣，sì，食物。不过现在仍如字读 shí，如“主食”、“副食”、“面食”。

④饌——音撰，zhuàn，吃喝。《鲁论》作“俊”。俊，食余也。那么这句便当如此读：“有酒，食先生俊。”而如此翻译：“有酒，晚辈吃其剩余。”

⑤曾——音层，céng，副词，竟也。

2·9 子曰：“吾与回^①言终日，不违，如愚。退而省其私^②，亦足以发，回也不愚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我整天和颜回讲学，他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，像个蠢人。等他退回去自己研究，却也能发挥，可见颜回并不愚蠢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回——颜回，孔子最得意的学生，鲁国人，字子渊，小孔子三十岁（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如此。但根据毛奇龄《论语稽求篇》和崔适《论语足征记》的考证，《史记》的“三十”应为“四十”之误，颜渊实比孔子小四十岁，公元前511—480）。

②退而省其私——朱熹的《集注》以为孔子退而省颜回的私，“则见其日用动静语默之

间皆足以发明夫子之道”。用颜回的实践来证明他能发挥孔子之道，说也可通。

2·10 子曰：“视其所以^①，观其所由^②，察其所安^③。人焉廋哉^④？人焉廋哉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考查一个人所结交的朋友；观察他为达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方式方法；了解他的心情，安于什么，不安于什么。那么，这个人怎样隐藏得住呢？这个人怎样隐藏得住呢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所以——“以”字可以当“用”讲，也可以当“与”讲。如果解释为“用”，便和下句“所由”的意思重复，因此我把它解释为“与”，和《微子篇第十八》“而谁以易之”的“以”同义。有人说“以犹为也”。“视其所以”即《大戴礼·文王官人篇》的“考其所为”，也通。②所由——“由”，“由此行”的意思。《学而篇第一》的“小大由之”，《雍也篇第六》的“行不由径”，《泰伯篇第八》的“民可使由之”的“由”都如此解。“所由”是指所从由的道路，因此我用方式方法来译述。③所安——“安”就是《阳货篇第十七》孔子对宰予说的“女安，则为之”的“安”。一个人未尝不错做一两件坏事，如果因此而心不安，仍不失为好人。因之译文多说了几句。④人焉廋哉——焉，何处；廋，音搜，sōu，隐藏，藏匿。这句话机械地翻译，便是：“这个人到哪里去隐藏呢。”《史记·魏世家》述说李克的观人方法是“居视其所亲，富视其所与，达视其所举，穷视其所不为，贫视其所不取”。虽较具体，却无此深刻。

2·11 子曰：“温故而知新^①，可以为师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在温习旧知识时，能有新体会、新发现，就可以做老师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温故而知新——皇侃《义疏》说，“温故”就是“月无忘其所能”，“知新”就是“日知其所亡”(19·5)，也通。

2·12 子曰：“君子不器^①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不像器皿一般，[只有一定的用途。]”

【注释】

①古代知识范围狭窄，孔子认为应该无所不通。后人还曾说，一事之不知，儒者之耻。虽然有人批评孔子“博学而无所成名”(9·2)，但孔子仍说“君子不器”。

2·13 子贡问君子。子曰：“先行其言而后从之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贡问怎样才能做一个君子。孔子道：“对于你要说的话，先实行了，再说出来[这就够说是一个君子了]。”

2·14 子曰：“君子周而不比^①，小人比而不周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是团结，而不是勾结；小人是勾结，而不是团结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周、比——“周”是以当时所谓道义来团结人，“比”则是以暂时共同利害互相勾结。“比”旧读去声 bì。

2·15 子曰：“学而不思则罔^①，思而不学则殆^②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只是读书，却不思考，就会受骗；只是空想，却不读书，就会缺乏信心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罔——诬罔的意思。“学而不思”则受欺，似乎是《孟子·尽心下》“尽信书，不如无书”的意思。②殆——《论语》的“殆”(dài)有两个意义，下文第十八章

“多见阙殆”的“殆”当“疑惑”解(说本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)，《微子篇》“今之从政者殆而”的“殆”当危险解。这里两个意义都讲得过去，译文取前一义。古人常以“罔”“殆”对文，如《诗经·小雅·节南山》云：“弗问弗仕，勿罔君子；式夷式已，无小人殆。”(“无小人殆”即“无殆小人”，因韵脚而倒装。)旧注有以“罔然无所所得”释“罔”，以“精神疲殆”释“殆”的，似乎难以圆通。

2·16 子曰：“攻^①乎异端^②，斯^③害也已^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批判那些不正确的议论，祸害就可以消灭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攻——《论语》共用四次“攻”字，像《先进篇》的“小子鸣鼓而攻之”，《颜渊篇》的“攻其恶，无攻人之恶”的三个“攻”字都当“攻击”解，这里也不应例外。很多人却把它解为“治学”的“治”。 ②异端——孔子之时，自然还没有诸子百家，因之很难译为“不同的学说”，但和孔子相异的主张、言论未必没有，所以译为“不正确的议论”。 ③斯——连词，“这就”的意思。 ④已——应该看为动词，止也。因之我译为“消灭”。如果把“攻”字解为“治”，那么“斯”字得看作指代词，“这”的意思；“也已”得看作语气词。全文便如此译：“从事于不正确的学术研究，这是祸害哩。”一般的讲法是如此的，虽能文从字顺，但和《论语》词法和句法都不合。

2·17 子曰：“由^①！诲女知之乎！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^②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由！教给你对待知或不知的正确态度吧！知道就是知道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这就是聪明智慧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由——孔子学生，仲由，字子路，卞(故城在今山东平邑县东北仲村)人，小于孔子九岁。(公元前542—480) ②是知也——《荀子·子道篇》也载了这一段

话，但比这详细。其中有两句道：“言要则知，行至则仁。”因之读“知”为“智”。如果“知”如字读，便该这样翻译：这就是对待知或不知的正确态度。

2·18 子张^①学干禄^②。子曰：“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；多见阙殆^③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尤，行^④寡悔，禄在其中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张向孔子学求官职得俸禄的方法。孔子说：“多听，有怀疑的地方，加以保留；其余足以自信的部分，谨慎地说出，就能减少错误。多看，有怀疑的地方，加以保留；其余足以自信的部分，谨慎地实行，就能减少懊悔。言语的错误少，行动的懊悔少，官职俸禄就在这里面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子张——孔子学生颧孙师，字子张，陈人，小于孔子四十八岁。（公元前503—？） ②干禄——干，求也；禄，旧时官吏的俸给。 ③阙殆——和“阙疑”同意。上文作“阙疑”，这里作“阙殆”，“疑”和“殆”是同义词，所谓“互文”见义。 ④行——名词，去声，xíng。

2·19 哀公^①问曰：“何为则民服？”孔子对曰^②：“举直错诸枉^③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问道：“要做些什么事才能使百姓服从呢？”孔子答道：“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，放在邪曲的人之上，百姓就服从了；若是把邪曲的人提拔出来，放在正直的人之上，百姓就会不服从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哀公——鲁君，姓姬，名蒋，定公之子，继定公而即位，在位二十七年。（公元前494—466）“哀”是谥号。 ②孔子对曰——《论语》的行文体例是，臣下对答君上的询问一定用“对曰”，这里孔子答复鲁君之问，所以用“孔子对曰”。 ③错诸枉——“错”有放置的意思，也有废置的意思。一般人把它解为废置，说是“废

置那些邪恶的人”(把“诸”字解为“众”)。这种解法和古汉语语法规律不相合。因为“枉”、“直”是以虚代实的名词，古文中的“众”、“诸”这类数量形容词，一般只放在真正的实体词之上，不放在这种以虚代实的词之上。这一规律，南宋人孙季和(名应时)便已明白。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曾引他的话说：“若诸家解，何用二‘诸’字？”这二“诸”字只能看做“之于”的合音，“错”当“放置”解。“置之于枉”等于说“置之于枉人之上”，古代汉语“于”字之后的方位词有时可以省略。朱亦栋《论语札记》解此句不误。

2·20 季康子^①问：“使民敬、忠以^②劝，如之何？”子曰：“临之以庄，则敬；孝慈，则忠；举善而教不能，则劝。”

【译文】

季康子问道：“要使人民严肃认真，尽心竭力和互相勉励，应该怎么办呢？”孔子说：“你对待人民的事情严肃认真，他们对待你的政令也会严肃认真了；你孝顺父母，慈爱幼小，他们也就对你尽心竭力了；你提拔好人，教育能力弱的人，他们也就劝勉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季康子——季孙肥，鲁哀公时正卿，当时政治上最有权力的人。“康”是谥号。

②以——连词，与“和”同。

2·21 或谓孔子曰：“子奚不为政？”子曰：“《书》^①云：‘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施^②于有政^③。’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？”

【译文】

有人对孔子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参与政治？”孔子道：“《尚书》上说：‘孝呀，只有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把这种风气影响到政治上去。’这也就是参与政治了呀，为什么定要做官才算参与政治呢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《书》云——以下三句是《尚书》的逸文，作《伪古文尚书》的便从这里采入《君

陈篇》。②施——这里应该当“延及”讲，从前人解为“施行”，不妥。③施于有政——“有”字无义，加于名词之前，这是古代构词法的一种形态，详拙著《文言语法》。杨遇夫先生说：“政谓卿相大臣，以职言，不以事言。”（说详《增订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·论语子奚不为政解》）那么，这句话便当译为“把这种风气影响到卿相大臣上去”。

2·22 子曰：“人而无信^①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輶，小车无軹^②，其何以行之哉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做为一个人，却不讲信誉，不知那怎么可以。譬如大车子没有安横木的輶，小车子没有安横木的軹，如何能走呢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人而无信——这“而”字不能当“如果”讲。不说“人无信”，而说“人而无信”者，表示“人”字要作一读。古书多有这种句法，译文似能表达其意。②輶、軹——輶音倪，ní；軹音月，yuè。古代用牛力的车叫大车，用马力的车叫小车。两者都要把牲口套在车辕上。车辕前面有一道横木，就是驾牲口的地方。那横木，大车上的叫做鬲，小车上的叫做衡。鬲、衡两头都有关键（活销），輶就是鬲的关键，軹就是衡的关键。车子没有它，自然无法套住牲口，那怎么能走呢？

2·23 子张问：“十世可知也^①？”子曰：“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，可知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张问：“今后十代[的礼仪制度]可以预先知道吗？”孔子说：“殷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，所废除的，所增加的，是可以知道的；周朝沿袭殷朝的礼仪制度，所废除的，所增加的，也是可以知道的。那么，假定有继承周朝而当政的人，就是以后一百代，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十世可知也——从下文孔子的答语看来，便足以断定子张是问今后十代的礼仪制度，而不是泛问，所以译文加了几个字。这“也”字同“耶”，表疑问。

2·24 子曰：“非其鬼^①而祭^②之，谄^③也。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不是自己应该祭祀的鬼神，却去祭祀他，这是献媚。眼见应该挺身而出事情，却袖手旁观，这是怯懦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鬼——古代人死都叫“鬼”，一般指已死的祖先而言，但也偶有泛指。

②祭——祭是吉祭，和凶祭的奠不同（人初死，陈设饮食以安其灵魂，叫做奠）。祭鬼的目的一般是祈福。

③谄——音产，chǎn，谄媚，阿諛。

八佾篇第三

共二十六章

3·1 孔子谓季氏^①，“八佾^②舞于庭，是可忍^③也，孰不可忍也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谈到季氏，说：“他用六十四人在庭院中奏乐舞蹈，这都可以狠心做出来，什么事不可以狠心做出来呢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季氏——根据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五年的记载和《汉书·刘向传》，这季氏可能是指季平子，即季孙意如。据《韩诗外传》，似以为季康子，马融《注》则以为季桓子，恐皆不足信。②八佾——佾音逸，yì。古代舞蹈奏乐，八个人为一行，这一行叫一佾。八佾是八行，八八六十四人，只有天子才能用。诸侯用六佾，即六行，四十八人。大夫用四佾，三十二人。四佾才是季氏所应该用的。③忍——一般人把它解为“容忍”、“忍耐”，不好；因为孔子当时并没有讨伐季氏的条件和意志，而且季平子削弱鲁公室，鲁昭公不能忍，出走到齐，又到晋，终于死在晋国之乾侯。这可能就是孔子所“孰不可忍”的事。《贾子·道术篇》：“惻隐怜人谓之慈，反慈为忍。”这“忍”字正是此意。

3·2 三家^①者以《雍》^②彻。子曰：“‘相^③维辟公，天子穆穆’，奚取于三家之堂？”

【译文】

仲孙、叔孙、季孙三家，当他们祭祀祖先时候，[也用天子的礼，]唱着《雍》这篇诗来撤除祭品。孔子说：“[《雍》诗上有这样的话：]‘助祭的是诸侯，天子严肃静穆地在那儿主祭。’这两句话，用在三家祭祖的大厅上在意义上取它哪一点呢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三家——鲁国当政的三卿。②《雍》——也写作“雝”，《诗经·周颂》的一篇。③相——去声，音向，xiàng，助祭者。

3·3 子曰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做了人，却不仁，怎样来对待礼仪制度呢？做了人，却不仁，怎样来对待音乐呢？”

3·4 林放^①问礼之本。子曰：“大哉问！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；丧，与其易^②也，宁戚。”

【译文】

林放问礼的本质。孔子说：“你的问题意义重大呀！就一般礼仪说，与其铺张浪费，宁可朴素俭约；就丧礼说，与其仪文周到，宁可过度悲哀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林放——鲁人。 ②易——《礼记·檀弓上》云：“子路曰：‘吾闻诸夫子：丧礼，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，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。’”可以看做“与其易也，宁戚”的最早的解释。“易”有把事情办妥的意思，如《孟子·尽心上》“易其田畴”，因此这里译为“仪文周到”。

3·5 子曰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^①诸夏之亡^②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文化落后国家虽然有个君主，还不如中国没有君主哩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夷狄有君……亡也——杨遇夫先生《论语疏证》说，夷狄有君指楚庄王、吴王阖庐等。君是贤明之君。句意是夷狄还有贤明之君，不像中原诸国却没有。说亦可通。 ②亡——同“无”。在《论语》中，“亡”下不用宾语，“无”下必有宾语。

3·6 季氏旅^①于泰山。子谓冉有^②曰：“女弗能救与？”对曰：“不能。”子曰：“呜呼！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？”

【译文】

季氏要去祭祀泰山。孔子对冉有说道：“你不能阻止吗？”冉有答道：“不能。”孔子道：“哎呀！竟可以说泰山之神还不及林放[懂礼，居然接受这不合规矩的祭祀]吗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旅——动词，祭山。在当时，只有天子和诸侯才有祭祀“名山大川”的资格。季氏只是鲁国的大夫，竟去祭祀泰山，因之孔子认为是“僭礼”。②冉有——孔子学生冉求，字子有，小于孔子二十九岁。（公元前522—？）当时在季氏之下做事，所以孔子责备他。

3·7 子曰：“君子无所争。必也射乎！揖让而升，下而饮。其争也君子^①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事情。如果有所争，一定是比箭吧！[但是当射箭的时候，]相互作揖然后登堂；[射箭完毕，]走下堂来，然后[作揖]喝酒。那一种竞赛是很有礼貌的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其争也君子——这是讲古代射礼，详见《仪礼·乡射礼》和《大射仪》。登堂而射，射后计算谁中靶多，中靶少的被罚饮酒。

3·8 子夏问曰：“‘巧笑倩^①兮，美目盼^②兮，素以为绚^③兮。’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绘事后素。”

曰：“礼后^④乎？”子曰：“起^⑤予者商也！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夏问道：“‘有酒窝的脸笑得美呀，黑白分明的眼流转得媚呀，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呀。’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？”孔子道：“先有白色底子，然后画花。”

子夏道：“那么，是不是礼乐的产生在[仁义]以后呢？”孔子道：“卜商呀，你真是能启发我的人。现在可以同你讨论《诗经》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倩——音欠，qiàn，面颊长得好看。②盼——黑白分明。③绚——音炫，xuàn，有文采，译文为着协韵，故用“画着花卉”以代之。这三句诗，第一句第二句

见于《诗经·卫风·硕人》。第三句可能是逸句，王先谦《三家诗义集疏》以为《鲁诗》有此一句。④礼后——“礼”在什么之后呢，原文没说出。根据儒家的若干文献，译文加了“仁义”两字。⑤起——友人孙子书（楷第）先生云：“凡人病困而愈谓之起，义有滞碍隐蔽，通达之，亦谓之起。”说见杨遇夫先生《汉书窥管》卷九引文。

3·9 子曰：“夏礼，吾能言之，杞^①不足征也；殷礼，吾能言之，宋^②不足征也。文献^③不足故也。足，则吾能征之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夏代的礼，我能说出来，它的后代杞国不足以作证；殷代的礼，我能说出来，它的后代宋国不足以作证。这是他们的历史文件和贤者不够的缘故。若有足够的文件和贤者，我就可以引来作证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杞——国名，夏禹的后代。周武王时候的故城即今日河南的杞县。其后因为国家弱小，依赖别国的力量来延长国命，屡经迁移。②宋——国名，商汤的后代，故城在今日河南商丘县南。国土最大的时候，有现在河南商丘以东，江苏徐州以西之地。战国时为齐、魏、楚三国所共灭。③文献——《论语》的“文献”和今天所用的“文献”一词的概念有不同之处。《论语》的“文献”包括历代的历史文件和当时的贤者两项（朱《注》云：“文，典籍也；献，贤也。”）。今日“文献”一词只指历史文件而言。

3·10 子曰：“禘^①自既灌^②而往者，吾不欲观之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禘祭的礼，从第一次献酒以后，我就不想看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禘——这一禘礼是指古代一种极为隆重的大祭之礼，只有天子才能举行。不过周成王曾因为周公旦对周朝有过莫大的功勋，特许他举行禘祭。以后鲁国之君都沿此惯例，“僭”用这一禘礼，因此孔子不想看。②灌——本作“裸”，祭祀中的

一个节目。古代祭祀，用活人以代受祭者，这活人便叫“尸”。尸一般用幼小的男女。第一次献酒给尸，使他（她）闻到“郁鬯”（一种配合香料煮成的酒）的香气，叫做裸。

3·11 或问禘之说。子曰：“不知也^①；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，其如示^②诸斯乎！”指其掌。

【译文】

有人向孔子请教关于禘祭的理论。孔子说：“我不知道；知道的人对于治理天下，会好像把东西摆在这里一样容易罢！”一面说，一面指着手掌。

【注释】

①不知也——禘是天子之礼，鲁国举行，在孔子看来，是完全不应该的。但孔子又不想明白指出，只得说“不欲观”，“不知也”，甚至说“如果有懂得的人，他对于治理天下是好像把东西放在手掌上一样的容易”。②示——假借字，同“置”，摆、放的意义。或曰同“视”，犹言“了如指掌”。

3·12 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子曰：“吾不与祭，如不祭^①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祭祀祖先的时候，便好像祖先真在那里；祭神的时候，便好像神真在那里。孔子又说：“我若是不能亲自参加祭祀，是不请别人代理的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吾不与祭，如不祭——这是一般的句读法。“与”读去声，音预，yù，参预的意思。“如不祭”译文是意译。另外有人主张“与”字仍读上声，赞同的意思，而且在这里一读，便是“吾不与，祭如不祭”。译文便应改为：“若是我所不同意的祭礼，祭了同没祭一般。”我不同意此义，因为孔丘素来不赞成不合所谓礼的祭祀，如“非其鬼而祭之，谄也”，（2·24）孔丘自不会参加他所不赞同的祭祀。

3·13 王孙贾^①问曰：“与其媚于奥，宁媚于灶^②，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不然；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^③。”

【译文】

王孙贾问道：“‘与其巴结房屋里西南角的神，宁可巴结灶君司命’，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？”孔子道：“不对；若是得罪了上天，祈祷也没用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王孙贾——卫灵公的大臣。 ②与其媚于奥，宁媚于灶——这两句疑是当时俗语。屋内西南角叫奥，弄饭的设备叫灶，古代都以为那里有神，因而祭它。

③王孙贾和孔子的问答都用的比喻，他们的正意何在，我们只能揣想。有人说，奥是一室之主，比喻卫君；又在室内，也可以比喻卫灵公的宠姬南子；灶则是王孙贾自比。这是王孙贾暗示孔子，“你与其巴结卫公或者南子，不如巴结我”。因此孔子答复他：“我若做了坏事，巴结也没有用处；我若不做坏事，谁都不巴结”。又有人说，这不是王孙贾暗示孔子的话，而是请教孔子的话。奥指卫君，灶指南子、弥子瑕，位职虽低，却有权有势。意思是说，“有人告诉我，与其巴结国君，不如巴结有势力的左右像南子、弥子瑕。你以为怎样？”孔子却告诉他：“这话不对；得罪了上天，那无所用其祈祷，巴结谁都不行。”我以为后一说比较近情理。

3·14 子曰：“周监于二代^①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周朝的礼仪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为根据，然后制定的，多么丰富多彩呀！我主张周朝的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二代——夏、商两朝。

3·15 子入太庙^①，每事问。或曰：“孰谓鄫人之子^②知礼乎？入太庙，每事问。”子闻之，曰：“是礼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到了周公庙，每件事情都发问。有人便说：“谁说叔梁纥的这个儿子懂得礼呢？他到了太庙，每件事都要向别人请教。”孔子听到了这话，便道：“这正

是礼呀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太庙——古代开国之君叫太祖，太祖之庙便叫做太庙。周公旦是鲁国最初受封之君，因之这太庙就是周公的庙。②鄫人之子——鄫音邹，zōu，又作郕，地名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：“孔子生鲁昌平乡郕邑。”有人说，这地就是今天的山东省曲阜县东南十里的西邹集。“鄫人”指孔子父亲叔梁纥。叔梁纥曾经作过鄫大夫，古代经常把某地的大夫称为某人，因之这里也把鄫大夫叔梁纥称为“鄫人”。

3·16 子曰：“射不主皮^①，为^②力不同科^③，古之道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比箭，不一定要穿破箭靶子，因为各人的气力大小不一样，这是古时的规矩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射不主皮——“皮”代表箭靶子。古代箭靶子叫“侯”，有用布做的，也有用皮做的。当中画着各种猛兽或者别的东西，最中心的又叫做“正”或者“鹄”。孔子在这里所讲的射应该是演习礼乐的射，而不是军中的武射，因此以中不中为主，不以穿破皮侯与否为主。《仪礼·乡射礼》云，“礼射不主皮”，盖本此。②为——去声，wèi，因为。③同科——同等。

3·17 子贡欲去^①告朔之饩羊^②。子曰：“赐也！尔爱^③其羊，我爱其礼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贡要把鲁国每月初一告祭祖庙的那只活羊去而不用。孔子道：“赐呀！你可惜那只羊，我可惜那种礼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去——从前读为上声，因为它在这里作为及物动词，而且和“来去”的“去”意

义不同。 ②告朔饩羊——“告”，从前人读梏，gù，入声。“朔”，每月的第一天，初一。“饩”，音戏，xì。“告朔饩羊”，古代的一种制度。每年秋冬之交，周天子把第二年的历书颁给诸侯。这历书包括那年有无闰月，每月初一是哪一天，因之叫“颁告朔”。诸侯接受了这一历书，藏于祖庙。每逢初一，便杀一只活羊祭于庙，然后回到朝廷听政。这祭庙叫做“告朔”，听政叫做“视朔”，或者“听朔”。到子贡的时候，每月初一，鲁君不但不亲临祖庙，而且也不听政，只是杀一只活羊“虚应故事”罢了。所以子贡认为不必留此形式，不如干脆连羊也不杀。孔子却认为尽管这是残存的形式，也比什么也不留好。 ③爱——可惜的意思。

3·18 子曰：“事君尽礼，人以为谄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服事君主，一切依照做臣子的礼节做去，别人却以为他在谄媚哩。”

3·19 定公^①问：“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定公问：“君主使用臣子，臣子服事君主，各应该怎么样？”孔子答道：“君主应该依礼来使用臣子，臣子应该忠心地服事君主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定公——鲁君，名宋，昭公之弟，继昭公而立，在位十五年。（公元前509—495）“定”是谥号。

3·20 子曰：“《关雎》^①，乐而不淫^②，哀而不伤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《关雎》这诗，快乐而不放荡，悲哀而不痛苦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《关雎》——《诗经》的第一篇。但这篇诗并没有悲哀的情调，因此刘台拱的《论语骈枝》说：“《诗》有《关雎》，《乐》亦有《关雎》，此章据《乐》言之。古之乐章皆三篇为一。……乐而不淫者，《关雎》、《葛覃》也；哀而不伤者，《卷耳》也。”

②淫——古人凡过分以至于到失当地步叫淫，如言“淫祀”（不应该祭祀而去祭祀的祭礼）、“淫雨”（过久的雨水）。

3·21 哀公问社^①于宰我^②。宰我对曰：“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，曰，使民战栗。”子闻之，曰：“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谏，既往不咎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向宰我问，作社主用什么木。宰我答道：“夏代用松木，殷代用柏木，周代用栗木，意思是使人民战战栗栗。”孔子听到了这话，[责备宰我]说：“已经做了的事不便再解释了，已经完成的事不便再挽救了，已经过去的事不便再追究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社——土神叫社，不过哀公所问的社，从宰我的答话中可以推知是指社主而言。古代祭祀土神，要替他立一个木制的牌位，这牌位叫主，而认为这一木主，便是神灵之所凭依。如果国家有对外战争，还必需载这一木主而行。详见俞正燮《癸巳类稿》。有人说“社”是指立社所栽的树，未必可信。 ②宰我——孔子学生，名予，字子我。

3·22 子曰：“管仲^①之器小哉！”

或曰：“管仲俭乎？”曰：“管氏有三归^②，官事不摄^③，焉得俭？”

“然则管仲知礼乎？”曰：“邦君树塞门^④，管氏亦树塞门。邦君为两君之好^⑤，有反坫^⑥，管氏亦有反坫。管氏而^⑦知礼，孰不知礼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管仲的器量狭小得很呀！”

有人便问：“他是不是很节俭呢？”孔子道：“他收取了人民的大量的市租，他手下的人员，[一人一职，]从不兼差，如何能说是节俭呢？”

那人又问：“那么，他懂得礼节么？”孔子又道：“国君宫殿门前，立了一个塞门；管氏也立了个塞门；国君设宴招待外国的君主，在堂上有放置酒杯的设备，管氏也有这样的设备。假若说他懂得礼节，那谁不懂得礼节呢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管仲——春秋时齐国人，名夷吾，做了齐桓公的宰相，使他称霸诸侯。

②三归——“三归”的解释还有：（甲）国君一娶三女，管仲也娶了三国之女（《集解》引包咸说，皇侃《义疏》等）；（乙）三处家庭（俞樾《群经平议》）；（丙）地名，管仲的采邑（梁玉绳《觚记》）；（丁）藏泉币的府库（武亿《群经义证》）。我认为这些解释都不正确。郭嵩焘《养知书屋文集》卷一《释三归》云：“此盖《管子》九府轻重之法，当就《管子》书求之。《山至数篇》曰，‘则民之三有归于上矣’。三归之名，实本于此。是所谓三归者，市租之常例之归之公者也。桓公既霸，遂以赏管仲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、《食货志》并云，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民，身在陪臣，而取三归。其言较然明显。《韩非子》云，‘使子有三归之家’，《说苑》作‘赏之市租’。三归之为市租，汉世儒者犹能明之，此一证也。《晏子春秋》辞三归之赏，而云厚受赏以伤国民之义，其取之民无疑也，此又一证也。”这一说法很有道理。我还再举两个间接证据。（甲）《战国策》一说：“齐桓公宫中七市，女间七百，国人非之。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，非自伤于民也。”似亦以三归为市租。（乙）《三国志·魏志·武帝纪》建安十五年令曰：“若必廉士而后可用，则齐桓其何以霸？”亦以管仲不是清廉之士，当指三归。

③摄——兼职。④树塞门——树，动词，立也。塞门，用以间隔内外视线的一种东西，形式和作用可以同今天的照壁相比。⑤好——古读去声，友好。

⑥反坫——坫音店，diàn，用以放置器物的设备，用土筑成的，形似土堆，筑于两楹（厅堂前部东西各有一柱）之间。详全祖望《经史问答》。⑦而——假设连词，假如，假若。

3·23 子语^①鲁大师^②乐，曰：“乐其可知也：始作，翕^③如也；从^④之，纯如也，皦^⑤如也，绎如也，以成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把演奏音乐的道理告给鲁国的太师，说道：“音乐，那是可以晓得的：开始演奏，翕翕地热烈；继续下去，纯纯地和谐，皦皦地清晰，绎绎地不绝，这样，然后完成。”

【注释】

- ①语——去声，yù，告诉。 ②大师——大音泰，tài，乐官之长。
③翕——音西，xī。 ④从——去声，zòng。 ⑤皦——音皎，jiǎo。

3·24 仪封人^①请见^②，曰：“君子之至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”从者^③见之。出曰：“二三子何患于丧^④乎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^⑤。”

【译文】

仪这个地方的边防官请求孔子接见他，说道：“所有到了这个地方的有道德学问的人，我从没有不和他见面的。”孔子的随行学生请求孔子接见了。他辞出以后，对孔子的学生们说：“你们这些人为什么着急没有官位呢？天下黑暗日子也长久了，[圣人也该有得意的时候了，]上天会要把他老人家做人民的导师哩。”

【注释】

- ①仪封人——仪，地名。有人说当在今日的开封市内，未必可靠。封人，官名。《左传》有颍谷封人、祭封人、萧封人、吕封人，大概是典守边疆的官。说本方观旭《论语偶记》。
②请见、见之——两个“见”字从前都读去声，音现，xiàn。“请见”是请求接见的意义，“见之”是使孔子接见了他的意思。何焯《义门读书记》云：“古者相见必由介绍，逆旅之中无可因缘，故称平日未尝见绝于贤者，见气类之同，致词以代介绍，故从者因而通之。夫子亦不拒其请，与不见孺悲异也。”
③从者——“从”去声，zòng。 ④丧——去声，sàng，失掉官位。 ⑤木铎——铜质木舌的铃子。古代公家有什么事要宣布，便摇这铃，召集大家来听。

3·25 子谓《韶》^①，“尽美^②矣，又尽善^②也”。谓《武》^③，“尽美矣，未尽善也”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论到《韶》，说：“美极了，而且好极了。”论到《武》，说：“美极了，却还不够好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《韶》——舜时的乐曲名。 ②美、善——“美”可能指声音言，“善”可能指内容言。舜的天子之位是由尧“禅让”而来，故孔子认为“尽善”。周武王的天子之位是由讨伐商纣而来，尽管是正义战，依孔子意，却认为“未尽善”。 ③《武》——周武王时乐曲名。

3·26 子曰：“居上不宽，为礼不敬，临丧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居于统治地位不宽宏大量，行礼的时候不严肃认真，参加丧礼的时候不悲哀，这种样子我怎么看得下去呢？”

里仁篇第四

共二十六章

4·1 子曰：“里^①仁为美。择不处^②仁，焉得知^③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住的地方，要有仁德这才好。选择住处，没有仁德，怎么能是聪明呢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里——这里可以看作动词。居住也。 ②处——上声，音杵，chǔ，居住也。 ③知——《论语》的“智”字都如此写。这一段话，究竟孔子是单纯地指“择居”而言呢，还是泛指，“择邻”、“择业”、“择友”等等都包括在内呢？我们已经不敢肯定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云：“孟子曰：‘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？矢人惟恐不伤人，函人惟恐伤人。巫、匠亦然。故术不可不慎也。孔子曰，里仁为美。择不处仁，焉得智？’”便是指择业。因此译文于“仁”字仅照字面翻译，不实指为仁人。

4·2 子曰：“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，不可以长处乐。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不仁的人不可以长久地居于穷困中，也不可以长久地居于安乐中。有仁德的人安于仁[实行仁德便心安，不实行仁德心便不安]；聪明人利用仁[他认识到仁德对他长远而巨大的利益，他便实行仁德]。”

4·3 子曰：“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^①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只有仁人才能够喜爱某人，厌恶某人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——《后汉书·孝明八王传注》引《东观汉记》说：和帝赐彭城王恭诏曰：“孔子曰，‘惟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’。——贵仁者所好恶得其中也。”我认为“贵仁者所好恶得其中”，正可说明这句。

4·4 子曰：“苟志于仁矣，无恶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假如立定志向实行仁德，总没有坏处。”

4·5 子曰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；不以其道得之^①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恶乎^②成名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^③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发大财，做大官，这是人人所盼望的；不用正当的方法去得到它，君子不接受。穷困和下贱，这是人人所厌恶的；不用正当的方法去抛掉它，君子不摆脱。君子抛弃了仁德，怎样去成就他的声名呢？君子没有吃完一餐饭的时间离开仁德，就是在仓猝匆忙的时候一定和仁德同在，就是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一定和仁德同在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 贫与贱……不以其道得之——“富与贵”可以说“得之”，“贫与贱”却不是人人想“得之”的。这里也讲“不以其道得之”，“得之”应该改为“去之”。译文只就这一整段的精神加以诠释，这里为什么也讲“得之”，可能是古人的不经意处，我们不必再在这上面做文章了。② 恶乎——恶音乌，wū，何处。“恶乎”即“于何处”，译文意译为“怎样”。③ 违——离开，和《公冶长篇第五》的“弃而违之”的“违”同义。

4·6 子曰：“我未见好仁者，恶不仁者。好仁者，无以尚^①之；恶不仁者，其为仁矣^②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。盖^③有之矣，我未之见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我不曾见到过爱好仁德的人和厌恶不仁德的人。爱好仁德的人，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了；厌恶不仁德的人，他行仁德，只是不使不仁德的东西加在自己身上。有谁能在某一天使用他的力量于仁德呢？我没见过力量不够的。大概这样人还是有的，我不曾见到罢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 尚——动词，超过之意。② 矣——这个“矣”字用法同“也”，表示停顿。③ 盖——副词，大概之意。

4·7 子曰：“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。观过，斯知仁^①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[人是各种各样的，人的错误也是各种各样的。]什么样的错误就是由什么样的人犯的。仔细考察某人所犯的错误，就可以知道他是什么样式的人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仁——同“人”。《后汉书·吴祐传》引此文正作“人”（武英殿本却又改作“仁”，不可为据）。

4·8 子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早晨得知真理，要我当晚死去，都可以。”

4·9 子曰：“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读书人有志于真理，但又以自己吃粗粮穿破衣为耻辱，这种人，不值得同他商议了。”

4·10 子曰：“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^①也，无莫^①也，义之与比^②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，没规定要怎样干，也没规定不要怎样干，只要怎样干合理恰当，便怎样干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适、莫——这两字讲法很多，有的解为“亲疏厚薄”，“无适无莫”便是“情无亲疏厚薄”。有的解为“敌对与羡慕”，“无适（读为敌）无莫（读为慕）”便是“无所为”。

仇，无所欣美”。我则用朱熹《集注》的说法。 ②比——去声，bì，挨着，靠拢，为邻。从孟子和以后的一些儒家看来，孔子“无必无固”(9·4)，通权达变，“可以仕则仕，可以止则止，可以久则久，可以速则速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，唯义是从，叫做“圣之时”，或者可以做这章的解释。

4·11 子曰：“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^①；君子怀刑^②，小人怀惠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怀念道德，小人怀念乡土；君子关心法度，小人关心恩惠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土——如果解为田土，亦通。 ②刑——古代法律制度的“刑”作“刑”，刑罚的“刑”作“荆”，从刀井，后来都写作“刑”了。这“刑”字应该解释为法度。

4·12 子曰：“放^①于利而行，多怨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依据个人利益而行动，会招致很多的怨恨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放——旧读上声，音仿，fǎng，依据。

4·13 子曰：“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^①？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如礼何^②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吗？这有什么困难呢？如果不能用礼让来治理国家，又怎样来对待礼仪呢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何有——这是春秋时代的常用语，在这里是“有何困难”的意思。黄式三《论语后案》、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都说：“何有，不难之词。” ②如礼何——依孔子的意

见，国家的礼仪必有其“以礼让为国”的本质，它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。如果舍弃它的内容，徒拘守那些仪节上的形式，孔子说，是没有什么作用的。

4·14 子曰：“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^①。不患莫己知，求为可知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不发愁没有职位，只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；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，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道自己的本领好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患所以立——“立”和“位”古通用，这“立”字便是“不患无位”的“位”字。《春秋》桓公二年“公即位”，《石经》作“公即立”可以为证。

4·15 子曰：“参乎！吾道一以贯^①之。”曾子曰：“唯。”
子出，门人问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曾子曰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^②而已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参呀！我的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观念。”曾子说：“是。”

孔子走出去以后，别的学生便问曾子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曾子道：“他老人家的学说，只是忠和恕罢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贯——贯穿、统贯。阮元《研经室集》有《一贯说》，认为《论语》的“贯”字都是“行”、“事”的意义，未必可信。 ②忠恕——“恕”，孔子自己下了定义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“忠”则是“恕”的积极一面，用孔子自己的话，便应该是：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”

4·16 子曰：“君子^①喻于义，小人^①喻于利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懂得的是义，小人懂得的是利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君子、小人——这里的“君子”、“小人”是指在位者，还是指有德者，还是两者兼指，孔子原意不得而知。《汉书·杨恽传》“报孙会宗书”曾引董仲舒的话说：“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，卿大夫之意也；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，庶人之事也。”只能看作这一语的汉代经师的注解，不必过信。

4·17 子曰：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看见贤人，便应该想向他看齐；看见不贤的人，便应该自己反省，[有没有同他类似的毛病。]”

4·18 子曰：“事父母几^①谏，见志不从，又敬不违^②，劳^③而不怨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侍奉父母，[如果他们有不对的地方，]得轻微婉转地劝止，看到自己的心意没有被听从，仍然恭敬地不触犯他们，虽然忧愁，但不怨恨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几——平声，音机，jī，轻微，婉转。

②违——触忤，冒犯。

③劳——忧愁。说见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。

4·19 子曰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父母在世，不出远门，如果要出远门，必须有一定的去处。”

4·20 子曰：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^①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见《学而篇第一》。

4·21 子曰：“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。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父母的年纪不能不时时记在心里：一方面因[其高寿]而喜欢，另一方面又因[其寿高]而有所恐惧。”

4·22 子曰：“古者言之不出，耻^①躬之不逮^②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古时候言语不轻易出口，就是怕自己的行动赶不上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耻——动词的意动用法，以为可耻的意思。 ②逮——音代，dài，及，赶上。

4·23 子曰：“以约^①失之者鲜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因为对自己节制、约束而犯过失的，这种事情总不会多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约——《论语》的“约”字不外两个意义：（甲）穷困，（乙）约束。至于节俭的意义，虽然已见于《荀子》，却未必适用于这里。

4·24 子曰：“君子欲讷^①于言而敏于行^②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言语要谨慎迟钝，工作要勤劳敏捷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讷——读 nè，语言迟钝。 ②讷于言而敏于行——这句和《学而篇》的“敏于事而慎于言”意思一样，所以译文加“谨慎”两字，同时也把“行”字译为“工作”。

4·25 子曰：“德不孤，必有邻^①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有道德的人不会孤单，一定会有[志同道合的人来和他做]伙伴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德不孤，必有邻——《易·系辞上》说：“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。”又《乾·文言》说：“子曰：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”这都可以作为“德不孤”的解释。

4·26 子游曰：“事君数^①，斯辱矣；朋友数^①，斯疏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游说：“对待君主过于烦琐，就会招致侮辱；对待朋友过于烦琐，就会反被疏远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数——音朔，shuò，密，屡屡。这里依上下文意译为“烦琐”。《颜渊篇第十二》说：“子贡问友。子曰：‘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则止，无自辱焉。’”也正是这个意思。

公冶长篇第五

共二十八章

（何晏《集解》把第十章“子曰，始吾于人也”以下又分一章，故题为二十九章；朱熹《集注》把第一、第二两章并为一章，故题为二十七章。）

5·1 子谓公冶长^①，“可妻^②也。虽在縲紲^③之中，非其罪也”。以其子^④妻之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公冶长，“可以把女儿嫁给他。他虽然曾被关在监狱之中，但不是他的罪过”。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。

【注释】

①公治长——孔子学生，齐人。 ②妻——动词，去声，qì。 ③縲绁——
縲同“累”，léi；绁音泄，xiè。縲绁，拴罪人的绳索，这里指代监狱。 ④子——
儿女，此处指的是女儿。

5·2 子谓南容^①，“邦有道，不废；邦无道，免于刑戮”。以其兄之子妻之^②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南容，“国家政治清明，[总有官做，]不被废弃；国家政治黑暗，也不致被刑罚”。于是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。

【注释】

①南容——孔子学生南宫适，字子容。 ②兄之子——孔子之兄叫孟皮，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《索隐》引《家语》。这时孟皮可能已死，所以孔子替他女儿主婚。

5·3 子谓子贱^①，“君子哉若人！鲁无君子者，斯焉取斯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评论宓子贱，说：“这人是君子呀！假若鲁国没有君子，这种人从哪里取来这种好品德呢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子贱——孔子学生宓不齐，字子贱，少于孔子四十九岁。（公元前521—？）

5·4 子贡问曰：“赐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女，器也。”曰：“何器也？”曰：“瑚琏^①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贡问道：“我是一个怎样的人？”孔子道：“你好比是一个器皿。”子贡道：“什么器皿？”孔子道：“宗庙里盛黍稷的瑚琏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瑚璉——音胡连，又音胡 hú 辇 niǎn，即簠簋，古代祭祀时盛粮食的器皿，方形的叫簠，圆形的叫簋，是相当尊贵的。

5·5 或曰：“雍^①也仁而不佞^②。”子曰：“焉用佞？御人以口给^③，屡憎于人。不知其仁^④，焉用佞？”

【译文】

有人说：“冉雍这个人有仁德，却没有口才。”孔子道：“何必要口才呢？强嘴利舌地同人家辩驳，常常被人讨厌。冉雍未必仁，但为什么要有口才呢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雍——孔子学生冉雍，字仲弓。 ②佞——音泞，nìng，能言善说，有口才。 ③口给——给，足也。“口给”犹如后来所说“言词不穷”、“辩才无碍”。

④不知其仁——孔子说不知，不是真的不知，只是否定的另一方式，实际上说冉雍还不能达到“仁”的水平。下文第八章“孟武伯问子路仁乎，子曰，不知也”，这“不知”也是如此。

5·6 子使漆雕开^①仕。对曰：“吾斯之未能信^②。”子说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叫漆雕开去做官。他答道：“我对这个还没有信心。”孔子听了很欢喜。

【注释】

①漆雕开——“漆雕”是姓，“开”是名，孔子学生，字子开。 ②吾斯之未能信——这句是“吾未能信斯”的倒装形式，“之”是用来倒装的词。

5·7 子曰：“道不行，乘桴^①浮于海。从^②我者，其由与？”子路闻之喜。子曰：“由也好勇过我，无所取材^③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道：“主张行不通了，我想坐个木筏到海外去，跟随我的恐怕只有仲由吧！”子路听到这话，高兴得很。孔子说：“仲由这个人太好勇敢了，好勇的精神大大超过了我，这就没有什么可取的呀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桴——音孚，fú，古代把竹子或者木头编成筏，以当船用，大的叫筏，小的叫桴，也就是现在的木筏。 ②从——动词，旧读去声，跟随。 ③材——同“裁”，古字有时通用。有人解作木材，说是孔子以为子路真要到海外去，便说，“没地方去取得木材”。这种解释一定不符合孔子原意。也有人把“材”看做“剪裁”的“裁”，说是“子路太好勇了，不知道节制、检点”，这种解释不知把“取”字置于何地，因之也不采用。

5·8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？子曰：“不知也。”又问。子曰：“由也，千乘之国，可使治其赋^①也，不知其仁也。”

“求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求也，千室之邑^②，百乘之家^③，可使为之^④宰^⑤也，不知其仁也。”

“赤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赤也，束带立于朝，可使与宾客^⑥言也，不知其仁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武伯向孔子问子路有没有仁德。孔子道：“不晓得。”他又问。孔子道：“仲由啦，如果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，可以叫他负责兵役和军政的工作。至于他有没有仁德，我不晓得。”

孟武伯继续问：“冉求又怎么样呢？”孔子道：“求啦，千户人口的私邑，可以叫他当县长；百辆兵车的大夫封地，可以叫他当总管。至于他有没有仁德，我不晓得。”

“公西赤又怎么样呢？”孔子道：“赤啦，穿着礼服，立于朝廷之中，可以叫他接待外宾，办理交涉。至于他有没有仁德，我不晓得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赋——兵赋，古代的兵役制度。这里自也包括军政工作而言。 ②邑——《左传》庄公二十八年云：“凡邑，有宗庙先王之主曰都，无曰邑。”又《公羊传》桓公元年云：“田多邑少称田，邑多田少称邑。”可见“邑”就是古代庶民聚居之所，不过有一些田地罢了。 ③家——古代的卿大夫由国家封以一定的地方，由他派人治理，并且收用当地的租税，这地方便叫采地或者采邑。“家”便是指这种采邑而言。 ④之——用法同“其”，他的。 ⑤宰——古代一县的县长叫做“宰”，大夫家的总管也叫做“宰”。所以“原思为之宰”（6·5）的宰为“总管”，而“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”（6·9）的“宰”是“县长”。 ⑥宾客——“宾”“客”两字散文则通，对文有异。一般是贵客叫宾，因之天子诸侯的客人叫宾；一般客人叫客，《易经·需卦·爻辞》“有不速之客三人来”的“客”正是此意。这里则把“宾客”合为一词了。

5·9 子谓子贡曰：“女与回也孰愈？”对曰：“赐也何敢望回？回也闻一以知十，赐也闻一以知二。”子曰：“弗如也；吾与^①女弗如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对子贡道：“你和颜回，哪一个强些？”子贡答道：“我么，怎敢和回相比？他啦，听到一件事，可以推演知道十件事；我咧，听到一件事，只能推知两件事。”孔子道：“赶不上他；我同意你的话，是赶不上他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与——动词，同意，赞同。这里不应该看作连词。

5·10 宰予昼寝。子曰：“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朽^①也；于予与何诛^②？”子曰^③：“始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信其行；今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观其行。于予与改是。”

【译文】

宰予在白天睡觉。孔子说：“腐烂了的木头雕刻不得，粪土似的墙壁粉刷不得；对于宰予么，不值得责备呀。”又说：“最初，我对人家，听到他的话，便相

信他的行为；今天，我对人家，听到他的话，却要考察他的行为。从宰予的事件以后，我改变了态度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朽——音乌，wū，泥工抹墙的工具叫朽，把墙壁抹平也叫朽。这里依上文的意思译为“粉刷”。 ②何诛——机械地翻译是“责备什么呢”，这里是意译。

③子曰——以下的话虽然也是针对“宰予昼寝”而发出，却是孔子另一个时候的言语，所以又加“子曰”两字以示区别。古人有这种修辞条例，俞樾《古书疑义举例》卷二“一人之辞而加曰字例”曾有所阐述（但未引证此条），可参阅。

5·11 子曰：“吾未见刚者。”或对曰：“申枨^①。”子曰：“枨也欲，焉得刚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道：“我没见过刚毅不屈的人。”有人答道：“申枨是这样的人。”孔子道：“申枨啦，他欲望太多，哪里能够刚毅不屈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申枨——枨音橙，chéng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有申党，古音“党”和“枨”相近，那么“申枨”就是“申党”。

5·12 子贡曰：“我不欲人之加^①诸我也，吾亦欲无加诸人。”子曰：“赐也，非尔所及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贡道：“我不想别人欺侮我，我也不想欺侮别人。”孔子说：“赐，这不是你能做到的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加——驾凌，凌辱。

5·13 子贡曰：“夫子之文章^①，可得而闻也；夫子之言性^②与天道^③，不可得而闻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贡说：“老师关于文献方面的学问，我们听得到；老师关于天性和天道的言论，我们听不到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文章——孔子是古代文化的整理者和传播者，这里的“文章”该是指有关古代文献的学问而言。在《论语》中可以考见的有诗、书、史、礼等等。

②性——人的本性。古代不可能有阶级观点，因之不知道人的阶级性。而对人的自然的性，孟子、荀子都有所主张，孔子却只说过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”（17·2）一句话。

③天道——古代所讲的天道一般是指自然和人类社会吉凶祸福的关系。但《左传》昭公十八年郑国子产的话说：“天道远，人道迩，非所及也。”却是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吉凶有必然关系的否认。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六年又有晏婴的话：“天道不谄。”虽然是用人类的美德来衡量自然之神，反对禳灾，也是对当时迷信习惯的破除。这两人都与孔子同时而年龄较大，而且为孔子所称道。孔子不讲天道，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取存而不论的态度，不知道是否受这种思想的影响。

5·14 子路有闻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^①闻。

【译文】

子路有所闻，还没有能够去做，只怕又有所闻。

【注释】

①有——同“又”。

5·15 子贡问曰：“孔文子^①何以谓之‘文’也？”子曰：“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，是以谓之‘文’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贡问道：“孔文子凭什么谥他为‘文’？”孔子道：“他聪敏灵活，爱好学问，又谦虚下问，不以为耻，所以用‘文’字做他的谥号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孔文子——卫国的大夫孔圉。考孔文子死于鲁哀公十五年，或者在此稍前；孔子卒于十六年夏四月，那么，这次问答一定在鲁哀公十五年到十六年初的一段时间内。

5·16 子谓子产^①，“有君子之道四焉：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养民也惠，其使民也义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评论子产，说：“他有四种行为合于君子之道：他自己的容颜态度庄严恭敬，他对待君上负责认真，他教养人民有恩惠，他役使人民合于道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子产——公孙侨，字子产，郑穆公之孙，为春秋时郑国的贤相，在郑简公、郑定公之时执政二十二年。其时，于晋国当悼公、平公、昭公、顷公、定公五世，于楚国当共王、康王、郢敖、灵王、平王五世，正是两国争强、战争不息的时候。郑国地位冲要，而周旋于这两大强国之间，子产却能不低声下气，也不妄自尊大，使国家得到尊敬和安全，的确是古代中国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。

5·17 子曰：“晏平仲^①善与人交，久而敬之^②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晏平仲善于和别人交朋友，相交越久，别人越发恭敬他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晏平仲——齐国的贤大夫，名婴。《史记》卷六十二有他的传记。现在所传的《晏子春秋》，当然不是晏婴自己的作品，但亦是西汉以前的书。②久而敬

之——《魏著作郎韩显宗墓志》“善与人交，人亦久而敬焉”，即本《论语》，义与别本《论语》作“久而人敬之”者相合。故我以“之”字指晏平仲自己。若以为是指相交之人，译文便当这样：“相交越久，越发恭敬别人”。

5·18 子曰：“臧文仲^①居蔡^②，山节藻梲^③，何如其知^④也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臧文仲替一种叫蔡的大乌龟盖了一间屋，有雕刻着像山一样的斗拱和画着藻草的梁上短柱，这个人的聪明怎么这样呢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臧文仲——鲁国的大夫臧孙辰。（？——公元前617年） ②居蔡——古代人把大乌龟叫作“蔡”。《淮南子·说山训》说：“大蔡神龟，出于沟壑。”高诱《注》说：“大蔡，元龟之所出地名，因名其龟为大蔡，臧文仲所居蔡是也。”古代人迷信卜筮，卜卦用龟，筮用蓍草。用龟，认为越大越灵。蔡便是这种大龟。臧文仲宝藏着它，使它住在讲究的地方。居，作及物动词用，使动用法，使之居住的意思。 ③山节藻梲——节，柱上斗拱；“梲”音啄，zhuō，梁上短柱。 ④知——同“智”。

5·19 子张问曰：“令尹子文^①三仕^②为令尹，无喜色；三已之，无愠色。旧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。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忠矣。”曰：“仁矣乎？”曰：“未知^③；——焉得仁？”

“崔子弑齐君^④，陈文子^⑤有马十乘，弃而违之。至于他邦，则曰：‘犹吾大夫崔子也。’违之。之一邦，则又曰：‘犹吾大夫崔子也。’违之。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清矣。”曰：“仁矣乎？”曰：“未知^③；——焉得仁？”

【译文】

子张问道：“楚国的令尹子文三次做令尹的官，没有高兴的颜色；三次被罢免，没有怨恨的颜色。[每次交代，]一定把自己的一切政令全部告诉接位的人。这个人怎么样？”孔子道：“可算尽忠于国家了。”子张道：“算不算仁呢？”孔子道：

“不晓得；——这怎么能算是仁呢？”

子张又问：“崔杼无理地杀掉齐庄公，陈文子有四十匹马，舍弃不要，离开齐国。到了另一个国家，说道：‘这里的执政者同我们的崔子差不多。’又离开。又到了一国，又说道：‘这里的执政者同我们的崔子差不多。’于是又离开。这个人怎么样？”孔子道：“清白得很。”子张道：“算不算仁呢？”孔子道：“不晓得；——这怎么能算是仁呢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令尹子文——楚国的宰相叫做令尹。子文即斗谷(谷音构)於菟(音乌徒)。根据《左传》，子文于鲁庄公三十年开始做令尹，到僖公二十三年让位给子玉，其中相距二十八年。在这二十八年中可能有几次被罢免又被任命，《国语·楚语》下说：“昔子文三舍令尹，无一日之积”，也就可以证明。②三仕——“三仕”和“三已”的“三”不一定是实数，可能只是表示那事情的次数之多。③未知——和上文第五章“不知其仁”，第八章“不知也”的“不知”相同，不是真的“不知”，只是否定的另一方式，孔子停了一下，又说“焉得仁”，因此用破折号表示。④崔子弑齐君——崔子，齐国的大夫崔杼；齐君，齐庄公，名光。弑，古代在下的人杀掉在上的人叫做弑。“崔子弑齐君”的事见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五年。⑤陈文子——也是齐国的大夫，名须无。可是《左传》没有记载他离开的事，却记载了他以后在齐国的行为很多，可能是一度离开，终于回到本国了。

5·20 季文子^①三思^②而后行。子闻之，曰：“再^③，斯可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季文子每件事考虑多次才行动。孔子听到了，说：“想两次也就可以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季文子——鲁国的大夫季孙行父，历仕鲁国文公、宣公、成公、襄公诸代。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，文子死在襄公五年。(？——公元前568年)孔子说这话的时候，文子死了很久了。②三思——这一“三”字更其不是实实在在的“三”。③再——“再”在古文中一般只当副词用，其下承上文省去了动词“思”字。唐《石经》

作“再思”，“思”字不省。凡事三思，一般总是利多弊少，为什么孔子却不同意季文子这样做呢？宦懋庸《论语稽》说，“文子生平盖祸福利害之计太明，故其美恶两不相掩，皆三思之病也。其思之至三者，特以世故太深，过为谨慎；然其流弊将至利害徇一己之私矣”云云。若以《左传》所载文子先后行事证明，此话不为无理。

5·21 子曰：“宁武子^①，邦有道，则知；邦无道，则愚^②。其知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宁武子在国家太平时节，便聪明；在国家昏暗时节，便装傻。他那聪明，别人赶得上；那装傻，别人就赶不上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宁武子——卫国的大夫，姓宁，名俞。 ②愚——孔安国以为这“愚”是“佯愚似实”，故译为“装傻”。

5·22 子在陈^①，曰：“归与！归与！吾党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^②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在陈国，说：“回去吧！回去吧！我们那里的学生们志向高大得很，文彩又都斐然可观，我不知道怎样去指导他们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陈——国名，姓妫。周武王灭殷以后，求得舜的后代叫妫满的封于陈。春秋时拥有现在河南开封以东，安徽亳县以北一带地方。都于宛丘，即今天的河南淮阳县。春秋末为楚所灭。 ②不知所以裁之——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作“吾不知所以裁之”。译文也认为这一句的主语不是承上文“吾党之小子”而省略，而是省略了自称代词。“裁”，剪裁。布要剪裁才能成衣，人要教育才能成才，所以译为“指导”。

5·23 子曰：“伯夷、叔齐^①不念旧恶^②，怨是用希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伯夷、叔齐这两兄弟不记念过去的仇恨，别人对他们的怨恨也就很少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伯夷、叔齐——孤竹君的两个儿子，父亲死了，互相让位，而都逃到周文王那里。周武王起兵讨伐商纣，他们拦住车马劝阻。周朝统一天下，他们以吃食周朝的粮食为可耻，饿死于首阳山。《史记》卷六十一有传。 ②恶——嫌隙，仇恨。

5·24 子曰：“孰谓微生高^①直？或乞醯^②焉，乞诸其邻而与之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谁说微生高这个人直爽？有人向他讨点醋，[他不说自己没有，]却到邻人那里转讨一点给人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微生高——《庄子》、《战国策》诸书载有尾生高守信的故事，说这人和一位女子相约，在桥梁之下见面。到时候，女子不来，他却老等，水涨了都不走，终于淹死。“微”、“尾”古音相近，字通，因此很多人认为微生高就是尾生高。

②醯——音西，xī，醋。

5·25 子曰：“巧言、令色、足^①恭，左丘明^②耻之，丘亦耻之。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花言巧语，伪善的容貌，十足的恭顺，这种态度，左丘明认为可耻，我也认为可耻。内心藏着怨恨，表面上却同他要好，这种行为，左丘明认为可耻，我也认为可耻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足——“足”字旧读去声，zù。

②左丘明——历来相传左丘明为《左传》

的作者，又因为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说过：“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。”又说他是《国语》的作者。这一问题，经过很多人的研究，我则以为下面的两点结论是可以肯定的：（甲）《国语》和《左传》的作者不是一人；（乙）两书都不可能是和孔子同时甚或较早于孔子（因为孔子这段言语把左丘明放在自己之前，而且引以自重）的左丘明所作。

5·26 颜渊季路侍^①。子曰：“盍^②各言尔志？”

子路曰：“愿车马衣轻裘当删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^③。”

颜渊曰：“愿无伐善，无施^④劳。”

子路曰：“愿闻子之志。”

子曰：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^⑤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坐着，颜渊、季路两人站在孔子身边。孔子道：“何不各人说说自己的志向？”

子路道：“愿意把我的车马衣服同朋友共同使用坏了也没有什么不满。”

颜渊道：“愿意不夸耀自己的好处，不表白自己的功劳。”

子路向孔子道：“希望听到您的志向。”

孔子道：“[我的志向是，]老者使他安逸，朋友使他信任我，年轻人使他怀念我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侍——《论语》有时用一“侍”字，有时用“侍侧”两字，有时用“侍坐”两字。若单用“侍”字，便是孔子坐着，弟子站着。若用“侍坐”，便是孔子和弟子都坐着。至于“侍侧”，则或坐或立，不加肯定。 ②盍——“何不”的合音字。 ③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——这句的“轻”字是后人加上去的，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唐以前的本子并没有这一“轻”字。详见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。这一句有两种读法。一种从“共”字断句，把“共”字作谓词。一种作一句读，“共”字看作副词，修饰“敝”字。这两种读法所表现的意义并无显明的区别。 ④施——《淮南子·脍言训》：

“功盖天下，不施其美。”这两个“施”字意义相同，《礼记·祭统》注云：“施犹著也。”即表白的意思。⑤信之、怀之——译文把“信”和“怀”同“安”一样看做动词的使动用法。如果把它看做一般用法，那这两句便应该如此翻译：对“朋友有信任，年轻人便关心他”。

5·27 子曰：“已矣乎，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算了吧！我没有看见过能够看到自己的错误便自我责备的哩。”

5·28 子曰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就是十户人家的地方，一定有像我这样又忠心又信实的人，只是赶不上我的喜欢学问罢了。”

雍也篇第六

共三十章

(朱熹《集注》把第一、第二和第四、第五各并为一章，故作二十八章。)

6·1 子曰：“雍也可使南面^①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冉雍这个人，可以让他做一部门或一地方的长官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南面——古代早就知道坐北朝南的方向是最好的，因此也以这个方向的位置最为尊贵，无论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，当他作为长官出现的时候，总是南面而坐的。

说见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和凌廷堪《礼经释义》。

6·2 仲弓问子桑伯子^①。子曰：“可也简^②。”

仲弓曰：“居敬而行简，以临其民，不亦可乎？居简而行简，无乃^③大^④简乎？”子曰：“雍之言然。”

【译文】

仲弓问到子桑伯子这个人。孔子道：“他简单得好。”

仲弓道：“若存心严肃认真，而以简单行之，[抓大体，不烦琐，]来治理百姓，不也可以吗？若存心简单，又以简单行之，不是太简单了吗？”孔子道：“你这番话正确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子桑伯子——此人已经无可考。有人以为就是《庄子》的子桑户，又有人以为就是秦穆公时的子桑（公孙枝），都未必可靠。既然称“伯子”，很大可能是卿大夫。仲弓说“以临其民”，也要是卿大夫才能临民。

②简——《说苑》有子桑伯子的一段故事，说他“不衣冠而处”，孔子却认为他“质美而无文”，因之有人认为这一“简”字是指其“无文”而言。但此处明明说他“可也简”，而《说苑》孔子却说，“吾将说而文之”，似乎不能如此解释。朱熹以为“简”之所以“可”，在于“事不烦而民不扰”，颇有道理，故译文加了两句。

③无乃——相当于“不是”，但只用于反问句。

④大——同“太”。

6·3 哀公问：“弟子孰为好学？”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。不幸短命^①死矣，今也则亡，未闻好学者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问：“你的学生中，哪个好学？”孔子答道：“有一个叫颜回的人好学，不拿别人出气；也不再犯同样的过失。不幸短命死了，现在再没有这样的人了，再也没听过好学的人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短命——《公羊传》把颜渊的死列在鲁哀公十四年(公元前481年)，其时孔子年七十一，依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，颜渊少于孔子三十岁，则死时年四十一。但据《孔子家语》等书，颜回卒时年仅三十一，因此毛奇龄(《论语稽求篇》)谓《史记》“少孔子三十岁，原是四十之误”。

6·4 子华^①使^②于齐，冉子^③为其母请粟^④。子曰：“与之釜^⑤。”
请益。曰：“与之庾^⑥。”

冉子与之粟五秉^⑦。

子曰：“赤之适齐也，乘肥马^⑧，衣^⑨轻裘。吾闻之也：君子周^⑩急不继富。”

【译文】

公西华被派到齐国去作使者，冉有替他母亲向孔子请求小米。孔子道：“给他六斗四升。”

冉有请求增加。孔子道：“再给他二斗四升。”

冉有却给了他八十石。

孔子道：“公西赤到齐国去，坐着由肥马驾的车辆，穿着又轻又暖的皮袍。我听说过：君子只是雪里送炭，不去锦上添花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子华——孔子学生，姓公西，名赤，字子华，比孔子小四十二岁。

②使——旧读去声，出使。 ③冉子——《论语》中，孔子弟子称“子”的不过曾参、

有若、闵子骞和冉有几个人，因之这冉子当然就是冉有。 ④粟——小米(详《新建设》杂志1954年12月号胡静《我国古代农艺史上的几个问题》)。一般的说法，粟是指未去壳的谷粒，去了壳就叫做米。但在古书中也有把米唤做粟的。见沈彤《周官禄田考》。 ⑤釜——音府，fǔ，古代量名，容当时的量器六斗四升，约合今天的容量一斗二升八合。 ⑥庾——音羽，yǔ，古代量名，容当日的二斗四升，约合今日的四升八合。 ⑦秉——音丙，bǐng，古代量名，十六斛。五秉则是八十斛。古代以十斗为斛，所以译为八十石。南宋的贾似道才改为五斗一斛，一石两斛，沿

用到民国初年，现今已经废除这一量名了。周秦的八十斛合今天的十六石。⑧乘肥马——不能解释为“骑肥马”，因为孔子时穿着大袖子宽腰身的衣裳，是不便于骑马的。直到战国时的赵武灵王才改穿少数民族服装，学习少数民族的骑着马射箭，以便利于作战。在所有“经书”中找不到骑马的文字，只有《曲礼》有“前有车骑”一语，但《曲礼》的成书在战国以后。⑨衣——去声，动词，当“穿”字解。⑩周——后人写作“赙”，救济。

6·5 原思①为之②宰，与之粟九百③，辞。子曰：“毋！以与尔邻里乡党④乎！”

【译文】

原思任孔子家的总管，孔子给他小米九百，他不肯受。孔子道：“别辞！有多多的，给你地方上[的穷人]吧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原思——孔子弟子原宪，字子思。②之——用法同“其”，他的，指孔子而言。③九百——下无量名，不知是斛是斗，还是别的。习惯上常把最通用的度、量、衡的单位省略不说，古今大致相同。不过这一省略，可把我们迷糊了。④邻里乡党——都是古代地方单位的名称，五家为邻，二十五家为里，万二千五百家为乡，五百家为党。

6·6 子谓仲弓，曰：“犁牛①之子骀②且角③，虽欲勿用④，山川其⑤舍诸⑥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谈到冉雍，说：“耕牛的儿子长着赤色的毛，整齐的角，虽然不想用它作牺牲来祭祀，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犁牛——耕牛。古人的名和字，意义一定互相照应。从孔子学生冉耕字伯牛、司马耕字子牛的现象看来，足以知道生牛犁田的方法当时已经普遍实行。从前人说，

耕牛制度始于汉武帝时的赵过，那是由于误解《汉书·食货志》的缘故。

②騂——赤色。周朝以赤色为贵，所以祭祀的时候也用赤色的牲畜。 ③角——意思是两角长得周正。这是古人用词的简略处。 ④用——义同《左传》“用牲于社”之“用”，杀之以祭也。据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说，仲弓的父亲是贱人；仲弓却是“可使南面”的人才，因此孔子说了这番话。古代供祭祀的牺牲不用耕牛，而且认为耕牛之子也不配作牺牲。孔子的意思是，耕牛所产之子如果够得上作牺牲的条件，山川之神一定会接受这种祭享。那么，仲弓这样的人才，为什么因为他父亲“下贱”而舍弃不用呢？ ⑤其——意义同“岂”。 ⑥诸——“之乎”两字的合音字。

6·7 子曰：“回也，其心三月^①不违仁，其余则日月^①至焉而已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颜回呀，他的心长久地不离开仁德，别的学生么，只是短时期偶然想起一下罢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三月、日月——这种词语必须活看，不要被字面所拘束，因此译文用“长久地”译“三月”，用“短时期”“偶然”来译“日月”。

6·8 季康子问：“仲由可使从政也与？”子曰：“由也果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

曰：“赐也可使从政也与？”曰：“赐也达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

曰：“求也可使从政也与？”曰：“求也艺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

【译文】

季康子问孔子：“仲由这人，可以使用他治理政事么？”孔子道：“仲由果敢决断，让他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？”

又问：“端木赐可以使用他治理政事么？”孔子道：“端木赐通情达理，让他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？”

又问：“冉求可以使用他治理政事么？”孔子道：“冉求多才多艺，让他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？”

6·9 季氏使闵子骞^①为费^②宰。闵子骞曰：“善为我辞焉！如有复我者，则吾必在汶上^③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季氏叫闵子骞作他采邑费地的县长。闵子骞对来人说道：“好好地替我辞掉吧！若是再来找我的话，那我一定会逃到汶水之北去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闵子骞——孔子学生闵损，字子骞，比孔子小十五岁。（公元前515——？）

②费——旧音秘，故城在今山东平邑东南七十里。 ③汶上——汶音问，wèn，水

名，就是山东的大汶河。桂馥《札朴》云：“水以阳为北，凡言某水上者，皆谓水北。”

“汶上”暗指齐国之地。

6·10 伯牛^①有疾，子问之，自牖执其手，曰：“亡之^②，命矣夫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”

【译文】

伯牛生了病，孔子去探问他，从窗户里握着他的手，道：“难得活了，这是命呀！这样的人竟有这样的病！这样的人竟有这样的病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伯牛——孔子学生冉耕字伯牛。 ②亡之——这“之”字不是代词，不是

“亡”（死亡之意）的宾语，因为“亡”字在这里不应该有宾语，只是凑成一个音节罢了。古代常有这种形似宾语而实非宾语的“之”字，详拙著《文言语法》。

6·11 子曰：“贤哉，回也！一簞^①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，回也！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颜回多么有修养呀！一竹筐饭，一瓢水，住在小巷子里，别人都受不了那穷苦的忧愁，颜回却不改变他自有的快乐。颜回多么有修养呀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簞——音单，dān，古代盛饭的竹器，圆形。

6·12 冉求曰：“非不说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”子曰：“力不足者①，中道而废。今女画②。”

【译文】

冉求道：“不是我不喜欢您的学说，是我力量不够。”孔子道：“如果真是力量不够，走到半道会再走不动了。现在你却没有开步走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力不足者——“者”这一表示停顿的语气词，有时兼表假设语气，详《文言语法》。②画——停止。

6·13 子谓子夏曰：“女为君子儒！无为小人儒！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对子夏道：“你要去做个君子式的儒者，不要去做那小人式的儒者！”

6·14 子游为武城①宰。子曰：“女得人焉耳②乎？”曰：“有澹台灭明者③，行不由径，非公事，未尝至于偃之室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游做武城县县长。孔子道：“你在这儿得到什么人才没有？”他道：“有一个叫澹台灭明的人，走路不插小道，不是公事，从不到我屋里来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武城——鲁国的城邑，在今山东费县西南。②耳——通行本作“尔”，兹

依唐《石经》、宋《石经》、皇侃《义疏》本作“耳”。③有澹台灭明者——澹台灭明字子羽，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也把他列入弟子。但从这里子游的答话语气来看，说这话时还没有向孔子受业。因为“有……者”的提法，是表示这人是听者以前所不知道的。若果如《史记》所记，澹台灭明在此以前便已经是孔子学生，那子游这时的语气应该与此不同。

6·15 子曰：“孟之反^①不伐，奔而殿，将入门，策其马，曰：‘非敢后也，马不进也。’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孟之反不夸耀自己，[在抵御齐国的战役中，右翼的军队溃退了，]他走在最后，掩护全军，将进城门，便鞭打着马匹，一面说道：‘不是我敢于殿后，是马匹不肯快走的缘故。’”

【注释】

①孟之反——《左传》哀公十一年作“孟之侧”，译文参照《左传》所叙述的事实有所增加。

6·16 子曰：“不有^①祝鮀^②之佞，而^③有宋朝^④之美，难乎免于今之世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假使没有祝鮀的口才，而仅有宋朝的美丽，在今天的社会里怕不易避免祸害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不有——这里用以表示假设语气，“假若没有”的意思。②祝鮀——卫国的大夫，字子鱼，《左传》定公四年曾记载着他的外交词令。③而——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云：“而犹与也，言有祝鮀之佞与有宋朝之美也。”很多人同意这种讲法，但我终嫌“不有祝鮀之佞，与有宋朝之美”为语句不顺，王氏此说恐非原意。

④宋朝——宋国的公子朝，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年和定公十四年都曾记载着他因为美丽

而惹起乱子的事情。

6·17 子曰：“谁能出不由户？何莫由斯道也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谁能够走出屋外不从房门经过？为什么没有人从我这条路行走呢？”

6·18 子曰：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。文质彬彬^①，然后君子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朴实多于文采，就未免粗野；文采多于朴实，又未免虚浮。文采和朴实，配合适当，这才是个君子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文质彬彬——此处形容人既文雅又朴实，后来多用来指人文雅有礼貌。

6·19 子曰：“人之生也^①直，罔^②之生也幸而免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人的生存由于正直，不正直的人也可以生存，那是他侥幸地免于祸害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也——语气词，表“人之生”是一词组作主语，这里无妨作一停顿，下文“直”是谓语。 ②罔——诬罔的人，不直的人。

6·20 子曰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〔对于任何学问和事业，〕懂得它的人不如喜爱它的人，喜爱它的

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。”

6·21 子曰：“中人以上，可以语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语上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中等水平以上的人，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；中等水平以下的人，不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。”

6·22 樊迟问知。子曰：“务民之义，敬鬼神而远之^①，可谓知矣。”

问仁。曰：“仁者先难^②而后获，可谓仁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樊迟问怎么样才算聪明。孔子道：“把心力专一地放在使人民走向‘义’上，严肃地对待鬼神，但并不打算接近他，可以说是聪明了。”

又问怎么样才叫做有仁德。孔子道：“仁德的人付出一定的力量，然后收获果实，可以说是仁德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远之——远作及物动词，去声，yuàn。疏远，不去接近的意思。譬如祈祷、淫祀，在孔子看来都不是“远之”。 ②先难——《颜渊篇第十二》又有一段答樊迟的话，其中有两句道：“先事后得，非崇德与？”和这里“先难后获可谓仁矣”是一个意思，所以我把“难”字译为“付出一定的力量”。孔子对樊迟两次说这样的话，是不是樊迟有坐享其成的想法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

6·23 子曰：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知者动，仁者静。知者乐，仁者寿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聪明人乐于水，仁人乐于山。聪明人活动，仁人沉静。聪明人快乐，仁人长寿。”

6·24 子曰：“齐一变，至于鲁；鲁一变，至于道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齐国[的政治和教育]一有改革，便达到鲁国的样子；鲁国[的政治和教育]一有改革，便进而合于大道了。”

6·25 子曰：“觚^①不觚，觚哉！觚哉！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觚不像个觚，这是觚吗！这是觚吗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觚——音孤，gū，古代盛酒的器皿，腹部作四条棱角，足部也作四条棱角。每器容当时容量二升(或曰三升)。孔子为什么说这话，后人有两种较为近于情理的猜想：(甲)觚有棱角，才能叫做觚。可是做出棱角比做圆的难，孔子所见的觚可能只是一个圆形的酒器，而不是上圆下方(有四条棱角)的了。但也名为觚，因之孔子慨叹当日事物名实不符，如“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”之类。(乙)觚和孤同音，寡少的意思。只能容酒两升(或者三升)的叫觚，是叫人少饮不要沉湎之意。可能当时的觚实际容量已经大大不止此数，由此孔子发出感慨。(古代酿酒，不懂得蒸酒的技术，因之酒精成分很低，而升又小，两三升酒是微不足道的。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载淳于髡的话，最多能够饮一石，可以想见了。)

6·26 宰我问曰：“仁者，虽告之曰：‘井有仁^①焉。’其从之也？”子曰：“何为其然也？君子可逝^②也，不可陷也；可欺^③也，不可罔^④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宰我问道：“有仁德的人，就是告诉他：‘井里掉下一位仁人啦。’他是不是会跟着下去呢？”孔子道：“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？君子可以叫他远远走开不再回来，却不可以陷害他；可以欺骗他，却不可以愚弄他。”

【注释】

- ①仁——即“仁人”的意思，和《学而篇第一》“泛爱众而亲仁”的“仁”用法相同。
- ②逝——古代“逝”字的意义和“往”字有所不同，“往”而不复返才用“逝”字。译文即用此义。俞樾《群经平议》读“逝”为“折”说：“逝与折古通用。君子杀身成仁则有之矣，故可得而摧折，然不可以非理陷害之，故可折而不可陷。”亦通。
- ③欺、罔——《孟子·万章上》有这样一段话，和这一段结合，正好说明“欺”和“罔”的区别。那段的原文是：“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，子产使校人畜之池。校人烹之，反命曰：‘始舍之，圉圉焉；少则洋洋焉；攸然而逝。’子产曰：‘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’校人出，曰：‘孰谓子产知？予既烹而食之，曰，得其所哉，得其所哉。’故君子可欺以其方，难罔以非其道。”那么，校人的欺骗子产，是“欺以其方”，而宰我的假设便是“罔以非其道”了。

6·27 子曰：“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^①，亦可以弗畔^②矣夫！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广泛地学习文献，再用礼节来加以约束，也就可以不至于离经叛道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- ①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——《子罕篇第九》云：“颜渊喟然叹曰：‘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。’”这里的“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”和《子罕篇》的“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”是不是完全相同呢？如果完全相同，则“约之以礼”的“之”是指代“君子”而言。这是一般人的说法。但毛奇龄的《论语稽求篇》却说：“博约是两事，文礼是两物，然与‘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’不同。何也？彼之博约是以文礼博约回；此之博约是以礼约文，以约约博也。博在文，约文又在礼也。”毛氏认为“约之以礼”的

“之”是指代“文”，正是我们平常所说的“由博返约”的意思。 ②畔——同“叛”。

6·28 子见南子^①，子路不说。夫子矢之曰：“予所^②否者，天厌之！天厌之！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去和南子相见，子路不高兴。孔子发誓道：“我假若不对的话，天厌弃我罢！天厌弃我罢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南子——卫灵公夫人，把持着当日卫国的政治，而且有不正当的行为，名声不好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对“子见南子”的情况有生动的描述。 ②所——如果，假若。假设连词，但只用于誓词中。详阎若璩《四书释地》。

6·29 子曰：“中庸^①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^②鲜久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中庸这种道德，该是最高的了，大家已经是长久地缺乏它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中庸——这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标准。“中”，折中，无过，也无不及，调和；“庸”，平常。孔子拈出这两个字，就表示他的最高道德标准，其实就是折中的和平常的东西。后代的儒家又根据这两个字作了一篇题为“中庸”的文章，西汉人戴圣收入《礼记》，南宋人朱熹又取入《四书》。司马迁说是子思所作，未必可靠。从其文字和内容看，可能是战国至秦的作品，难免不和孔子的“中庸”有相当距离。

②民——这“民”字不完全指老百姓，因以“大家”译之。

6·30 子贡曰：“如有博施^①于民而能济众，何如？可谓仁乎？”子曰：“何事于仁！必也圣乎！尧舜^②其犹病诸！夫^③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贡道：“假若有这么一个人，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，又能帮助大家生活得很好，怎么样？可以说是仁道了吗？”孔子道：“哪里仅是仁道！那一定是圣德了！尧舜或者都难以做到哩！仁是什么呢？自己要站得住，同时也使别人站得住；自己要事事行得通，同时也使别人事事行得通。能够就眼下的事实选择例子一步步去做，可以说是实践仁道的方法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施——旧读去声。 ②尧舜——传说中的上古两位帝王，也是孔子心目中的榜样。 ③夫——音扶，fú，文言中的提挈词。

述而篇第七

共三十八章

(朱熹《集注》把第九、第十两章并作一章，所以题为三十七章。)

7·1 子曰：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^①，窃比于我老彭^②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阐述而不创作，以相信的态度喜爱古代文化，我私自和我那老彭相比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作，好古——下文第二十八章说：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”这个

“作”，大概也是“不知而作”的涵义，很难说孔子的学说中没有创造性。又第二十章说，“好古，敏以求之”，也可为这个“好古”的证明。 ②老彭——人名。有人说是老子和彭祖两人，有人说是殷商时代的彭祖一人，又有人说孔子说“我的老彭”，其人一定和孔子相当亲密，未必是古人。《大戴礼·虞戴德篇》有“商老彭”，不知即此人不。

7·2 子曰：“默而识^①之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^②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[把所见所闻的]默默地记在心里，努力学习而不厌弃，教导别人而不疲倦，这些事情我做到了哪些呢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识——音志，zhì，记住。 ②何有于我哉——“何有”在古代是一常用语，在不同场合表示不同意义。像《诗·邶风·谷风》“何有何亡？龟勉求之”的“何有”便是“有什么”的意思，译文就是用的这一意义。也有人说，《论语》的“何有”都是“不难之辞”，那么，这句话便该译为“这些事情对我有什么困难呢”。这种译法便不是孔子谦虚之词，而和下文第二十八章的“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识之”以及“抑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”的态度相同了。

7·3 子曰：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品德不培养；学问不讲习；听到义在那里，却不能亲身赴之；有缺点不能改正，这些都是我的忧虑哩！”

7·4 子之燕居，申申^①如也，夭夭^②如也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在家闲居，很整齐的，很和乐而舒展的。

【注释】

①中中——整敕之貌。 ②夭夭——和舒之貌。

7·5 子曰：“甚矣吾衰也！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^①！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我衰老得多么厉害呀！我好长时间没再梦见周公了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周公——姓姬，名旦，周文王的儿子，武王的弟弟，成王的叔父，鲁国的始祖，又是孔子心目中最敬服的古代圣人之一。

7·6 子曰：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^①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目标在‘道’，根据在‘德’，依靠在‘仁’，而游憩于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六艺之中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游于艺——《礼记·学记》曾说：“不兴其艺，不能乐学。故君子之于学也，藏焉，修焉，息焉，游焉。夫然，故安其学而亲其师，乐其友而信其道，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。”可以阐明这里的“游于艺”。

7·7 子曰：“自行束脩^①以上，吾未尝无海焉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只要是主动地给我一点见面薄礼，我从没有不教诲的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束脩——脩是干肉，又叫脯。每条脯叫一脡(挺)，十脡为一束。束脩就是十

条干肉，古代用来作初次拜见的礼物。但这一礼物是菲薄的。

7·8 子曰：“不愤^①不启，不悱^②不发^③。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教导学生，不到他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时候，不去开导他；不到他想说出来却说不出来的时候，不去启发他。教给他东方，他却不能由此推知西、南、北三方，便不再教他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愤——心求通而未得之意。 ②悱——音斐，fěi，口欲言而未能之貌。

③不启，不发——这是孔子自述其教学方法，必须受教者先发生困难，有求知的动机，然后去启发他。这样，教学效果自然好些。

7·9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，未尝饱也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在死了亲属的人旁边吃饭，不曾吃饱过。

7·10 子于是日哭，则不歌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在这一天哭泣过，就不再唱歌。

7·11 子谓颜渊曰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夫！”

子路曰：“子行三军，则谁与^①？”

子曰：“暴虎冯河^②，死而无悔者，吾不与也。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对颜渊道：“用我呢，就干起来；不用呢，就藏起来。只有我和你才能这样吧！”

子路道：“您若率领军队，找谁共事？”

孔子道：“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，不用船只去渡河，这样死了都不后悔的人，我是不和他共事的。[我所找他共事的，]一定是面临任务便恐惧谨慎，善于谋略而能完成的人哩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子行三军，则谁与——“行”字古人用得很活，行军犹言行师。《易经·谦卦·上六》云：“利用行师征邑国”，又《复卦·上六》：“用行师终有大败”，行师似有出兵之意。这种活用，一直到中古都如此。如“子夜歌”的“欢行白日心，朝东暮还西。”“与”，动词，偕同的意思。子路好勇，看见孔子夸奖颜渊，便发此问。②暴虎冯河——冯音凭，píng。徒手搏虎曰暴虎，徒足涉河曰冯河。“冯河”两字最初见于《易·泰卦·爻辞》，又见于《诗·小雅·小旻》。“暴虎”也见于《诗经·郑风·大叔于田》和《小雅·小旻》，可见都是很早就有的俗语。“河”不一定是专指黄河，古代也有用作通名，泛指江河的。

7·12 子曰：“富而^①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^②，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财富如果可以求得的话，就是做市场的守门卒我也干。如果求它不到，还是我干我的罢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而——用法同“如”，假设连词。但是用在句中的多，即有用在句首的，那句也多半和上一句有密切的关连，独立地用在句首的极少见。②执鞭之士——根据《周礼》，有两种人拿着皮鞭，一种是古代天子以及诸侯出入之时，有二至八人拿着皮鞭使行路之人让道。一种是市场的守门人，手执皮鞭来维持秩序。这里讲的是

求财，市场是财富所聚集之处，因此译为“市场的守门卒”。

7·13 子之所慎：齐^①，战，疾^②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所小心慎重的事有三样：斋戒，战争，疾病。

【注释】

①齐——同“斋”。古代于祭祀之前，一定先要做一番身心的整洁工作，这一工作便叫做“斋”或者“斋戒”。《乡党篇第十》说孔子“齐必变食，居必迁坐”。

②战，疾——上文说到孔子作战必求“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”的人，因为它关系国家的存亡安危；《乡党篇》又描写孔子病了，不敢随便吃药，因为它关系个人的生死。这都是孔子不能不谨慎的地方。

7·14 子在齐闻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，曰：“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在齐国听到《韶》的乐章，很长时间尝不出肉味，于是道：“想不到欣赏音乐竟到了这种境界。”

7·15 冉有曰：“夫子为^①卫君^②乎？”子贡曰：“诺；吾将问之。”

人，曰：“伯夷、叔齐何人也？”曰：“古之贤人也。”曰：“怨乎？”

曰：“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？”

出，曰：“夫子不为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冉有道：“老师赞成卫君吗？”子贡道：“好罢；我去问问他。”

子贡进到孔子屋里，道：“伯夷、叔齐是什么样的人？”孔子道：“是古代的贤人。”子贡道：“[他们两人互相推让，都不肯做孤竹国的国君，结果都跑到国外，]

是不是后来又怨悔呢？”孔子道：“他们求仁德，便得到了仁德，又怨悔什么呢？”

子贡走出，答复冉有道：“老师不赞成卫君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为——动词，去声，本意是帮助，这里译为“赞成”，似乎更合原意。

②卫君——指卫出公辄。辄是卫灵公之孙，太子蒯聩之子。太子蒯聩得罪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，逃在晋国。灵公死，立辄为君。晋国的赵简子又把蒯聩送回，借以侵略卫国。卫国抵御晋兵，自然也拒绝了蒯聩的回国。从蒯聩和辄是父子关系的一点看来，似乎是两父子争夺卫君的位置，和伯夷、叔齐两兄弟的互相推让，终于都抛弃了君位相比，恰恰成一对照。因之下文子贡引以发问，借以试探孔子对出公辄的态度。孔子赞美伯夷、叔齐，自然就是不赞成出公辄了。

7·16 子曰：“饭疏食^①饮水^②，曲肱^③而枕^④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吃粗粮，喝冷水，弯着胳膊做枕头，也有着乐趣。干不正当的事而得来的富贵，我看来好像浮云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疏食——有两个解释：（甲）粗粮。古代以稻粱为细粮，以稷为粗粮。见程瑶田《通艺录·九谷考》。（乙）糙米。②水——古代常以“汤”和“水”对言，“汤”的意义是热水，“水”就是冷水。③肱——音宫，gōng，胳膊。④枕——这里用作动词，旧读去声。

7·17 子曰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^①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让我多活几年，到五十岁的时候去学习《易》，便可以没有大过错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《易》——古代一部用以占筮的书，其中的《卦辞》和《爻辞》是孔子以前的作品。

7·18 子所雅言^①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执礼，皆雅言也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有用普通话的时候，读《诗》，读《书》，行礼，都用普通话。

【注释】

①雅言——当时中国所通行的语言。春秋时代各国语言不能统一，不但可以想象得到，即从古书中也可以找到证明。当时较为通行的语言便是“雅言”。

7·19 叶公^①问孔子于子路，子路不对。子曰：“女奚不曰，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^②。”

【译文】

叶公向子路问孔子为人怎么样，子路不回答。孔子对子路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这样说：他的为人，用功便忘记吃饭，快乐便忘记忧愁，不晓得衰老会要到来，如此罢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叶——旧音摄，shè，地名，当时属楚，今河南叶县南三十里有古叶城。叶公是叶地方的县长，楚君称王，那县长便称公。此人叫沈诸梁，字子高，《左传》定公、哀公之间有一些关于他的记载，在楚国当时还算是一位贤者。②云尔——云，如此；尔同“耳”，而已，罢了。

7·20 子曰：“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，而是爱好古代文化，勤奋敏捷去求得

来的人。”

7·21 子不语怪，力，乱，神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不谈怪异、勇力、叛乱和鬼神。

7·22 子曰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：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^①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几个人一块走路，其中便一定有可以为我所取法的人：我选取那些优点而学习，看出那些缺点而改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子曰……改之——子贡说孔子没有特定的老师（见19·22），意思就是随处都有老师，和这章可以互相证明。《老子》说：“善人，不善人之师；不善人，善人之资。”未尝不是这个道理。

7·23 子曰：“天生德于予，桓魋^①其如予何^②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天在我身上生了这样的品德，那桓魋将把我怎样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桓魋——魋音颓，tuí。桓魋，宋国的司马向魋，因为是宋桓公的后代，所以又叫桓魋。

②桓魋其如予何——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有一段这样的记载：“孔子去曹，适宋，与弟子习礼大树下。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，拔其树。孔子去，弟子曰：‘可以速矣！’孔子曰：‘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’”

7·24 子曰：“二三子以我为隐乎？吾无隐乎尔。吾无行而不与

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你们这些学生以为我有所隐瞒吗？我对你们是没有隐瞒的。我有一点不向你们公开，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。”

7·25 子以四教：文，行^①，忠，信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用四种内容教育学生：历代文献，社会生活的实践，对待别人的忠心，与人交际的信实。

【注释】

①行——作名词用，旧读去声。

7·26 子曰：“圣人，吾不得而见之矣；得见君子者，斯可矣。”

子曰：“善人，吾不得而见之矣；得见有恒^①者，斯可矣。亡而为有，虚而为盈，约而为泰^②，难乎有恒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圣人，我不能看见了；能看见君子，就可以了。”

又说：“善人，我不能看见了；能看见有一定操守的人，就可以了。本来没有，却装做有；本来空虚，却装做充足；本来穷困，却要豪华，这样的人便难于保持一定操守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有恒——这个“恒”字和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的“无恒产而有恒心”的“恒”是一个意义。②泰——这“泰”字和《国语·晋语》的“恃其富宠，以泰于国”、《荀子·议兵篇》的“用财欲泰”的“泰”同义，用度豪华而不吝惜的意思。

7·27 子钓而不纲^①，弋^②不射宿^③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钓鱼，不用大绳横断流水来取鱼，用带生丝的箭射鸟，不射归巢的鸟。

【注释】

①纲——网上的大绳叫纲，用它来横断水流，再用生丝系钓，着于纲上来取鱼，这也叫纲。“不纲”的“纲”是动词。 ②弋——音亦，yì，用带生丝的矢来射。

③宿——歇宿了的鸟。

7·28 子曰：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；多见而识之；知之次也^①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大概有一种自己不懂却凭空造作的人，我没有这种毛病。多多地听，选择其中好的加以接受；多多地看，全记在心里。这样的知，是仅次于‘生而知之’的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次——《论语》的“次”一共用了八次，都是当“差一等”、“次一等”讲。《季氏篇第十六》云：“孔子曰：‘生而知之者，上也；学而知之者，次也。’”这里的“知之次也”正是“学而知之者，次也”的意思。孔子自己也说他是学而知之（好古，敏以求之）的人，所以译文加了几个字。

7·29 互乡^①难与言，童子见，门人惑。子曰：“与其进也，不与其退也，唯何甚？人洁己以进，与其洁也，不保^②其往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互乡这地方的人难于交谈，一个童子得到孔子的接见，弟子们疑惑。孔子道：“我们赞成他的进步，不赞成他的退步，何必做得太过？别人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而来，便应当赞成他的干净，不要死记住他那过去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互乡——地名，现在已不详其所在。 ②保——守也，所以译为“死记住”。

7·30 子曰：“仁远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道：“仁德难道离我们很远吗？我要它，它就来了。”

7·31 陈司败^①问昭公^②知礼乎，孔子曰：“知礼。”

孔子退，揖巫马期^③而进之，曰：“吾闻君子不党，君子亦党乎？君取于吴^④，为同姓^⑤，谓之吴孟子^⑥。君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”

巫马期以告。子曰：“丘也幸，苟有过^⑦，人必知之。”

【译文】

陈司败向孔子问鲁昭公懂不懂礼，孔子道：“懂礼。”

孔子走了出来，陈司败便向巫马期作了个揖，请他走近自己，然后说道：“我听说君子无所偏袒，难道孔子竟偏袒吗？鲁君从吴国娶了位夫人，吴和鲁是同姓国家，[不便叫她做吴姬，]于是叫她做吴孟子。鲁君若是懂得礼，谁不懂得礼呢？”

巫马期把这话转告给孔子。孔子道：“我真幸运，假若有错误，人家一定给指出来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陈司败——人名。有人说“司败”是官名，也有人说是人名，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，今天已经无法知道。 ②昭公——鲁昭公，名裯，襄公庶子，继襄公而为君。“昭”是谥号，陈司败之问若在昭公死后，则“昭公知礼乎”可能是原来的语言。如果他这次发问尚在昭公生时，那“昭公”字眼当是后人的记述。我们已无从判断，所以这句不加引号。 ③巫马期——孔子的学生，姓巫马，名施，字子期，小于孔子三十岁。 ④君取于吴——“取”这里用作“娶”字。吴，当时的国名，拥有今天淮水、泗水以南以及浙江的嘉兴、湖州等地。哀公时，为越王勾践所灭。 ⑤为同

姓——鲁为周公之后，姬姓；吴为太伯之后，也是姬姓。⑥吴孟子——春秋时代，国君夫人的称号一般是所生长之国名加她的本姓。鲁娶于吴，这位夫人便应该称为吴姬。但“同姓不婚”是周朝的礼法，鲁君夫人的称号而把“姬”字标明出来，便是很显明地表示出鲁君违背了“同姓不婚”的礼制，因之改称为“吴孟子”。“孟子”可能是这位夫人的字。《左传》哀公十二年亦书曰：“昭夫人孟子卒。”⑦苟有过——根据《荀子·子道篇》关于孔子的另一段故事，和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对这一事“臣不可言君亲之恶，为讳者礼也”的解释，则孔子对鲁昭公所谓不合礼的行为不是不知，而是不说，最后只得归过于自己。

7·32 子与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，而后和之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同别人一道唱歌，如果唱得好，一定请他再唱一遍，然后自己又和他。

7·33 子曰：“文，莫^①吾犹人也。躬行君子，则吾未之有得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书本上的学问，大约我同别人差不多。在生活实践中做一个君子，那我还没有成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文莫——以前人都把“文莫”两字连读，看成一个双音词，但又不能得出恰当的解释。吴检斋（承仕）先生在《亡莫无虑同词说》（载于前北京中国大学《国学丛编》第一期第一册）中以为“文”是一词，指孔子所谓的“文章”；“莫”是一词，“大约”的意思。关于“莫”字的说法在先秦古籍中虽然缺乏坚强的论证，但解释本文却比所有各家来得较为满意，因之为译者所采用。朱熹《集注》亦云，“莫，疑辞”，或为吴说所本。

7·34 子曰：“若圣^①与仁，则吾岂敢？抑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，则可谓云尔已矣。”公西华曰：“正唯弟子不能学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道：“讲到圣和仁，我怎么敢当？不过是学习和工作总不厌倦，教导别人总不疲劳，就是如此如此罢了。”公西华道：“这正是我们学不到的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圣——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载子贡对这事看法说：“学不厌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。仁且智，夫子既圣矣。”可见当时的学生就已把孔子看成圣人。

7·35 子疾病^①，子路请祷。子曰：“有诸？”子路对曰：“有之；《诔》^②曰：‘祷尔于上下神祇^③。’”子曰：“丘之祷久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病重，子路请求祈祷。孔子道：“有这回事吗？”子路答道：“有的；《诔文》说过：‘替你向天神地祇祈祷。’”孔子道：“我早就祈祷过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疾病——“疾病”连言，是重病。 ②诔——音来，lěi，本应作諢，祈祷文。和哀悼死者的“诔”不同。 ③祇——音祁，qí，地神。

7·36 子曰：“奢则不孙^①，俭则固^②。与其不孙也，宁固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奢侈豪华就显得骄傲，省俭朴素就显得寒伦。与其骄傲，宁可寒伦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孙——同“逊”。 ②固——固陋，寒伦。

7·37 子曰：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心地平坦宽广，小人却经常局促忧愁。”

7·38 子温而厉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温和而严厉，有威仪而不凶猛，庄严而安详。

泰伯篇第八

共二十一章

8·1 子曰：“泰伯^①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三以天下^②让，民无得而称焉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泰伯，那可以说是品德极崇高了。屡次地把天下让给季历，老百姓简直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称赞他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泰伯——亦作“太伯”，周朝祖先古公亶父的长子。古公有三子，太伯、仲雍、季历。季历的儿子就是姬昌（周文王）。据传说，古公预见到昌的圣德，因此想打破惯例，把君位不传长子太伯，而传给幼子季历，从而传给昌。太伯为着实现他父亲的意愿，便偕同仲雍出走至勾吴（为吴国的始祖），终于把君位传给季历和昌。昌后来扩张国势，竟有天下的三分之二，到他儿子姬发（周武王），便灭了殷商，统一天下。②天下——当古公、泰伯之时，周室仅是一个小的部落，谈不上“天下”。这“天下”两字可能即指其当时的部落而言。也有人说，是预指以后的周部落统一了中原的天下而言。

8·2 子曰：“恭而无礼则劳^①，慎而无礼则蒺^②，勇而无礼则乱，直而无礼则绞^③。君子笃于亲，则民兴于仁；故旧不遗，则民不偷^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注重容貌态度的端庄，却不知礼，就未免劳倦；只知谨慎，却不知礼，就流于畏葸懦弱；专凭敢作敢为的胆量，却不知礼，就会盲动闯祸；心直口快，却不知礼，就会尖刻刺人。在上位的人能用深厚感情对待亲族，那老百姓就会走向仁德；在上位的人不遗弃他的老同事、老朋友，那老百姓就不致对人冷淡无情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礼——这里指的是礼的本质。②蒺——音喜，xǐ，胆怯，害怕。
③绞——尖刻刺人。④偷——淡薄，这里指人与人的感情而言。

8·3 曾子有疾，召门弟子曰：“启^①予足！启予手！《诗》云^②：‘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^③薄冰。’而今而后，吾知免夫！小子！”

【译文】

曾参病了，把他的学生召集拢来，说道：“看看我的脚！看看我的手！《诗

经》上说：‘小心呀！谨慎呀！好像面临深深水坑之旁，好像行走薄薄冰层之上。’从今以后，我才晓得自己是可以免于祸害刑戮的了！学生们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启——《说文》有“𧇖”字，云：“视也。”王念孙《广雅疏证》（《释诂》）说，《论语》的这“启”字就是《说文》的“𧇖”字。 ②《诗》云——三句诗见《诗经·小雅·小旻篇》。 ③履——《易·履卦·爻辞》：“眇能视，跛能履。”履，步行也。

8·4 曾子有疾，孟敬子^①问之。曾子言曰：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君子所贵乎道者三：动容貌，斯远暴慢^②矣；正颜色，斯近信矣；出辞气，斯远鄙倍^③矣。笾豆之事^④，则有司^⑤存。”

【译文】

曾参病了，孟敬子探问他。曾子说：“鸟要死了，鸣声是悲哀的；人要死了，说出的话是善意的。在上位的人待人接物有三方面应该注重：严肃自己的容貌，就可以避免别人的粗暴和懈怠；端正自己的脸色，就容易使人相信；说话的时候，多考虑言辞和声调，就可以避免鄙陋粗野和错误。至于礼仪的细节，自有主管人员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孟敬子——鲁国大夫仲孙捷。 ②暴慢——暴是粗暴无礼，慢是懈怠不敬。 ③鄙倍——鄙是粗野鄙陋；倍同“背”，不合理，错误。 ④笾豆之事——笾音边，biān，古代的一种竹器，高脚，上面圆口，有些像碗，祭祀时用以盛果实等食品。豆也是古代一种像笾一般的器皿，木料做的，有盖，用以盛有汁的食物，祭祀时也用它。这里“笾豆之事”系代表礼仪中的一切具体细节。 ⑤有司——主管其事的小吏。

8·5 曾子曰：“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；有若无，实若虚；犯而不校——昔者吾友^①尝从事于斯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曾子说：“有能力却向无能力的人请教，知识丰富却向知识缺少的人请教；有学问像没学问一样，满腹知识像空无所有一样；纵被欺侮，也不计较——从前我的一位朋友便曾这样做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吾友——历来的注释家都以为是指颜回。

8·6 曾子曰：“可以托六尺^①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——君子人与？君子人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曾子说：“可以把幼小的孤儿和国家的命脉都交付给他，面临安危存亡的紧要关头，却不动摇屈服——这种人，是君子人吗？是君子人哩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六尺——古代尺短，六尺约合今日一百三十八厘米，市尺四尺一寸四分。身長六尺的人还是小孩，一般指十五岁以下的人。

8·7 曾子曰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^①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

【译文】

曾子说：“读书人不可以不刚强而有毅力，因为他负担沉重，路程遥远。以实现仁德于天下为己任，不也沉重吗？到死方休，不也遥远吗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弘毅——就是“强毅”。章太炎(炳麟)先生《广论语骈枝》说：“《说文》：‘弘，弓声也。’后人借‘强’为之，用为‘彊’义。此‘弘’字即今之‘强’字也。《说文》：‘毅，有决也。’任重须彊，不彊则力绌；致远须决，不决则志渝。”

8·8 子曰：“兴于《诗》，立于礼，成于乐^①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诗篇使我振奋，礼使我能在社会上站得住，音乐使我的所学得以完成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成于乐——孔子所谓“乐”的内容和本质都离不开“礼”，因此常常“礼乐”连言。他本人也很懂音乐，因此把音乐作为他的教学工作的一个最后阶段。

8·9 子曰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^①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老百姓，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的道路走去，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子曰……知之——这两句与“民可以乐成，不可与虑始”（《史记·滑稽列传补》所载西门豹之言，《商君列传》作“民不可与虑始，而可与乐成”）意思大致相同，不必深求。后来有些人觉得这种说法不很妥当，于是别生解释，意在为孔子这位“圣人”回护，虽然费苦心，反失孔子本意。如刘宝楠《正义》以为“上章是夫子教弟子之法，此‘民’字亦指弟子”。不知上章“兴于《诗》”三句与此章旨意各别，自古以来亦未曾有以“民”代“弟子”者。宦懋庸《论语稽》则云：“对于民，其可者使其自由之，而所不可者亦使知之。或曰，舆论所可者则使共由之，其不可者亦使共知之。”则原文当读为“民可，使由之；不可，使知之”。恐怕古人无此语法。若是古人果是此意，必用“则”字，甚至“使”下再用“之”字以重指“民”，作“民可，则使（之）由之；不可，则使（之）知之”，方不致晦涩而误解。

8·10 子曰：“好勇疾贫，乱也。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乱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以勇敢自喜却厌恶贫困，是一种祸害。对于不仁的人，痛恨太甚，也是一种祸害。”

8·11 子曰：“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余不足观也已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假如才能的美妙真比得上周公，只要骄傲而吝啬，别的方面也就不值得一看了。”

8·12 子曰：“三年学，不至^①于谷^②，不易得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读书三年并不存做官的念头，这是难得的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至——这“至”字和《雍也篇第六》“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，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”的“至”用法相同，指意念之所至。 ②谷——古代以谷米为俸禄（作用相当于今日的工资），所以“谷”有“禄”的意义。《宪问篇第十四》的“邦有道，谷；邦无道，谷”的“谷”正与此同。

8·13 子曰：“笃信^①好学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^②。天下有道则见^③，无道则隐。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；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坚定地相信我们的道，努力学习它，誓死保全它。不进入危险的国家，不居住祸乱的国家。天下太平，就出来工作；不太平，就隐居。政治清明，自己贫贱，是耻辱；政治黑暗，自己富贵，也是耻辱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笃信——《子张篇第十三》：“执德不弘，信道不笃，焉能为有？焉能为亡？”这一“笃信”应该和“信道不笃”的“笃”意思一样。 ②危邦，乱邦——包咸云：“臣弑君，子弑父，乱也；危者，将乱之兆也。” ③见——同“现”。

8·14 子曰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不居于那个职位，便不考虑它的政务。”

8·15 子曰：“师挚之始^①，《关雎》之乱^②，洋洋乎盈耳哉！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当太师挚开始演奏的时候，当结尾演奏《关雎》之曲的时候，满耳朵都是音乐呀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师挚之始——“始”是乐曲的开端，古代奏乐，开始叫做“升歌”，一般由太师演奏。师挚是鲁国的太师，名挚，由他演奏，所以说“师挚之始”。 ②《关雎》之乱——“始”是乐的开端，“乱”是乐的结束。由“始”到“乱”，叫做“一成”。“乱”是“合乐”，犹如今日的合唱。当合奏之时，奏《关雎》的乐章，所以说“《关雎》之乱”。

8·16 子曰：“狂而不直，侗而不愿，怙愎而不信，吾不知之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狂妄而不直率，幼稚而不老实，无能而不讲信用，这种人我是不知道其所以然的。”

8·17 子曰：“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做学问好像[追逐什么似的，]生怕赶不上；[赶上了，]还生怕丢掉了。”

8·18 子曰：“巍巍乎，舜禹^①之有天下也而不与^②焉！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舜和禹真是崇高得很呀！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[却整年地为百姓勤劳，]一点也不为自己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禹——夏朝开国之君。据传说，受虞舜的禅让而即帝位。又是中国主持水利工程最早的有着功勋的人物。

②与——音预，yù，参与，关连。这里含着“私有”、“享受”的意思。

8·19 子曰：“大哉尧之为君也！巍巍乎！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荡荡乎，民无能名焉。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，焕乎其有文章！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尧真是了不得呀！真高大得很呀！只有天最高最大，只有尧能够学习天。他的恩惠真是广博呀！老百姓简直不知道怎样称赞他。他的功绩实在太崇高了，他的礼仪制度也真够美好了！”

8·20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：“予有乱臣^①十人。”孔子曰：“才难，不其然乎？唐虞之际，于斯为盛。有妇人焉，九人而已。三分天下有其二^②，以服事殷。周之德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舜有五位贤臣，天下便太平。武王也说过：“我有十位能治理天下的臣子。”孔子因此说道：“[常言道：]‘人才不易得。’不是这样吗？唐尧和虞舜之间以及周

武王说那话的时候，人才最兴盛。然而武王十位人才之中还有一位妇女，实际上只是九位罢了。周文王得了天下的三分之二，仍然向商纣称臣，周朝的道德，可以说是最高的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乱臣——《说文》：“乱，治也。”《尔雅·释诂》同。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四年引《大誓》说：“余有乱臣十人，同心同德。”则“乱臣”就是“治国之臣”。近人周谷城（《古史零证》）认为“乱”有“亲近”的意义，则“乱臣”相当于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“王无亲臣矣”的“亲臣”，虽然言之亦能成理，但和下文“才难”之意不吻合，恐非孔子原意。

②三分天下有其二——《逸周书·程典篇》说：“文王合九州之侯，奉勤于商。”相传当时分九州，文王得六州，是有三分之二。

8·21 子曰：“禹，吾无间然矣。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^①，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^②。禹，吾无间然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禹，我对他没有批评了。他自己吃得很坏，却把祭品办得极丰盛；穿得很坏，却把祭服做得极华美；住得很坏，却把力量完全用于沟渠水利。禹，我对他没有批评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黻冕——黻音弗，fú，祭祀时穿的礼服；冕音免，miǎn，古代大夫以上的人的帽子都叫冕，后来只有帝王的帽子才叫冕。这里指祭祀时的礼帽。②沟

洫——就是沟渠，这里指农田水利而言。

子罕篇第九

共三十一章

(朱熹《集注》把第六、第七两章合并为一章，所以作三十章。)

9·1 子罕^①言利与命与仁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很少[主动]谈到功利、命运和仁德。

【注释】

①罕——副词，少也，只表示动作频率。而《论语》一书，讲“利”的六次，讲“命”的八九次，若以孔子全部语言比较起来，可能还算少的。因之子贡也说过：“夫

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”（《公冶长篇第五》）至于“仁”，在《论语》中讲得最多，为什么还说“孔子罕言”呢？于是对这一句话便生出别的解释了。金人王若虚（《误谬杂辨》）、清人史绳祖（《学斋占毕》）都以为这句应如此读：“子罕言利，与命，与仁。”“与”，许也。意思是“孔子很少谈到利，却赞成命，赞成仁”。黄式三（《论语后案》）则认为“罕”读为“轩”，显也。意思是“孔子很明显地谈到利、命和仁”。遇夫先生（《论语疏证》）又以为“所谓罕言仁者，乃不轻许人以仁之意，与罕言利命之义似不同。试以圣人评论仲弓、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、令尹子文、陈文子之为人及克伐怨欲不行之德，皆云不知其仁，更参之以《儒行》之说，可以证明矣”。我则以为《论语》中讲“仁”虽多，但是一方面多半是和别人问答之词，另一方面，“仁”又是孔门的最高道德标准，正因为少谈，孔子偶一谈到，便有记载。不能以记载的多便推论孔子谈得也多。孔子平生所言，自然千万倍于《论语》所记载的，《论语》出现孔子论“仁”之处若用来和所有孔子平生之言相比，可能还是少的。诸家之说未免对于《论语》一书过于拘泥，恐怕不与当时事实相符，所以不取。予省吾读“仁”为“辵”，即“夷狄”之“夷”，未必确。

9·2 达巷党^①人曰：“大哉孔子！博学而无所成名。”子闻之，谓门弟子曰：“吾何执？执御乎？执射乎？吾执御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达街的一个人说：“孔子真伟大！学问广博，可惜没有足以树立名声的专长。”孔子听了这话，就对学生们说：“我干什么呢？赶马车呢？做射击手呢？我赶马车好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达巷党——《礼记·杂记》有“余从老聃助葬于巷党”的话，可见“巷党”两字为一词，“里巷”的意思。

9·3 子曰：“麻冕^①，礼也；今也纯^②，俭^③，吾从众。拜下^④，礼也；今拜乎上，泰也。虽违众，吾从下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礼帽用麻料来织，这是合于传统的礼的；今天大家都用丝料，这样省俭些，我同意大家的做法。臣见君，先在堂下磕头，然后升堂又磕头，这是合于传统的礼的。今天大家都免除了堂下的磕头，只升堂后磕头，这是倨傲的表现。虽然违反大家，我仍然主张要先在堂下磕头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麻冕——一种礼帽，有人说就是缁布冠（古人一到二十岁，便举行加帽子的仪式，叫“冠礼”。第一次加的便是缁布冠），未必可信。 ②纯——黑色的丝。

③俭——绩麻做礼帽，依照规定，要用二千四百缕经线。麻质较粗，必须织得非常细密，这很费工。若用丝，丝质细，容易织成，因而省俭些。 ④拜下——指臣子对君主的行礼，先在堂下磕头，然后升堂再磕头。《左传》僖公九年和《国语·齐语》都记述齐桓公不听从周襄王的辞让，终于下拜的事。到孔子时，下拜的礼似乎废弃了。

9·4 子绝四——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一点也没有四种毛病——不悬空揣测，不绝对肯定，不拘泥固执，不唯我独是。

9·5 子畏于匡^①，曰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^②不得与^③于斯文也；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被匡地的群众所拘禁，便道：“周文王死了以后，一切文化遗产不都在我这里吗？天若是要消灭这种文化，那我也不会掌握这些文化了；天若是不要消灭这种文化，那匡人将把我怎么样呢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子畏于匡——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，孔子离开卫国，准备到陈国去，经过匡。

匡人曾经遭受过鲁国阳货的掠夺和残杀，而孔子的相貌很像阳货，便以为孔子就是过去曾经残害过匡地的人，于是囚禁了孔子。“畏”是拘囚的意思，《荀子·赋篇》云：“比干见剖，孔子拘匡。”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作“拘焉五日”，可见这一“畏”字和《礼记·檀弓》“死而不吊者三，畏、厌、溺”的“畏”相同，说见俞樾《群经平议》。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南十五里有匡城，可能就是当日孔子被囚之地。②后死者——孔子自谓。③与——音预，yù。

9·6 太宰^①问于子贡曰：“夫子圣者与？何其多能也？”子贡曰：“固天纵之将圣，又多能也。”

子闻之，曰：“太宰知我乎！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。君子多乎哉？不多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太宰向子贡问道：“孔老先生是位圣人吗？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呢？”子贡道：“这本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，又使他多才多艺。”

孔子听到，便道：“太宰知道我呀！我小时候穷苦，所以学会了不少鄙贱的技艺。真正的君子会有这样多的技巧吗？是不会的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太宰——官名。这位太宰已经不知是哪一国人以及姓甚名谁了。

9·7 牢^①曰：“子云，‘吾不试^②，故艺。’”

【译文】

牢说：“孔子说过，我不曾被国家所用，所以学得一些技艺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牢——郑玄说是孔子学生，但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无此人。王肃伪撰之《孔子家语》说“琴张，一名牢，字子开，亦字子张，卫人也”，尤其不可信。说本王引之，详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卷四之三。②试——《论衡·正说篇》云：“尧曰：‘我其试哉！’说《尚书》曰：‘试者用也。’”这“试”字也应当“用”字解。

9·8 子曰：“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。有鄙夫问于我，空空如也。我叩其两端而竭焉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我有知识吗？没有哩。有一个庄稼汉问我，我本是一点也不知道的。我从他那个问题的首尾两头去盘问，[才得到很多意思，]然后尽量地告诉他。”

9·9 子曰：“凤鸟^①不至，河不出图^①，吾已矣夫！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凤凰不飞来了，黄河也没有图画出来了，我这一生恐怕是完了吧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凤鸟、河图——古代传说，凤凰是一种神鸟，祥瑞的象征，出现就是表示天下太平。又说，圣人受命，黄河就出现图画。孔子说这几句话，不过借此比喻当时天下无清明之望罢了。

9·10 子见齐衰^①者、冕衣裳者^②与瞽者，见之，虽少，必作；过之，必趋^③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看见穿丧服的人、穿戴着礼帽礼服的人以及瞎了眼睛的人，相见的时候，他们虽然年轻，孔子一定站起来；走过的时候，一定快走几步。

【注释】

①齐衰——齐音咨，zī；衰音崔，cuī。齐衰，古代丧服，用熟麻布做的，其下边缝齐（斩衰则用粗而生的麻布，左右及下边也都不缝）。齐衰又有齐衰三年、齐衰期（一年）、齐衰五月、齐衰三月几等；看死了什么人，便服多长日子的孝。这里讲齐衰，自然也包括斩衰而言。斩衰是最重的孝服，儿子对父亲，臣下对君上才斩衰三

年。②冕衣裳者——即衣冠整齐的贵族。冕是高等贵族所戴的礼帽，后来只有皇帝所戴才称冕。衣是上衣，裳是下衣，相当现代的裙。古代男子上穿衣，下着裙。③作，趋——作，起；趋，疾行。这都是一种敬意的表示。

9·11 颜渊喟然叹曰：“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。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。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，欲罢不能。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尔。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。”

【译文】

颜渊感叹着说：“老师之道，越抬头看，越觉得高；越用力钻研，越觉得深。看看，似乎在前面，忽然又到后面去了。[虽然这样高深和不容易捉摸，可是]老师善于有步骤地诱导我们，用各种文献来丰富我的知识，又用一定的礼节来约束我的行为，使我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。我已经用尽我的才力，似乎能够独立地工作。要想再向前迈进一步，又不知怎样着手了。”

9·12 子疾病，子路使门人为臣^①。病间，曰：“久矣哉，由之行诈也！无臣而为有臣。吾谁欺？欺天乎！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，无宁^②死于二三子之手乎！且予纵不得大葬，予死于道路乎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病得厉害，子路便命孔子的学生组织治丧处。很久以后，孔子的病渐渐好了，就道：“仲由于这种欺假的勾当竟太长久了呀！我本不该有治丧的组织，却一定要使人组织治丧处。我欺哄谁呢？欺哄上天吗？我与其死在治丧的人的手里，宁肯死在你们学生的手里，不还好些吗？即使不能热热闹闹地办理丧葬，我会死在路上吗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为臣——和今天的组织治丧处有相似之处，所以译文用来比傅。但也有不同之处。相似之处是死者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才给他组织治丧处。古代，诸侯之死才能有“臣”；孔子当时，可能有许多卿大夫也“僭”行此礼。不同之处是治丧处人死以后

才组织，才开始工作。“臣”却不然，死前便工作，死者的衣食手足的安排以及剪须诸事都由“臣”去处理。所以孔子这里也说“死于臣之手”的话。 ②无宁——“无”为发语词，无义。《左传》隐公十一年云：“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。”杜预的《注》说：“无宁，宁也。”

9·13 子贡曰：“有美玉于斯，韞椟而藏诸？求善贾^①而沽诸？”子曰：“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待贾者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贡道：“这里有一块美玉，把它放在柜子里藏起来呢？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呢？”孔子道：“卖掉！卖掉！我是在等待识货者哩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贾——音古，gǔ，商人。又同“价”，价钱。如果取后一义，“善贾”便是“好价钱”，“待贾”便是“等好价钱”。不过与其说孔子是等价钱的人，不如说他是等识货者的人。

9·14 子欲居九夷^①。或曰：“陋，如之何？”子曰：“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^②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想搬到九夷去住。有人说：“那地方非常简陋，怎么好住？”孔子道：“有君子去住，就不简陋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九夷——九夷就是淮夷。《韩非子·说林上篇》云：“周公旦攻九夷而商盖伏。”商盖就是商奄，则九夷本居鲁国之地，周公曾用武力降服他们。春秋以后，盖臣属楚、吴、越三国，战国时又专属楚。以《说苑·君道篇》、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、《战国策·秦策》与《魏策》、李斯《上秦始皇书》诸说九夷者考之，九夷实散居于淮、泗之间，北与齐、鲁接壤（说本孙诒让《墨子间诂·非攻篇》）。 ②何陋之有——直译是“有什么简陋呢”，此用意译。

9·15 子曰：“吾自卫反鲁^①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^②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我从卫国回到鲁国，才把音乐[的篇章]整理出来，使《雅》归《雅》，《颂》归《颂》，各有适当的安置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自卫反鲁——根据《左传》，事在鲁哀公十一年冬。 ②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——“雅”和“颂”一方面是《诗经》内容分类的类名，一方面也是乐曲分类的类名。篇章内容的分类，可以由今日的《诗经》考见；乐曲的分类，因为古乐早已失传，便无可考证了。孔子的正《雅》、《颂》，究竟是正其篇章呢？还是正其乐曲呢？或者两者都正呢？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和《汉书·礼乐志》则以为主要的是正其篇章，因为我们已经得不到别的材料，只得依从此说。孔子只“正乐”，调整《诗经》篇章的次序，太史公在《孔子世家》中因而说孔子曾把三千余篇的古诗删为三百余篇，是不可信的。

9·16 子曰：“出则事公卿，入则事父兄^①，丧事不敢不勉，不为酒困，何有于我哉^②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出外便服事公卿，入门便服事父兄，有丧事不敢不尽礼，不被酒所困扰，这些事我做到了哪些呢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父兄——孔子父亲早死，说这话时候，或者他哥孟皮还在，“父兄”二字，只“兄”字有义，古人常有这用法。“父兄”或者在此引申为长者之义。 ②何有于我哉——如果把“何有”看为“不难之词”，那这一句便当译为“这些事对我有什么困难呢”。全文由自谦之词变为自述之词了。

9·17 子在川上，曰：“逝者如斯夫！不舍^①昼夜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在河边，叹道：“消逝的时光像河水一样呀！日夜不停地流去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舍——上、去两声都可以读。这里读去声，作动词，居住，停留。孔子这话不过感叹光阴之奔驰而不复返罢了，未必有其他深刻的意义。《孟子·离娄下》、《荀子·宥坐篇》、《春秋繁露·山川颂》对此都各有阐发，很难说是孔子本意。

9·18 子曰：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我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人，喜爱道德赛过喜爱美貌。”

9·19 子曰：“譬如为山，未成一簣，止，吾止也。譬如平地，虽覆一簣，进，吾往也。”①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好比堆土成山，只要再加一筐土便成山了，如果懒得做下去，这是我自己停止的。又好比在平地上堆土成山，纵是刚刚倒下一筐土，如果决心努力前进，还是要自己坚持啊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子曰……往也——这一章也可以这样讲解：“好比堆土成山，只差一筐土了，如果[应该]停止，我便停止。好比平地堆土成山，纵是刚刚倒下一筐土，如果[应该]前进，我便前进。”依照前一讲解，便是“为仁由己”的意思；依照后一讲解，便是“唯义与比”的意思。

9·20 子曰：“语之而不惰者，其回也与！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听我说话始终不懈怠的，大概只有颜回一个人吧！”

9·21 子谓颜渊，曰：“惜乎！吾见其进也，未见其止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谈到颜渊，说道：“可惜呀[他死了]！我只看见他不断地进步，从没见过他停留。”

9·22 子曰：“苗而不秀^①者有矣夫！秀而不实者有矣夫！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庄稼生长了，却不吐穗开花的，有过的罢！吐穗开花了，却不凝浆结实的，有过的罢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秀——“秀”字从禾，则只是指禾黍的吐花。《诗经·大雅·生民》云：“实发实秀，实坚实好。”“发”和“秀”是指庄稼的生长和吐穗开花；“坚”和“好”是指谷粒的坚实和壮大。这都是“秀”的本义。现在还把庄稼的吐穗开花叫做“秀穗”。因此译文点明是指庄稼而言。汉人唐人多以为孔子这话是为颜回短命而发。但颜回只是“秀而不实”（祢衡《颜子碑》如此说），则“苗而不秀”又指谁呢？孔子此言必有为而发，但究竟何所指，则不必妄测。

9·23 子曰：“后生可畏，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？四十、五十而无闻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年少的人是可怕的，怎能断定他的将来赶不上现在的人呢？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什么名望，也就值不得惧怕了。”

9·24 子曰：“法语之言，能无从乎？改之为贵。巽与之言，能无说乎？绎之为贵。说而不绎，从而不改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严肃而合乎原则的话，能够不接受吗？改正错误才可贵。顺从己意的话，能够不高兴吗？分析一下才可贵。盲目高兴，不加分；表面接受，实际不改，这种人我是没有办法对付他的了。”

9·25 子曰：“主忠信，毋友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^①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见《学而篇第一》。

9·26 子曰：“三军^①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一国军队，可以使它丧失主帅；一个男子汉，却不能强迫他放弃主张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三军——周朝的制度，诸侯中的大国可以拥有军队三军。因此使用“三军”作军队的通称。

9·27 子曰：“衣^①敝缁^②袍，与衣^①狐貉者立，而不耻者，其由也与？‘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^③？’”子路终身诵之。子曰：“是道也，何足以臧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道：“穿着破烂的旧丝绵袍子和穿着狐貉裘的人一道站着，不觉得惭愧的，恐怕只有仲由罢！《诗经》上说：‘不嫉妒，不贪求，为什么不会好？’”子路听了，便老念着这两句诗。孔子又道：“仅仅这个样子，怎样能够好得起来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衣——去声，动词，当“穿”字解。 ②缁——音运，yùn，旧絮。古代没有

草棉，所有“絮”字都是指丝绵。一曰，乱麻也。③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——两句见于《诗经·邶风·雄雉篇》。

9·28 子曰：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^①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天冷了，才晓得松柏树是最后落叶的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凋——凋零，零落。

9·29 子曰：“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聪明的人不致疑惑，仁德的人经常乐观，勇敢的人无所畏惧。”

9·30 子曰：“可与共学，未可与适道；可与适道，未可与立^①；可与立，未可与权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可以同他一道学习的人，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；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的人，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而行；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而行的人，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权达变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立——《论语》的“立”经常包含着“立于礼”的意思，所以这里译为“事事依礼而行”。

9·31 “唐棣之华，偏其反而。岂不尔思？室是远而。”子曰：“未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？”^①

【译文】

古代有几句这样的诗：“唐棣树的花，翩翩地摇摆。难道我不想念你？因为家住得太遥远。”孔子道：“他是不去想念哩，真的想念，有什么遥远呢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唐棣……何远之有——唐棣，一种植物，陆玑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以为就是郁李（蔷薇科，落叶灌木），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却以为是扶移（蔷薇科，落叶乔木）。“唐棣之华，偏其反而”似是捉摸不定的意思，或者和颜回讲孔子之道“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”（9·11）意思差不多。“夫何远之有”可能是“仁远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”（7·30）的意思。或者当时有人引此诗（这是“逸诗”，不在今《诗经》中），意在证明道之远而不可捉摸，孔子则说，你不曾努力罢了，其实是一呼即至的。

乡党篇第十

(本是一章，今分为二十七节。)

10·1 孔子于乡党，恂恂^①如也，似不能言者。
其在宗庙朝廷，便便^②言，唯谨尔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在本乡的地方上非常恭顺，好像不能说话的样子。

他在宗庙里、朝廷上，有话便明白而流畅地说出，只是说得很少。

【注释】

①恂恂——音旬，xún，恭顺貌。 ②便便——旧读骈，pián。

10·2 朝，与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；与上大夫言，诤诤^①如也。君在，蹶蹶如也，与与如也。

【译文】

上朝的时候，[君主还没有到来，]同下大夫说话，温和而快乐的样子；同上大夫说话，正直而恭敬的样子。君主已经来了，恭敬而心中不安的样子，行步安详的样子。

【注释】

①诤——音银，yín。

10·3 君召使摈，色勃如也，足躩^①如也。揖所与立，左右手，衣前后^②，襜^③如也。趋进^④，翼如也。宾退，必复命曰：“宾不顾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君召他去接待外国的贵宾，面色矜持庄重，脚步也快起来。向两旁的人作揖，或者向左拱手，或者向右拱手，衣裳一俯一仰，却很整齐。快步向前，好像鸟儿舒展了翅膀。贵宾辞别后一定向君主回报说：“客人已经不回头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躩——音翼，jué，皇侃《义疏》引江熙云：“不暇闲步，躩，速貌也。”

②前后——俯仰的意思。 ③襜——音檐，chān，整齐之貌。 ④趋进——在行步时一种表示敬意的行动。

10·4 入公门，鞠躬如^①也，如不容。

立不中门，行不履闑。

过位^②，色勃如也，足躩如也，其言似不足者。

摄齐^③升堂，鞠躬如也，屏气^④似不息者。

出，降一等，逞颜色，怡怡如也。

没阶，趋进^⑤，翼如也。

复其位，蹶蹢如也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走进朝廷的门，害怕而谨慎的样子，好像没有容身之地。

站，不站在门的中间；走，不踩门坎。

经过国君的座位，面色便矜庄，脚步也快，言语也好像中气不足。

提起下摆向堂上走，恭敬谨慎的样子，憋住气好像不呼吸一般。

走出来，降下台阶一级，面色便放松，怡然自得。

走完了台阶，快地向前走几步，好像鸟儿舒展翅膀。

回到自己的位置，恭敬而内心不安的样子。

【注释】

①鞠躬如——这“鞠躬”两字不能当“曲身”讲。这是双声字，用以形容谨慎恭敬的样子。《论语》所有“□□如”的区别词（区别词是形容词、副词的合称），都不用动词结构。清人卢文昭《龙城札记》说：“……且曲身乃实事，而云曲身如，更无此文法。” ②过位——过旧音戈，平声。位是人君的座位，经过之时，人君并不在，座位是空的。

③摄齐——齐音咨，zī，衣裳缝了边的下摆；摄，提起。

④屏——音丙，bǐng，屏气即屏息，压抑呼吸。 ⑤趋进——有些本子无“进”字，不对。自汉以来所有引《论语》此文的都有“进”字，《唐石经》也有“进”字，《太平御览·居处部》、《人事部》引文，《张子正蒙》引文也都有“进”字。

10·5 执圭^①，鞠躬如也，如不胜^②。上如揖，下如授。勃如战色，足蹢蹢如有循^③。

享礼^④，有容色^⑤。

私覿^⑥，愉愉如也。

【译文】

[孔子出使到外国，举行典礼，]拿着圭，恭敬谨慎地，好像举不起来。向上举好像在作揖，向下拿好像在交给别人。面色矜庄好像在作战。脚步也紧凑狭窄，好像在沿着[一条线]走过。

献礼物时，满脸和气。

用私人身份和外国君臣会见，显得轻松愉快。

【注释】

- ①圭——一种玉器，上圆，或者作剑头形，下方，举行典礼的时候，君臣都拿着。 ②胜——音升，shēng，能担负得了。 ③足跼跼如有循——跼音缩，suō，“跼跼”，举脚密而狭的样子。“如有循”，所沿循的应当是很窄狭的东西，所以译文加了“一条线”诸字以示意。 ④享礼——古代出使外国，初到所聘问的国家，便行聘问礼。“执圭”一段所写的正是行聘问礼时孔子的情貌。聘问之后，便行享献之礼。“享礼”就是享献礼，使臣把所带来的各种礼物罗列满庭。 ⑤有容色——《仪礼·聘礼》：“及享，发气焉盈容。”“有容色”就是“发气焉盈容”。 ⑥觐——音狄，dí，相见。

10·6 君子不以绀緌饰^①，红紫不以为褻服^②。

当暑，袗絺綌^③，必表而出之。

缁衣，羔裘；素衣，麕裘；黄衣，狐裘^④。

褻裘长^⑤，短右袂^⑥。

必有寝衣^⑦，长一身有半。

狐貉之厚以居。

去丧，无所不佩。

非帷裳^⑧，必杀之^⑨。

羔裘玄冠不以吊^⑩。

吉月^⑪，必朝服而朝。

【译文】

君子不用[近乎黑色的]天青色和铁灰色作镶边，[近乎赤色的]浅红色和紫色不用来作平常居家的衣服。

暑天，穿着粗的或者细的葛布单衣，但一定裹着衬衫，使它露在外面。

黑色的衣配紫羔，白色的衣配麋裘，黄色的衣配狐裘。

居家的皮袄身材较长，可是右边的袖子要做得短些。

睡觉一定有小被，长度合本人身长的一又二分之一。

用狐貉皮的厚毛作坐垫。

丧服满了以后，什么东西都可以佩带。

不是[上朝和祭祀穿的]用整幅布做的裙子，一定裁去一些布。

紫羔和黑色礼帽都不穿戴着去吊丧。

大年初一，一定穿着上朝的礼服去朝贺。

【注释】

- ①绀缋饰——绀音贛，gàn；缋音邹，zōu；都是表示颜色的名称。“绀”是深青中透红的颜色，相当今天的“天青”；“缋”是青多红少，比绀更暗的颜色，这里用“铁灰色”来表明它。“饰”是滚边，镶边，缘边。古代，黑色是正式礼服的颜色，而这两种颜色都近于黑色，所以不用来镶边，为别的颜色作装饰。
- ②红紫不以为裘服——古代大红色叫“朱”，这是很贵重的颜色。“红”和“紫”都属此类，也连带地被重视，不用为平常家居衣服的颜色。
- ③袵絺绌——袵音軫，zhěn，单也。此处用为动词。絺音痴，chī，细葛布；绌音隙，xì，粗葛布。
- ④缁衣羔裘等三句——这三句表示衣服里外的颜色应该相称。古代穿皮衣，毛向外，因之外面一定要用罩衣，这罩衣就叫做裼(音锡)衣。这里“缁衣”、“素衣”、“黄衣”的“衣”指的正是裼衣。缁，黑色。古代所谓“羔裘”都是黑色的羊毛，就是今天的紫羔。麋音倪，ní，小鹿，它的毛是白色。
- ⑤裘裘长——裘裘长为着保暖。古代男子上面穿衣，下面穿裳(裙)，衣裳不相连。因之孔子在家的皮袄就做得比较长。
- ⑥短右袂——袂音妹，mèi，袖子。右袖较短，为着做事方便。有人认为衣袖一长一短，不大好看，孔子不会如此，于是对这一句别生解释，我认为那些解释都不可信。
- ⑦寝衣——即被。古代大被叫“衾”，小被叫“被”。
- ⑧帷裳——礼服，上朝和祭

祀时穿，用整幅布做，不加剪裁，多余的布作褶叠（褶叠古代叫做襞积），犹如今天的百褶裙。古代男子上衣下裙。⑨杀——读去声，shài，减少，裁去。“杀之”

就是缝制之先裁去多余的布，不用褶叠，省工省料。⑩羔裘玄冠不以吊——玄冠，一种礼帽。“羔裘玄冠”都是黑色的，古代都用作吉服。丧事是凶事，因之不能穿戴着去吊丧。

⑪吉月——这两个字有各种解释：（甲）每月初一（旧注都如此）；（乙）“吉”字误，应该作“告”。“告月”就是每月月底，司历者以下月初一告之于君（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、俞樾《群经平议》）；两说都不可信。今从程树德《论语集释》之说。

10·7 齐^①，必有明衣，布^②。

齐必变食^③，居必迁坐^④。

【译文】

斋戒沐浴的时候，一定有浴衣，用布做的。

斋戒的时候，一定改变平常的饮食；居住也一定搬移地方[不和妻妾同房]。

【注释】

①齐——同“斋”。②布——现在的布一般是用草棉（棉花）纺织的，但古代没有草棉，布的质料，王夫之《四书稗疏》说：“古之言布者，兼丝麻枲葛而言之。练丝为帛，未练为布，盖今之生丝绢也。《清商曲》有云：‘丝布涩难缝’，则晋宋间犹有丝布之名。唯《孔丛子》谓麻苴葛曰布，当亦一隅之论。”赵翼《陔余丛考》说：“古时未有棉布，凡布皆麻为之。《记》曰‘治其丝麻，以为布帛’是也。”③变食——变食的内容，古人有三种说法：（甲）《庄子·人间世篇》说：“颜回曰：‘回之家贫，惟不饮酒茹荤者数月矣。如此，则可以为齐乎？’曰：‘是祭祀之齐，非心齐也。’”有人据此，便把“不饮酒，不茹荤（荤是有浓厚气味的蔬菜，如蒜、韭、葱之属）”来解释“变食”。（乙）《周礼·天官·膳夫》：“王日一举……王齐，日三举。”这意思是王每天虽然吃饭三顿，却只在第一顿饭时杀牲，其余两顿，只把第一顿的剩菜回锅罢了。天子如此，其他的人更不会顿顿吃新鲜的。若在斋戒之时那就顿顿吃新鲜的，不吃回锅的剩菜，取其洁净，这便是“变食”。（丙）金鹗《求古录礼说补遗》说，变食不但不饮酒、不食葱蒜等，也不食鱼肉。④迁坐——等于说改变卧室。古代的上层人物平常和妻室居于“燕寝”；斋戒之时则居于“外寝”（也叫“正寝”），和

妻室不同房。唐朝的法律还规定着举行大祭，在斋戒之时官吏不宿于正寝的，每一晚打五十竹板。这或者犹是古代风俗的残余。

10·8 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。

食馐而胝^①，鱼馁而肉败^②，不食。色恶，不食。臭恶，不食。失饪，不食。不时^③，不食。割不正^④，不食。不得其酱，不食。

肉虽多，不使胜食气^⑤。

唯酒无量，不及乱^⑥。

沽酒市脯不食。

不撤姜食，不多食。

【译文】

粮食不嫌舂得精，鱼和肉不嫌切得细。

粮食霉烂发臭，鱼和肉腐烂，都不吃。食物颜色难看，不吃。气味难闻，不吃。烹调不当，不吃。不到该当吃食的时候，不吃。不是按一定方法砍割的肉，不吃。没有一定调味的酱醋，不吃。

席上肉虽然多，吃它不超过主食。

只有酒不限量，却不至醉。

买来的酒和肉干不吃。

吃完了，姜不撤除，但吃得不多。

【注释】

①馐而胝——馐音懿，yì；胝音艾，dì；饮食经久而腐臭。②馁，败——馁音“内”的上声，něi，鱼腐烂叫“馁”，肉腐烂叫“败”。③不时——有两说：（甲）过早的食物，冬天在温室种菜蔬，在《汉书·循吏·召信臣传》和桓宽《盐铁论·散不足篇》里便称为“不时之物”。但在汉朝，也只有“太官园”和其他少数园圃才能供奉，也只有皇上和极为富贵之家才能享受，而在孔子时，不但不必有温室种菜的技术，即有，孔子也未必能够享受。（乙）不是该当吃食的时候。《吕氏春秋·尽数篇》：“食能以时，身必无灾。”即此意。④割不正——“割”和“切”不同。“割”

指宰杀猪牛羊时肢体的分解。古人有一定的分解方法，不按那方法分解的，便叫“割不正”。说本王夫之《四书稗疏》。⑤食气——食音嗣，sì。气，《说文》引作“既”。“既”、“气”、“饩”三字古书通用。“食气”，饭料。⑥乱——高亨《周易古经今注》云：“乱者神志昏乱也。《左传》宣公十五年传：‘疾病则乱。’《论语·乡党篇》：‘唯酒无量不及乱。’《易·象传》曰：‘乃乱乃萃，其志乱也。’得其旨矣。”

10·9 祭于公，不宿肉^①。祭肉^②不出三日。出三日，不食之矣。

【译文】

参与国家祭祀典礼，不把祭肉留到第二天。别的祭肉留存不超过三天。若是存放过了三天，便不吃了。

【注释】

①不宿肉——古代的大夫、士都有助君祭祀之礼。天子诸侯的祭礼，当天清早宰杀牲畜，然后举行祭典。第二天又祭，叫做“绎祭”。绎祭之后才令各人拿自己带来助祭的肉回去，或者又依贵贱等级分别颁赐祭肉。这样，祭于公的肉，在未颁下来以前，至少是放了一两宵了，因之不能再存放一夜。②祭肉——这一祭肉或者指自己家中的，或者指朋友送来的，都可以。

10·10 食不语，寝不言。

【译文】

吃饭的时候不交谈，睡觉的时候不说话。

10·11 虽疏食菜羹，瓜祭^①，必齐如也。

【译文】

虽然是糙米饭小菜汤，也一定得先祭一祭，而且祭的时候还一定恭恭敬敬，好像斋戒了的一样。

【注释】

①瓜祭——有些本子作“必祭”，“瓜”恐怕是错字。这是食前将席上各种食品拿出少许，放在食器之间，祭最初发明饮食的人，《左传》叫泛祭。

10·12 席^①不正，不坐。

【译文】

坐席摆的方向不合礼制，不坐。

【注释】

①席——古代没有椅和凳，都是在地面上铺席子，坐在席子上。席子一般是用蒲苇、蒯草、竹篾以至禾穰为质料。现在日本人还保留着席地而坐的习惯。《墨子·非儒篇》说：“哀公迎孔子，席不端，不坐。”以“端”解“正”，则“席不正”，是坐席不端正之意。然而《汉书·王尊传》说，“[匡]衡与中二千石大鸿胪赏等会坐殿门下，衡南乡，赏等西乡。衡更为赏布东乡席，起立延赏坐……而设不正之席，使下坐上”云云，那么，“席不正”是布席不合礼制之意。

10·13 乡人饮酒^①，杖者出，斯出矣。

【译文】

行乡饮酒礼后，要等老年人都出去了，自己这才出去。

【注释】

①乡人饮酒——即行乡饮酒礼，据《礼记·乡饮酒义》“少长以齿”。《王制》也说：“习乡尚齿。”既论年龄大小，所以孔子必须让杖者先出。

10·14 乡人傺^①，朝服而立于阼阶^②。

【译文】

本地方人迎神驱鬼，穿着朝服站在东边的台阶上。

【注释】

①傺——音挪，nuó，古代的一种风俗，迎神以驱逐疫鬼。解放前的湖南，如果家中有病人，还有雇请巫师以驱逐疫鬼的迷信，叫做“冲傺”，可能是这种风俗的残余。

②阼阶——阼音祚，zuò，东面的台阶，主人所立之地。

10·15 问^①人于他邦，再拜^②而送之。

【译文】

托人给在外国的朋友问好送礼，便向受托者拜两次送行。

【注释】

①问——问讯，问好。不过古代问好，也致送礼物以表示情意，如《诗经·郑风·女曰鸡鸣》“杂佩以问之”，《左传》成公十六年“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”，哀公十一年“使问弦多以琴”，因此译文加了“送礼”两字。

②拜——拱手并弯腰。

10·16 康子馈药，拜而受之。曰：“丘未达，不敢尝。”

【译文】

季康子给孔子送药，孔子拜而接受，却说道：“我对这药性不很了解，不敢试服。”

10·17 厩焚。子退朝，曰：“伤人乎？”不问马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的马棚失了火。孔子从朝廷回来，道：“伤了人吗？”不问到马。

10·18 君赐食，必正席先尝之。君赐腥，必熟而荐^①之。君赐生，必畜之。

侍食于君，君祭，先饭。

【译文】

国君赐以熟食，孔子一定摆正座位先尝一尝。国君赐以生肉，一定煮熟了，先[给祖宗]进供。国君赐以活物，一定养着它。

同国君一道吃饭，当他举行饭前祭礼的时候，自己先吃饭，[不吃菜。]

【注释】

①荐——进奉。这里进奉的对象是自己的祖先，但不能看为祭祀。

10·19 疾，君视之，东首^①，加朝服，拖绅^②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病了，国君来探问，他便脑袋朝东，把上朝的礼服披在身上，拖着大带。

【注释】

①东首——指孔子病中仍旧卧床而言。古人卧榻一般设在南窗的西面，国君来，从东边台阶走上来（东阶就是阼阶，原是主人的位向，但国君自以为是全国的主人，就是到其臣下家中，仍从阼阶上下），所以孔子面朝东来迎接他。②加朝服，拖绅——孔子卧病在床，自不能穿朝服，只能盖在身上。绅是束在腰间的大带。束了以后，仍有一节垂下来。

10·20 君命召，不俟驾行矣。

【译文】

国君呼唤，孔子不等待车辆驾好马，立即先步行。

10·21 入太庙，每事问^①。

【注释】

①见《八佾篇第三》。

10·22 朋友死，无所归，曰：“于我殡^①。”

【译文】

朋友死亡，没有负责收殓的人，孔子便道：“丧葬由我来料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殡——停放灵柩叫殡，埋葬也可以叫殡，这里当指一切丧葬事务而言。

10·23 朋友之馈，虽车马，非祭肉，不拜。

【译文】

朋友的赠品，即使是车马，只要不是祭肉，孔子在接受的时候，不行礼。

10·24 寝不尸，居不客^①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睡觉不像死尸一样[直躺着]，平日坐着，也不像接见客人或者自己做客人一样，[跪着两膝在席上。]

【注释】

①居不客——客本作“容”，今从《释文》和《唐石经》校订作“客”。居，坐；客，宾客。古人的坐法有几种，恭敬的是屈着两膝，膝盖着地，而足跟承着臀部。做客和见客时必须如此。不过这样难以持久，居家不必如此。省力的坐法是脚板着地，两膝耸起，臀部向下而不贴地，和蹲一样。所以《说文》说：“居，蹲也。”（这几个字是依从段玉裁的校本。）最不恭敬的坐法是臀部贴地，两腿张开，平放而直伸，像箕一样，叫做“箕踞”。孔子平日的坐式可能像蹲。说见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。

10·25 见齐衰者，虽狎，必变。见冕者与瞽者，虽衰，必以貌。

凶服者式^①之。式负版^②者。

有盛饌，必变色而作。

迅雷风烈^③必变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看见穿齐衰孝服的人，就是极亲密的，也一定改变态度，[表示同情。]
看见戴着礼帽和瞎了眼睛的人，即使常相见，也一定有礼貌。

在车中遇着拿了送死人衣物的人，便把身体微微地向前一俯，手伏着车前的横木，[表示同情。]遇见背负国家图籍的人，也手伏车前横木。

一有丰富的菜肴，一定神色变动，站立起来。

遇见疾雷、大风，一定改变态度。

【注释】

①式——同“轼”，古代车辆前的横木叫“轼”，这里作动词用，用手伏轼的意思。

②版——国家图籍。 ③迅雷风烈——就是“迅雷烈风”的意思。

10·26 升车，必正立，执绥。

车中，不内顾，不疾言，不亲指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上车，一定先端正地站好，拉着扶手带[登车]。

在车中，不向内回顾，不很快地说话，不用手指指画画。

10·27 色斯举矣，翔而后集。曰：“山梁雌雉，时哉时哉！”子路共^①之，三嗅^②而作。^③

【译文】

[孔子在山谷中行走，看见几只野鸡。]孔子的脸色一动，野鸡便飞向天空，盘旋一阵，又都停在一处。孔子道：“这些山梁上的雌雉，得其时呀！得其时呀！”子路向它们拱拱手，它们又振一振翅膀飞去了。

【注释】

①共——同“拱”。 ②嗅——当作戛，jù，张两翅之貌。 ③这段文字很

费解，自古以来就没有满意的解释，很多人疑它有脱误，我只能取前人的解释之较为平易者翻译出来。

先进篇第十一

共二十六章

(朱熹《集注》把第二、第三两章合并为一章。刘宝楠《正义》则把第十八、第十九两章和第二十、第二十一两章各并为一章。)

11·1 子曰：“先进^①于礼乐，野人也；后进^①于礼乐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则吾从先进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未曾有过爵禄的一般人，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卿大夫的子弟。如果要我选用人才，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先进，后进——这两个术语的解释很多，都不恰当。译文本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之说而略有取舍。孔子是主张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人，对于当时的卿大夫子弟，承袭父兄的庇荫，在做官中去学习的情况可能不满意。《孟子·告子下》引葵丘之会盟约说，“士无世官”，又说，“取士必得”，那么，孔子所谓“先进”一般指“士”。

11·2 子曰：“从我于陈、蔡^①者，皆不及门^②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跟着我在陈国、蔡国之间忍饥受饿的人，都不在我这里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从我于陈、蔡——从读去声，zòng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云：“吴伐陈，楚救陈，军于城父。闻孔子在陈、蔡之间，楚使人聘孔子，孔子将往拜礼。陈、蔡大夫谋曰：‘孔子贤者，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，今者久留陈、蔡之间，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。今楚，大国也，来聘孔子。孔子用于楚，则陈、蔡用事大夫危矣。’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。不得已，绝粮。从者病，莫能兴。……于是使子贡至楚。楚昭王兴师迎孔子，然后得免。” ②不及门——汉唐旧解“不及门”为“不及仕进之门”或“不仕于卿大夫之门”，刘宝楠因而傅会《孟子》的“无上下之交”，解为“孔子弟子无仕陈蔡者”，我则终嫌与文意不甚密合，故不取，而用朱熹之说。郑珍《巢经巢文集》卷二《驳朱竹垞孔子门人考》有云：“古之教者家有塾，塾在门堂之左右，施教受业者居焉。所谓‘皆不及门’，及此门也。‘奚为于丘（原作某，由于避讳故，今改）之门’，于此门也。滕更之‘在门’，在此门也，故曰‘愿留而受业于门’（按上两句俱见《孟子》）。”亦见朱熹此说之有据。

11·3 德行：颜渊，闵子骞，冉伯牛，仲弓。言语：宰我，子贡。政事：冉有，季路。文学^①：子游，子夏。

【译文】

[孔子的学生各有所长。]德行好的：颜渊，闵子骞，冉伯牛，仲弓。会说话

的：宰我，子贡。能办理政事的：冉有，季路。熟悉古代文献的：子游，子夏。

【注释】

①文学——指古代文献，即孔子所传的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等。皇侃《义疏》引范宁说如此。《后汉书·徐防传》说：“防上疏云：‘经书礼乐，定自孔子；发明章句，始于子夏。’”似亦可为证。又这一章和上一章“从我于陈、蔡者”不相连。朱熹《四书集注》说这十人即当在陈、蔡之时随行的人，是错误的。根据《左传》，冉有其时在鲁国为季氏之臣，未必随行。根据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，当时随行的还有子张，何以这里不说及？根据各种史料，确知孔子在陈绝粮之时为鲁哀公四年，时孔子六十一岁。又据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，子游小于孔子四十五岁，子夏小于孔子四十四岁，那么，孔子在陈、蔡受困时，子游不过十六岁，子夏不过十七岁，都不算成人。这么年幼的人即使已经在孔子门下受业，也未必都跟去了。可见这几句话不过是孔子对这十个学生的一时的叙述，由弟子转述下来的记载而已。

11·4 子曰：“回也非助我者也，于吾言无所不说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颜回不是对我有所帮助的人，他对我的话没有不喜欢的。”

11·5 子曰：“孝哉闵子骞！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闵子骞真是孝顺呀！别人对于他爹娘兄弟称赞他的言语并无异议。”

11·6 南容三复白圭^①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【译文】

南容把“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；斯言之玷，不可为也”的几句诗读了又读，孔子便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。

【注释】

①白圭——白圭的诗四句见于《诗经·大雅·抑篇》，意思是白圭的污点还可以磨掉；我们言语中的污点便没有办法去掉。大概南容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，所以能做到“邦有道，不废；邦无道，免于刑戮”(5·2)。

11·7 季康子问^①：“弟子孰为好学？”孔子对曰：“有颜回者好学，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则亡。”

【译文】

季康子问道：“你学生中谁用功？”孔子答道：“有一个叫颜回的用功，不幸短命死了，现在就再没有这样的人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季康子问——鲁哀公曾经也有此问(6·3)，孔子的回答较为详细。有人说，从此可见孔子与鲁君的问答和与季氏的问答有繁简之不同。

11·8 颜渊死，颜路^①请子之车以为之^②椁^③。子曰：“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鲤^④也死，有棺而无椁。吾不徒行以为之椁。以吾从大夫之后^⑤，不可徒行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颜渊死了，他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来替颜渊办外椁。孔子道：“不管有才能或者没有才能，但总是自己的儿子。我的儿子鲤死了，也只有内棺，没有外椁。我不能[卖掉车子]步行来替他买椁。因为我也曾做过大夫，是不可以步行的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颜路——颜回的父亲，据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，名无繇，字路，也是孔子的学生。②之——用法同“其”。③椁——音果，guǒ。古代大官棺木至少用两重，里面的一重叫棺，外面又一重大的叫椁，平常我们说“内棺外椁”就是这个意思。

④鲤也死——鲤，字伯鱼，年五十死，那时孔子年七十。⑤从大夫之后——孔子在

鲁国曾经做过司寇的官，是大夫之位。不过此时孔子已经去位多年。他不说“我曾为大夫”，而说“吾从大夫之后”（在大夫行列之后随行的意思），只是一种谦逊的口气罢了。

11·9 颜渊死。子曰：“噫！天丧予！天丧予^①！”

【译文】

颜渊死了，孔子道：“咳！天老爷要我的命呀！天老爷要我的命呀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天丧予——译文只就字面译出。

11·10 颜渊死，子哭之恸^①。从者曰：“子恸矣！”曰：“有恸乎？非夫人之为恸^②而谁为？”

【译文】

颜渊死了，孔子哭得很伤心。跟着孔子的人道：“您太伤心了！”孔子道：“真的太伤心了吗？我不为这样的人伤心，还为什么人伤心呢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恸——郑玄《注》：“恸，变动容貌。”马融《注》：“恸，哀过也。”译文从马。

②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——“非夫人之为恸”是“非为夫人恸”的倒装形式。“夫人”的“夫”读阳平，音扶，fú，指示形容词，“那”的意思。“之为”的“之”是专作帮助倒装用的，无实际意义。这一整句下文的“谁为”，依现代汉语的格式说也是倒装，不过在古代，如果介词或者动词的宾语是疑问代词，一般都放在介词或者动词之上。

11·11 颜渊死，门人欲厚葬^①之。子曰：“不可。”

门人厚葬之。子曰：“回也视予犹父也，予不得视犹子也。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颜渊死了，孔子的学生们想要很丰厚地埋葬他。孔子道：“不可以。”

学生们仍然很丰厚地埋葬了他。孔子道：“颜回呀！你看待我好像看待父亲，我却不能够像对待儿子一般地看待你。这不是我的主意呀，是你那班同学干的呀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厚葬——根据《檀弓》所记载孔子的话，丧葬应该“称家之有亡，有，毋过礼。苟亡矣，斂首足形，还葬，县棺而封”。颜子家中本穷，而用厚葬，从孔子看来，是不应该的。孔子的叹，实是责备那些主持厚葬的学生。

11·12 季路问事鬼神。子曰：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”曰：“敢^①问死。”曰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

【译文】

子路问服事鬼神的方法。孔子道：“活人还不能服事，怎么能去服事死人？”

子路又道：“我大胆地请问死是怎么回事。”孔子道：“生的道理还没有弄明白，怎么能够懂得死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敢——表敬副词，无实际意义。《仪礼·士虞礼》郑玄《注》云：“敢，冒昧之词。”贾公彦《疏》云：“凡言‘敢’者，皆是以卑触尊不自明之意。”

11·13 闵子侍侧，阏阏如也；子路，行行^①如也；冉有、子贡，侃侃如也。子乐。“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^②。”

【译文】

闵子骞站在孔子身旁，恭敬而正直的样子；子路很刚强的样子；冉有、子贡温和而快乐的样子。孔子高兴起来了。[不过，又道:]“像仲由吧，怕得不到好死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行行——旧读去声，hàng。 ②不得其死然——得死，当时俗语，谓得善终。《左传》僖公十九年“得死为幸”；哀公十六年“得死，乃非我”。然，语气词，用

法同“焉”。

11·14 鲁人^①为长府。闵子骞曰：“仍旧贯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？”子曰：“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国翻修叫长府的金库。闵子骞道：“照着老样子下去怎么样？为什么一定要翻造呢？”孔子道：“这个人平日不大开口，一开口一定中肯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鲁人——“鲁人”的“人”指其国的执政大臣而言。此“人”和“民”的区别。

11·15 子曰：“由之瑟^①奚为于丘之门？”门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“由也升堂矣，未入于室^②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道：“仲由弹瑟，为什么在我这里来弹呢？”因此孔子的学生们瞧不起子路。孔子道：“由么，学问已经不错了，只是还不够精深罢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瑟——音涩，sè，古代的乐器，和琴同类。这里孔子不是不高兴子路弹瑟，而是不高兴他所弹的音调。《说苑·修文篇》对这段文字曾有所发挥。 ②升堂入室——这是比喻话。“堂”是正厅，“室”是内室。先入门，次升堂，最后入室，表示做学问的几个阶段。“入室”犹如今天的俗语“到家”。我们说“这个人的学问到家了”，正是表示他的学问极好。

11·16 子贡问：“师与商也孰贤？”子曰：“师也过，商也不及。”曰：“然则师愈与？”子曰：“过犹不及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贡问孔子：“颛孙师（子张）和卜商（子夏）两个人，谁强一些？”孔子道：

“师呢，有些过分；商呢，有些赶不上。”

子贡道：“那么，师强一些吗？”孔子道：“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。”

11·17 季氏富于周公^①，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^②。子曰：“非吾徒也。小子鸣鼓而攻之，可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季氏比周公还有钱，冉求却又替他搜括，增加更多的财富。孔子道：“冉求不是我们的人，你们学生很可以大张旗鼓地来攻击他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周公——有两说：（甲）周公旦；（乙）泛指在周天子左右作卿士的人，如周公黑肩、周公阅之类。②聚敛而附益之——事实可参阅《左传》哀公十一年和十二年文。季氏要用田赋制度，增加赋税，使冉求征求孔子的意见，孔子则主张“施取其厚，事举其中，敛从其薄”。结果冉求仍旧听从季氏，实行田赋制度。聚敛，《礼记·大学》说：“百乘之家，不畜聚敛之臣。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。”可见儒家为了维护统治，反对对人民的过分剥削。其思想渊源或者本于此章。

11·18 柴^①也愚，参也鲁，师也辟^②，由也喭。

【译文】

高柴愚笨，曾参迟钝，颛孙师偏激，仲由卤莽。

【注释】

①柴——高柴，字子羔，孔子的学生，比孔子小三十岁（公元前521—？）。

②辟——音僻，pì。黄式三《论语后案》云：“辟读若《左传》‘阙西辟’之辟，偏也。以其志过高而流于一偏也。”

11·19 子曰：“回也其庶^①乎，屡空^②。赐不受命^③，而货殖焉，亿则屡中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颜回的学问道德差不多了罢，可是常常穷得没有办法。端木赐不安本分，去囤积投机，猜测行情，竟每每猜对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庶——庶几，差不多。一般用在称赞的场合。 ②空——世俗把“空”字读去声，不但无根据，也无此必要。“贫”和“穷”两字在古代有时有些区别，财货的缺少叫贫；生活无着落，前途无出路叫穷。“空”字却兼有这两方面的意思，所以用“穷得没有办法”来译它。 ③赐不受命——此语古今颇有不同解释，关键在于“命”字的涵义。有把“命”解为“教命”的，则“不受命”为“不率教”，其为错误甚明显。王弼、江熙把“命”解为“爵命”“禄命”，则“不受命”为“不做官”，自然很讲得通，可是子贡并不是不曾做官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说他“常相鲁卫”，《货殖列传》又说他“既学于仲尼，退而仕于卫，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”，则子贡的经商和做官是不相先后的。那么，这一说既不合事实，也就不合孔子原意了。又有人把“命”讲为“天命”（《皇疏》引或说，朱熹《集注》），俞樾《群经平议》则以为古之经商皆受命于官，“若夫不受命于官而自以其财市贱鬻贵，逐什一之利，是谓不受命而货殖”。两说皆言之成理，而未知孰是，故译文仅以“不安本分”言之。

11·20 子张问善人之道。子曰：“不践迹，亦不入于室^①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张问怎样才是善人。孔子道：“善人不踩着别人的脚印走，学问道德也难以到家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善人——孔子曾三次论到“善人”，这章可和7·26、13·11两章合看。

11·21 子曰：“论笃是与^①，君子者乎？色庄者乎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总是推许言论笃实的人，这种笃实的人是真正的君子呢？还是神

情上伪装庄重的人呢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论笃是与——这是“与论笃”的倒装形式，“是”是帮助倒装之用的词，和“唯你是问”的“是”用法相同。“与”，许也。“论笃”就是“论笃者”的意思。

11·22 子路问：“闻斯行诸？”子曰：“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闻斯行之？”

冉有问：“闻斯行诸？”子曰：“闻斯行之。”

公西华曰：“由也问闻斯行诸，子曰，‘有父兄在’；求也问闻斯行诸，子曰，‘闻斯行之’。赤也惑，敢问。”子曰：“求也退，故进之；由也兼人^①，故退之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路问：“听到就干起来吗？”孔子道：“有爸爸哥哥活着，怎么能听到就干起来？”

冉有问：“听到就干起来吗？”孔子道：“听到就干起来。”

公西华道：“仲由问听到就干起来吗，您说：‘有爸爸哥哥活着，[不能这样做。]’冉求问听到就干起来吗，您说：‘听到就干起来。’[两个人问题相同，而您的答复相反，]我有些糊涂，大胆地来问问。”孔子道：“冉求平日做事退缩，所以我给他壮胆；仲由的胆量却有两个人的人，勇于作为，所以我要压压他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兼人——孔安国和朱熹都把“兼人”解为“胜人”，但子路虽勇，未必“务在胜人”；反不如张敬夫把“兼人”解为“勇为”为适当。

11·23 子畏于匡，颜渊后。子曰：“吾以女为死矣。”曰：“子在，回何敢死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在匡被囚禁了之后，颜渊最后才来。孔子道：“我以为你是死了。”颜渊

道：“您还活着，我怎么敢死呢？”

11·24 季子然^①问：“仲由、冉求可谓大臣与？”子曰：“吾以子为异之问，曾由与求之问。所谓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。今由与求也，可谓具臣矣^②。”

曰：“然则从之者与？”子曰：“弑父与君，亦不从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季子然问：“仲由和冉求可以说是大臣吗？”孔子道：“我以为你是问别的人，竟问由和求呀。我们所说的大臣，他用最合于仁义的内容和方式来对待君主，如果这样行不通，宁肯辞职不干。如今由和求这两个人，可以说是具有相当才能的臣属了。”

季子然又道：“那么，他们会一切顺从上级吗？”孔子道：“杀父亲、杀君主的事情，他们也不会顺从的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季子然——当为季氏的同族之人，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作“季孙问曰：子路可谓大臣与”，与《论语》稍异。 ②这一章可以和孔子不以仁来许他们的一章(5·8)以及季氏旅泰山，冉有不救章(3·6)、季氏伐颛臾，冉有、子路为他解脱章(16·1)合看。

11·25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。子曰：“贼夫人之子。”

子路曰：“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？”

子曰：“是故恶夫佞者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路叫子羔去做费县县长。孔子道：“这是害了别人的儿子！”

子路道：“那地方有老百姓，有土地和五谷，为什么定要读书才叫做学问呢？”

孔子道：“所以我讨厌强嘴利舌的人。”

11·26 子路、曾皙^①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。

子曰：“以吾一日长乎尔，毋吾以也。居^②则曰：‘不吾知也！’如或知尔，则何以哉？”

子路率尔而对曰：“千乘之国，摄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饥馑；由也为之，比^③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”

夫子哂之。

“求！尔何如？”

对曰：“方六七十^④，如^⑤五六十，求也为之，比^③及三年，可使足民。如其礼乐，以俟君子。”

“赤！尔何如？”

对曰：“非曰能之，愿学焉。宗庙之事，如会同，端章甫^⑥，愿为小相^⑦焉。”

“点！尔何如？”

鼓瑟希，铿尔，舍瑟而作^⑧，对曰：“异乎三子者之撰。”

子曰：“何伤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”

曰：“莫^⑨春者，春服既成^⑩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^⑪，风乎舞雩^⑫，咏而归。”

夫子喟然叹曰：“吾与点也！”

三子者出，曾皙后。曾皙曰：“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”

子曰：“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”

曰：“夫子何哂由也？”

曰：“为国以礼，其言不让，是故哂之。”

“唯^⑬求则非邦也与？”

“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？”

“唯赤则非邦也与？”

“宗庙会同，非诸侯而何？赤也为之^⑭小，孰能为之^⑮大？”

【译文】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四个人陪着孔子坐着。

孔子说道：“因为我比你们年纪都大，[老了，]没有人用我了。你们平日说：‘人家不了解我呀！’假若有人了解你们，[打算请你们出去，]那你们怎么办呢？”

子路不加思索地答道：“一千辆兵车的国家，局促地处于几个大国的中间，外面有军队侵犯它，国内又加以灾荒。我去治理，等到三年光景，可以使人人有勇气，而且懂得大道理。”

孔子微微一笑。

又问：“冉求！你怎么样？”

答道：“国土纵横各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国家，我去治理，等到三年光景，可以使人人富足。至于修明礼乐，那只有等待贤人君子了。”

又问：“公西赤！你怎么样？”

答道：“不是说我已经有本领了，我愿意这样学习：祭祀的工作或者同外国盟会，我愿意穿着礼服，戴着礼帽，做一个小司仪者。”

又问：“曾点！你怎么样？”

他弹瑟正近尾声，铿的一声把瑟放下，站了起来答道：“我的志向和他们三位所讲的不同。”

孔子道：“那有什么妨碍呢？正是要各人说出自己的志向啊！”

曾皙便道：“暮春三月，春天衣服都穿定了，我陪同五六位成年人，六七个小孩，在沂水旁边洗洗澡，在舞雩台上吹吹风，一路唱歌，一路走回来。”

孔子长叹一声道：“我同意曾点的主张呀！”

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三人都出来了，曾皙后走。曾皙问道：“那三位同学的话怎样？”

孔子道：“也不过各人说说自己的志向罢了。”

曾皙又道：“您为什么对仲由微笑呢？”

孔子道：“治理国家应该讲求礼让，可是他的话却一点不谦虚，所以笑笑他。”

“难道冉求所讲的就不是国家吗？”

孔子道：“怎样见得纵横各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土地就不够是一个国家呢？”

“公西赤所讲的不是国家吗？”

孔子道：“有宗庙，有国际间的盟会，不是国家是什么？[我笑仲由的不是说他不能治理国家，关键不在是不是国家，而是笑他说话的内容和态度不够谦虚。譬如公西赤，他是个十分懂得礼仪的人，但他只说愿意学着做一个小司仪者。]如果他只做一个小司仪者，又有谁来做大司仪者呢？”

【注释】

- ①曾皙——名点，曾参的父亲，也是孔子的学生。 ②居——义与唐宋人口语“平居”同，平日、平常的意思。 ③比——去声，bì，等到的意思。 ④方六七十——这是古代的土地面积计算方式，“方六七十”不等于“六七十方里”，而是每边长六七十里。 ⑤如——或者的意思。 ⑥端章甫——端，古代礼服之名；章甫，古代礼帽之名。“端章甫”为修饰句，在古代可以不用动词。
- ⑦相——去声，xiàng，名词，赞礼之人。 ⑧舍瑟而作——作，站起来的意思。曾点答孔子之问站了起来，其他学生也同样站了起来可以推知，不过上文未曾明说罢了。 ⑨莫——同“暮”。 ⑩成——定也。《国语·吴语》：“吴晋争长未成”，就是争为盟主而未定的意思。 ⑪沂——水名，但和大沂河以及流入于大沂河的小沂河都不同。这沂水源出山东邹县东北，西流经曲阜与洙水合，入于泗水。也就是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五年“季平子请待于沂上”的“沂”。 ⑫舞雩——《水经注》：“沂水北对稷门，一名高门，一名雩门。南隔水有雩坛，坛高三丈，即曾点所欲风处也。”当在今曲阜县南。 ⑬唯——语首词，无义。 ⑭之——用法同“其”。

颜渊篇第十二

共二十四章

12·1 颜渊问仁。子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^①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^②焉。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”

颜渊曰：“请问其目。”子曰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”

颜渊曰：“回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颜渊问仁德。孔子道：“抑制自己，使言语行动都合于礼，就是仁。一旦这样做到了，天下的人都会称许你是仁人。实践仁德，全凭自己，还凭别人吗？”

颜渊道：“请问行动的纲领。”孔子道：“不合礼的事不看，不合礼的话不听，不合礼的话不说，不合礼的事不做。”

颜渊道：“我虽然迟钝，也要实行您这话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克己复礼——《左传》昭公十二年说：“仲尼曰：‘古也有志：克己复礼，仁也。’”那么，“克己复礼为仁”是孔子用前人的话赋予新的含义。②归仁——“称仁”的意思，说见毛奇龄《论语稽求篇》。朱熹《集注》谓“归犹与也”，也是此意。

12·2 仲弓问仁。子曰：“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在邦无怨，在家^①无怨。”

仲弓曰：“雍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仲弓问仁德。孔子道：“出门[工作]好像去接待贵宾，役使百姓好像去承当大祀典，[都得严肃认真，小心谨慎。]自己所不喜欢的事物，就不强加于别人。在工作岗位上不对工作有怨恨，就是不在工作岗位上也没有怨恨。”

仲弓道：“我虽然迟钝，也要实行您这话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在家——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说：“在邦谓仕于诸侯之邦，在家谓仕于卿大夫之家也。”把“家”字拘泥于“大夫曰家”的一个意义，不妥当。

12·3 司马牛^①问仁。子曰：“仁者，其言也讷。”

曰：“其言也讷，斯谓之仁已乎？”子曰：“为之难，言之得无讷乎？”

【译文】

司马牛问仁德。孔子道：“仁人，他的言语迟钝。”

司马牛道：“言语迟钝，这就叫做仁了吗？”孔子道：“做起来不容易，说话能够不迟钝吗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司马牛——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云：“司马耕，字子牛。牛多言而躁，问仁于孔子。孔子曰：‘仁者其言也诃。’”根据司马迁的这一说法，孔子的答语是针对问者“多言而躁”的缺点而说的。

12·4 司马牛问君子。子曰：“君子不忧不惧。”

曰：“不忧不惧，斯谓之君子已乎？”子曰：“内省不疚，夫何忧何惧？”

【译文】

司马牛问怎样去做一个君子。孔子道：“君子不忧愁，不恐惧。”

司马牛道：“不忧愁，不恐惧，这样就可以叫做君子了吗？”孔子道：“自己问心无愧，那有什么可以忧愁和恐惧的呢？”

12·5 司马牛忧曰：“人皆有兄弟，我独亡^①。”子夏曰：“商闻之矣：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君子敬而无失，与人恭而有礼。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——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？”

【译文】

司马牛忧愁地说道：“别人都有好兄弟，单单我没有。”子夏道：“我听说过：死生听之命运，富贵由天安排。君子只是对待工作严肃认真，不出差错，对待别人词色恭谨，合乎礼节，天下之大，到处都是好兄弟——君子又何必着急没有好兄弟呢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人皆有兄弟，我独亡——自来的注释家都说这个司马牛就是宋国桓魋的兄弟。桓魋为人很坏，结果是谋反失败，他的几个兄弟也都跟着失败了。其中只有司马牛

不赞同他这些兄弟的行为。但结果也是逃亡在外，死于道路（事见《左传》哀公十四年）。译文姑且根据这种说法。但我却认为，孔子的学生司马牛和宋国桓魋的弟弟司马牛可能是两个不同的人，难于混为一谈。第一，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既不说这一个司马牛是宋人，更没有把《左传》上司马牛的事情记载上去，太史公如果看到了这类史料而不采取，可见他是把两个司马牛作不同的人看待的。第二，说《论语》的司马牛就是《左传》的司马牛者始于孔安国。孔安国又说司马牛名犁，又和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说司马牛名耕不同。如果孔安国之言有所本，那么，原本就有两个司马牛，一个名耕，孔子弟子；一个名犁，桓魋之弟。但自孔安国以后的若干人却误把名犁的也当作孔子的学生了。姑识于此，以供参考。

12·6 子张问明。子曰：“浸润之谮，肤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谓明也已矣。浸润之谮，肤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谓远也已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张问怎样做才叫做见事明白。孔子道：“点滴而来、日积月累的谗言和肌肤所受、急迫切身的诬告都在你这里行不通，那你可以说是看得明白的了。点滴而来、日积月累的谗言和肌肤所受、急迫切身的诬告也都在你这里行不通，那你可以说是看得远的了。”

12·7 子贡问政。子曰：“足食，足兵^①，民信之矣。”

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兵。”

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贡问怎样去治理政事。孔子道：“充足粮食，充足军备，百姓对政府就有信心了。”

子贡道：“如果迫于不得已，在粮食、军备和人民的信心三者之中一定要去掉一项，先去掉哪一项？”孔子道：“去掉军备。”

子贡道：“如果迫于不得已，在粮食和人民的信心两者之中一定要去掉一项，先去掉哪一项？”孔子道：“去掉粮食。[没有粮食，不过死亡，但]自古以来谁都免不了死亡。如果人民对政府缺乏信心，国家是站不起来的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兵——在《五经》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中，“兵”字多指兵器而言，但也偶有解作兵士的。如《左传》隐公四年“诸侯之师败郑徒兵”，襄公元年“败其徒兵于洧上”。顾炎武、阎若璩都以为《五经》中的“兵”字无作士兵解者，恐未谛（刘宝楠说）。但此“兵”字仍以解为军器为宜，故以军备译之。

12·8 棘子成^①曰：“君子质而已矣，何以文为？”子贡曰：“惜乎，夫子之说君子也^②！驷不及舌。文犹质也，质犹文也。虎豹之鞞犹犬羊之鞞。”

【译文】

棘子成道：“君子只要有好的本质便够了，要那些文彩[那些仪节、那些形式]干什么？”子贡道：“先生这样地谈论君子，可惜说错了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本质和文彩，是同等重要的。假若把虎豹和犬羊两类兽皮拔去有文彩的毛，那这两类皮革就很少区别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棘子成——卫国大夫。古代大夫都可以被尊称为“夫子”，所以子贡这样称呼他。②惜乎，夫子之说君子也——朱熹《集注》把它作两句读：“惜乎！夫子之说，君子也。”便应该这样翻译：“先生的话，是出自君子之口，可惜说错了。”我则以为“夫子之说君子也”为主语，“惜乎”为谓语，此为倒装句。

12·9 哀公问于有若曰：“年饥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”

有若对曰：“盍彻乎？”

曰：“二，吾犹不足，如之何其彻也？”

对曰：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”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向有若问道：“年成不好，国家用度不够，应该怎么办？”

有若答道：“为什么不实行十分抽一的税率呢？”

哀公道：“十分抽二，我还不够，怎么能十分抽一呢？”

答道：“如果百姓的用度够，您怎么会不够？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，您又怎么会够？”

12·10 子张问崇德辨惑。子曰：“主忠信，徙义，崇德也。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。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惑也。‘诚不以富，亦只以异^①。’”

【译文】

子张问如何去提高品德，辨别迷惑。孔子道：“以忠诚信实为主，唯义是从，这就可以提高品德。爱一个人，希望他长寿；厌恶起来，恨不得他马上死去。既要他长寿，又要他短命，这便是迷惑。这样，的确对自己毫无好处，只是使人奇怪罢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诚不以富，亦只以异——《诗经·小雅·我行其野篇》诗句，引在这里，很难解释。程颐说是“错简”（别章的文句，因为书页次序错了，误在此处），但无证据。我这里姑且依朱熹《集注》的解释而意译之。

12·11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”公曰：“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，吾得而食诸？”

【译文】

齐景公向孔子问政治。孔子答道：“君要像个君，臣要像个臣，父亲要像父亲，儿子要像儿子。”景公道：“对呀！若是君不像君，臣不像臣，父不像父，子不像子，即使粮食很多，我能吃得着吗？”

12·12 子曰：“片言可以折狱^①者，其由也与？”

子路无宿诺^②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根据一方面的语言就可以判决案件的，大概只有仲由吧！”

子路从不拖延诺言。

【注释】

①片言折狱——“片言”古人也叫做“单辞”。打官司一定有原告和被告两方面的人，叫做两造。自古迄今从没有只根据一造的言辞来判决案件的（除掉被告缺席裁判）。孔子说子路“片言可以折狱”，不过表示他的为人诚实直率，别人不愿欺他罢了。②子路无宿诺——这句话与上文有什么逻辑关系，从来没有人说得明白（焦循《论语补疏》的解释也不可信）。唐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云：“或分此为别章。”

12·13 子曰：“听讼^①，吾犹人也。必也使无讼乎！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审理诉讼，我同别人差不多。一定要使诉讼的事件完全消灭才好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听讼——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，孔子在鲁定公时，曾为大司寇，司寇为治理刑事的官，孔子这话或许是刚作司寇时所说。

12·14 子张问政。子曰：“居之无倦，行之以忠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张问政治。孔子道：“在位不要疲倦懈怠，执行政令要忠心。”

12·15 子曰：“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^①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见《雍也篇第六》（6·27）。

12·16 子曰：“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小人反是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，不促成别人的坏事。小人却和这相反。”

12·17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政者，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”

【译文】

季康子向孔子问政治。孔子答道：“政字的意思就是端正。您自己带头端正，谁敢不端正呢？”

12·18 季康子患盗，问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”

【译文】

季康子苦于盗贼太多，向孔子求教。孔子答道：“假若您不贪求太多的财货，就是奖励偷抢，他们也不会干。”

12·19 季康子^①问政于孔子曰：“如杀无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子为政，焉用杀？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风，必偃。”

【译文】

季康子向孔子请教政治，说道：“假若杀掉坏人来亲近好人，怎么样？”孔子答道：“您治理政治，为什么要杀戮？您想把国家搞好，百姓就会好起来。领导人的作风好比风，老百姓的作风好比草。风向哪边吹，草向哪边倒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季康子——根据《春秋》以及《左传》，季孙斯(桓子)死于哀公三年秋七月，季孙肥(康子)随即袭位。则以上三章季康子之问，当在鲁哀公三年七月以后。

12·20 子张问：“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？”子曰：“何哉，尔所谓达者？”子张对曰：“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”子曰：“是闻也，非达也。夫达也者，质直而好义，察言而观色，虑以下人。在邦必达，在家必达。夫闻也者，色取仁而行违，居之不疑。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张问：“读书人要怎样做才可以叫达了？”孔子道：“你所说的达是什么意思？”子张答道：“做国家的官时一定有名望，在大夫家工作时一定有名望。”孔子道：“这个叫闻，不叫达。怎样才是达呢？品质正直，遇事讲理，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语，观察别人的颜色，从思想上愿意对别人退让。这种人，做国家的官时固然事事行得通，在大夫家一定事事行得通。至于闻，表面上似乎爱好仁德，实际行为却不如此，可是自己竟以仁人自居而不加疑惑。这种人，做官的时候一定会骗取名望，居家的时候也一定会骗取名望。”

12·21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，曰：“敢问崇德，修慝，辨惑。”子曰：“善哉问！先事后得，非崇德与？攻其恶，无攻人之恶，非修慝与？一朝之忿，忘其身，以及其亲，非惑与？”

【译文】

樊迟陪侍孔子在舞雩台下游逛，说道：“请问怎样提高自己的品德，怎样消除别人对自己不露面的怨恨，怎样辨别出哪种是糊涂事。”孔子道：“问得好！首先付出劳动，然后收获，不是提高品德了吗？批判自己的坏处，不去批判别人的坏处，不就消除无形的怨恨了吗？因为偶然的忿怒，便忘记自己，甚至也忘记了爹娘，不是糊涂吗？”

12·22 樊迟问仁。子曰：“爱人。”问知。子曰：“知人。”

樊迟未达。子曰：“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”

樊迟退，见子夏曰：“乡^①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，子曰，‘举直错

诸枉，能使枉者直’，何谓也？”

子夏曰：“富哉言乎！舜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皋陶^②，不仁者远^③矣。汤^④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伊尹^⑤，不仁者远矣。”^⑥

【译文】

樊迟问仁。孔子道：“爱人。”又问智。孔子道：“善于鉴别人物。”

樊迟还不透彻了解。孔子道：“把正直人提拔出来，位置在邪恶人之上，能够使邪恶人正直。”

樊迟退了出来，找着子夏，说道：“刚才我去见老师向他问智，他说，‘把正直人提拔出来，位置在邪恶人之上’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子夏道：“意义多么丰富的话呀！舜有了天下，在众人之中挑选，把皋陶提拔出来，坏人就难以存在了。汤有了天下，在众人之中挑选，把伊尹提拔出来，坏人也就不难以存在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乡——去声，xiàng，同“向”。 ②皋陶——音高摇，gāo yáo，舜的臣子。

③远——本是“离开”“遁逃”之意，但人是可以转变的，何必非逃离不可。译文用“难以存在”来表达，比之拘泥字面或者还符合子夏的本意些。

④汤——卜辞作“唐”，罗振玉云：“唐殆太乙之谥。”（《增订殷虚书契考释》）商朝开国之君，名履（卜辞作“大乙”，而无“履”字），伐夏桀而得天下。

⑤伊尹——汤的辅相。

⑥“举直”而“使枉者直”，属于“仁”；知道谁是直人而举他，属于“智”，所以“举直错诸枉”是仁智之事，而孔子屡言之（参2·19）。

12·23 子贡问友。子曰：“忠告^①而善道之，不可则止，毋自辱焉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贡问对待朋友的方法。孔子道：“忠心地劝告他，好好地引导他，他不听从，也就罢了，不要自找侮辱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告——旧读格，gù。

12·24 曾子曰：“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。”

【译文】

曾子说：“君子用文章学问来聚会朋友，用朋友来帮助我培养仁德。”

子路篇第十三

共三十章

13·1 子路问政。子曰：“先之^①劳之。”请益。曰：“无倦^②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路问政治。孔子道：“自己给百姓带头，然后让他们勤劳地工作。”子路请求多讲一点。孔子又道：“永远不要懈怠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先之——就是下一章“先有司”之意。 ②无倦——也就是“居之无倦”（12·14）之意。

13·2 仲弓为季氏宰，问政。子曰：“先有司，赦小过，举贤才。”

曰：“焉知贤才而举之？”子曰：“举尔所知；尔所不知，人其舍诸？”

【译文】

仲弓做了季氏的总管，向孔子问政治。孔子道：“给工作人员带头，不计较人家的小错误，提拔优秀人才。”

仲弓道：“怎样去识别优秀人才把他们提拔出来呢？”孔子道：“提拔你所知道的；那些你所不知道的，别人难道会埋没他吗？”

13·3 子路曰：“卫君^①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？”

子曰：“必也正名^②乎！”

子路曰：“有是哉，子之迂也！奚其正？”

子曰：“野哉，由也！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。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；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；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错^③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路对孔子说：“卫君等着您去治理国政，您准备首先干什么？”

孔子道：“那一定是纠正名分上的用词不当罢！”

子路道：“您的迂腐竟到如此地步吗！这又何必纠正？”

孔子道：“你怎么这样卤莽！君子对于他所不懂的，大概采取保留态度，

[你怎么能乱说呢?]用词不当,言语就不能顺理成章;言语不顺理成章,工作就不可能搞好;工作搞不好,国家的礼乐制度也就举办不起来;礼乐制度举办不起来,刑罚也就不会得当;刑罚不得当,百姓就会[惶惶不安,]连手脚都不晓得摆在哪里才好。所以君子用一个词,一定[有它一定的理由,]可以说得出来;而顺理成章的话也一定行得通。君子对于措词说话要没有一点马虎的地方才罢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卫君——历来的注释家都说是卫出公辄。 ②正名——关于这两个字的解释,从汉以来便异说纷纭。皇侃《义疏》引郑玄的《注》云:“正名谓正书字也,古者曰名,今世曰字。”这说恐不合孔子原意。《左传》成公二年曾经载有孔子的话,说:“唯器(礼器)与名(名义、名分)不可以假人。”《论语》这一“名”字应该和《左传》的这一“名”字相同。《论语》中有孔子“觚不觚”之叹。“觚”而不像“觚”,有其名,无其实,就是名不正。孔子对齐景公之问,说,“君君,臣臣,父父,子子”,也就是正名。《韩诗外传》卷五记载着孔子的一段故事,说,“孔子侍坐于季孙,季孙之宰通曰:‘君使人假马,其与之乎?’孔子曰:‘吾闻:君取于臣曰取,不曰假。’季孙悟,告宰通曰:‘今以往,君有取谓之取,无曰假。’孔子曰:‘正假马之言而君臣之义定矣。’”更可以说明孔子正名的实际意义。我这里用“名分上的用词不当”来解释“名不正”,似乎较为接近孔子原意。但孔子所要纠正的,只是有关古代礼制、名分上的用词不当的现象,而不是一般的用词不当的现象。一般的用词不当的现象,是语法修辞范畴中的问题;礼制、名分上的用词不当的现象,依孔子的意见,是有关伦理和政治的问题,这两点必须区别开来。 ③措——同“措”,安置也。

13·4 樊迟请学稼。子曰:“吾不如老农。”请学为圃。曰:“吾不如老圃。”

樊迟出。子曰:“小人哉,樊须也!上好礼,则民莫敢不敬;上好义,则民莫敢不服;上好信,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,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,焉用稼?”

【译文】

樊迟请求学种庄稼。孔子道：“我不如老农民。”又请求学种菜蔬。孔子道：“我不如老菜农。”

樊迟退了出来。孔子道：“樊迟真是小人！统治者讲究礼节，百姓就没有人敢不尊敬；统治者行为正当，百姓就没有人敢不服从；统治者诚恳信实，百姓就没有人敢不说真话。做到这样，四方的百姓都会背负着小儿女来投奔，为什么要自己种庄稼呢？”

13·5 子曰：“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^①；虽多，亦奚以为^②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熟读《诗经》三百篇，交给他以政治任务，却办不通；叫他出使外国，又不能独立地去谈判酬酢；纵是读得多，有什么用处呢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不能专对——古代的使节，只接受使命，至于如何去交涉应对，只能随机应变，独立行事，更不能事事请示或者早就在国内一切安排好，这便叫做“受命不受辞”，也就是这里的“专对”。同时春秋时代的外交酬酢和谈判，多半背诵诗篇来代替语言（《左传》里充满了这种记载），所以《诗》是外交人才的必读书。②亦奚以为——以，动词，用也。为，表疑问的语气词，但只跟“奚”、“何”诸字连用，如“何以文为”、“何以伐为”。

13·6 子曰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统治者本身行为正当，不发命令，事情也行得通。他本身行为不正当，纵三令五申，百姓也不会信从。”

13·7 子曰：“鲁卫之政，兄弟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鲁国的政治和卫国的政治，像兄弟一般[地相差不远]。”

13·8 子谓卫公子荆^①，“善居室^②。始有，曰：‘苟合^③矣。’少有，曰：‘苟完矣。’富有，曰：‘苟美矣。’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谈到卫国的公子荆，说：“他善于居家过日子，刚有一点，便说道：‘差不多够了。’增加了一点，又说道：‘差不多完备了。’多有一点，便说道：‘差不多富丽堂皇了。’”

【注释】

①卫公子荆——卫国的公子，吴季札曾把他列为卫国的君子，见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九年。有人说：“此取荆之善居室以风有位者也。”因为当时的卿大夫，不但贪污，而且奢侈成风，所以孔子“以廉风贪，以俭风侈”。似可备一说。 ②居室——这一词组意义甚多：（甲）居住房舍，《礼记·曲礼》：“君子将营宫室，宗庙为先，厩库为次，居室为后。”（乙）夫妇同居，《孟子·万章上》：“男女居室，人之大伦也。”（丙）汉代又以为狱名，《史记·卫将军骠骑列传》：“青尝从入至甘泉居室。”（丁）此则为积蓄家业居家度日之义。“居”读为“奇货可居”之“居”。 ③合——给也，足也。此依俞樾《群经平议》说。

13·9 子适卫，冉有仆^①。子曰：“庶矣哉！”

冉有曰：“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富之。”

曰：“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教之^②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到卫国，冉有替他驾车子。孔子道：“好稠密的人口！”

冉有道：“人口已经众多了，又该怎么办呢？”孔子道：“使他们富裕起来。”

冉有道：“已经富裕了，又该怎么办呢？”孔子道：“教育他们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仆——动词，驾御车马。其人则谓之仆夫，《诗·小雅·出车》“仆夫况瘁”可证。仆亦作名词，驾车者，《诗·小雅·正月》“屡顾尔仆”是也。②既富……教之——孔子主张“先富后教”，孟子、荀子也都继续发挥了这一主张。所以孟子说：“乐岁终身苦，凶年不免于死亡。此惟救死而恐不赡，奚暇治礼义哉？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也和《管子·治国篇》的“凡治国之道，必先富民”的主张相同。

13·10 子曰：“苟有用我者，期月^①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假若有用我主持国家政事的，一年便差不多了，三年便会很有成绩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期月——期同“朞”，有些本子即作“朞”，音姬，jī。期月，一年。

13·11 子曰：“‘善人为邦百年，亦可以胜^①残去^②杀矣^③。’诚哉是言也！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‘善人治理国政连续到一百年，也可以克服残暴免除虐杀了。’这句话真说得对呀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胜——旧读平声，shēng。②去——旧读上声，qǔ。③善人……去杀矣——依文意是孔子引别人的话。

13·12 子曰：“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仁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假若有王者兴起，一定需要三十年才能使仁政大行。”

13·13 子曰：“苟正其身矣，于从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假若端正了自己，治理国政有什么困难呢？连本身都不能端正，怎么端正别人呢？”

13·14 冉子退朝。子曰：“何晏也？”对曰：“有政。”子曰：“其事也。如有政，虽不吾以，吾其与闻之^①。”

【译文】

冉有从办公的地方回来。孔子道：“为什么今天回得这样晚呢？”答道：“有政务。”孔子道：“那只是事务罢了。若有政务，虽然不用我了，我也会知道的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与闻之——与，去声，yù，参预之意。《左传》哀公十一年曾有记载，季氏以用田赋的事征求孔子意见，并且说：“子为国老，待子而行。”可见孔子“如有政，吾其与闻之”这话是有根据的。只是冉有不明白“政”和“事”的分别，一时用词不当罢了。依我看，这章并无其他意义，前人有故求深解的，未必对。

13·15 定公问：“一言而可以兴邦，有诸？”

孔子对曰：“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。人之言曰：‘为君难，为臣不易。’如知为君之难也，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？”

曰：“一言而丧邦，有诸？”

孔子对曰：“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。人之言曰：‘予无乐乎为君，唯其言而莫予违也。’如其善而莫之违也，不亦善乎？如不善而莫之违也，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？”

【译文】

鲁定公问：“一句话兴盛国家，有这事么？”

孔子答道：“说话不可以像这样地简单机械。不过，大家都说：‘做君上很难，做臣子不容易。’假若知道做君上的艰难，[自然会谨慎认真地干去，]不近于一句话便兴盛国家么？”

定公又道：“一句话丧失国家，有这事么？”

孔子答道：“说话不可以像这样地简单机械。不过，大家都说：‘我做国君没有别的快乐，只是我说什么话都没有人违抗我。’假若说的话正确而没有人违抗，不也好么？假若说的话不正确而也没有人违抗，不近于一句话便丧失国家么？”

13·16 叶公问政。子曰：“近者悦，远者来。”

【译文】

叶公问政治。孔子道：“境内的人使他高兴，境外的人使他来投奔。”

13·17 子夏为莒父^①宰，问政。子曰：“无欲速，无见小利。欲速，则不达；见小利，则大事不成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夏做了莒父的县长，问政治。孔子道：“不要图快，不要顾小利。图快，反而不能达到目的；顾小利，就办不成大事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莒父——鲁国之一邑，现在已经不能确知其所在。《山东通志》认为在今山东高密县东南。

13·18 叶公语孔子曰：“吾党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证^①之。”孔子曰：“吾党之直者异于是：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。——一直在其中^②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叶公告诉孔子道：“我那里有个坦白直率的人，他父亲偷了羊，他便告发。”

孔子道：“我们那里坦白直率的人和你们的不同：父亲替儿子隐瞒，儿子替父亲隐瞒——直率就在这里面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证——《说文》云：“证，告也。”正是此义。相当今日的“检举”“揭发”，《韩非子·五蠹篇》述此事作“谒之吏”，《吕氏春秋·当务篇》述此事作“谒之上”，都可以说明正是其子去告发他父亲。“证明”的“证”，古书一般用“征”字为之。②直在其中——孔子伦理哲学的基础就在于“孝”和“慈”，因之说父子相隐，直在其中。

13·19 樊迟问仁。子曰：“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。虽之①夷狄，不可弃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樊迟问仁。孔子道：“平日容貌态度端正庄严，工作严肃认真，为别人忠心诚意。这几种品德，纵到外国去，也是不能废弃的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之——动词，到也。

13·20 子贡问曰：“何如斯可谓之士矣？”子曰：“行己有耻，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谓士矣。”

曰：“敢问其次。”曰：“宗族称孝焉，乡党称弟焉。”

曰：“敢问其次。”曰：“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硁硁然小人哉！——抑亦可以为次矣。”

曰：“今之从政者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噫！斗筭之人①，何足算也？”

【译文】

子贡问道：“怎样才可以叫做‘士’？”孔子道：“自己行为保持羞耻之心，出使外国，很好地完成君主的使命，可以叫做‘士’了。”

子贡道：“请问次一等的。”孔子道：“宗族称赞他孝顺父母，乡里称赞他恭

敬尊长。”

子贡又道：“请问再次一等的。”孔子道：“言语一定信实，行为一定坚决，这是不问是非黑白而只管自己贯彻言行的小人呀！但也可以说是再次一等的‘士’了。”

子贡道：“现在的执政诸公怎么样？”孔子道：“咳！这班器识狭小的人算得什么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斗筲之人——斗是古代的量名，筲音梢，shāo，古代的饭筐（《说文》作籩），能容五升。斗筲譬如度量和见识的狭小。有人说，“斗筲之人”也可以译为“车载斗量之人”，言其不足为奇。

13·21 子曰：“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狷^①乎！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得不到言行合乎中庸的人和他相交，那一定要交到激进的人和狷介的人罢！激进者一意向前，狷介者也不肯做坏事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狂狷——《孟子·尽心下》有一段话可以为本文的解释，录之于下：“孟子曰：‘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。孔子岂不欲中道哉？不可必得，故思其次也。’‘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？’（此万章问词，下同。）曰：‘如琴张、曾皙、牧皮者，孔子之所谓狂矣。’‘何以谓之狂也？’曰：‘其志嘒嘒然，曰：古之人！古之人！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。狂者又不可得，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，是狷也，是又其次也。’”孟子这话未必尽合孔子本意，但可备参考。

13·22 子曰：“南人有言曰：‘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^①。’善夫！”

“不恒其德^②，或承之羞。”子曰：“不占而已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南方人有句话说：‘人假若没有恒心，连巫医都做不了。’这句话很好呀！”

《易经·恒卦》的《爻辞》说：“三心二意，翻云覆雨，总有人招致羞耻。”孔子又说：“这话的意思是叫无恒心的人不必去占卦罢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巫医——巫医是一词，不应分为卜筮的巫和治病的医两种。古代常以禳祷之术替人治疗，这种人便叫巫医。②不恒其德——这有两种意义：（甲）不能持久，时作时辍；（乙）没有一定的操守。译文用“三心二意”表示“不能持久”，用“翻云覆雨”表示“没有操守”。

13·23 子曰：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^①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，使一切都做到恰到好处，却不肯盲从附和。小人只是盲从附和，却不肯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和，同——“和”与“同”是春秋时代的两个常用术语，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年所载晏子对齐景公批评梁丘据的话，和《国语·郑语》所载史伯的话都解说得非常详细。“和”如五味的调和，八音的和谐，一定要有水、火、酱、醋各种不同的材料才能调和滋味；一定要有高下、长短、疾徐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使乐曲和谐。晏子说：“君臣亦然。君所谓可，而有否焉，臣献其否以成其可；君所谓否，而有可焉，臣献其可以去其否。”因此史伯也说：“以他平他谓之和。”“同”就不如此，用晏子的话说：“君所谓可，据亦曰可；君所谓否，据亦曰否；若以水济水，谁能食之？若琴瑟之专一，谁能听之？‘同’之不可也如是。”我又认为这个“和”字与“礼之用和为贵”的“和”有相通之处。因此译文也出现了“恰到好处”的字眼。

13·24 子贡问曰：“乡人皆好之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未可也^①。”

“乡人皆恶之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未可也；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恶之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贡问道：“满乡村的人都喜欢他，这个人怎么样？”孔子道：“还不行。”

子贡便又道：“满乡村的人都厌恶他，这个人怎么样？”孔子道：“还不行。最好是满乡村的好人都喜欢他，满乡村的坏人都厌恶他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未可也——如果一乡之人皆好之，便近乎所谓好好先生，孔孟叫他为“乡愿”。因之孔子便说：“众好之，必察焉；众恶之，必察焉。”（15·28）又说：“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”（4·3）这可以为“善者好之，不善者恶之”的解释。

13·25 子曰：“君子易事^①而难说也。说之不以道，不说也；及其使人也，器之。小人难事而易说也。说之虽不以道，说也；及其使人也，求备焉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在君子底下工作很容易，讨他的欢喜却难。不用正当的方式去讨他的欢喜，他不会欢喜的；等到他使用人的时候，却衡量各人的才德去分配任务。在小人底下工作很难，讨他的欢喜却容易。用不正当的方式去讨他的欢喜，他会欢喜的；等到他使用人的时候，便会百般挑剔，求全责备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易事——《说苑·雅言篇》说：“曾子曰：‘夫子见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，是夫子之易事也。’”这话可以作“君子易事”的一个说明。

13·26 子曰：“君子泰而不骄^①，小人骄而不泰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安详舒泰，却不骄傲凌人；小人骄傲凌人，却不安详舒泰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泰，骄——皇侃《义疏》云：“君子坦荡荡，心貌怡平，是泰而不为骄慢也；小人性好轻凌，而心恒戚戚，是骄而不泰也。”李埏《论语传注》云：“君子无众寡，无小大，无敢慢（见20·2），何其舒泰！小人矜己傲物，惟恐失尊，何其骄侈，而安得泰？”译文正取此义。

13·27 子曰：“刚、毅、木、讷近仁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刚强、果决、朴质而言语不轻易出口，有这四种品德的人近于仁德。”

13·28 子路问曰：“何如斯可谓之士矣？”子曰：“切切偲偲^①，怡怡^②如也，可谓士矣。朋友切切偲偲，兄弟怡怡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路问道：“怎么样才可以叫做‘士’了呢？”孔子道：“互相批评，和睦共处，可以叫做‘士’了。朋友之间，互相批评；兄弟之间，和睦共处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切切偲偲——偲音思，sī。切切偲偲，互相责善的样子。②怡怡——和顺的样子。

13·29 子曰：“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^①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善人教导人民达七年之久，也能够叫他们作战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即戎——“即”是“即位”的“即”，就也，往那里去的意思。“戎”是“兵戎”的意思。

13·30 子曰：“以不教民^①战，是谓弃之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道：“用未经受过训练的人民去作战，这等于糟踏生命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不教民——“不教民”三字构成一个名词语，意思就是“不教之民”，正如《诗经·邶风·柏舟》“心之忧矣，如匪浣衣”的“匪浣衣”一样，意思就是“匪浣之衣”（不曾洗涤过的衣服）。

宪问篇第十四

共四十四章

（朱熹《集注》把第一章自“克、伐、怨、欲”以下别为一章，把第二十章自“曾子曰”以下别为一章，又把第三十七章自“子曰作者”以下别为一章，所以题为四十七章。）

14·1 宪问耻。子曰：“邦有道，谷；邦无道，谷，耻也。”

“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焉，可以为仁矣^①？”子曰：“可以为难矣，仁则吾不知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原宪问如何叫耻辱。孔子道：“国家政治清明，做官领薪俸；国家政治黑暗，做官领薪俸，这就是耻辱。”

原宪又道：“好胜、自夸、怨恨和贪心四种毛病都不曾表现过，这可以说是仁人了吗？”孔子道：“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了，若说是仁人，那我不能同意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可以为仁矣——这句话从形式上看应是肯定句，但从上下文看，实际应是疑问句，不过疑问只从说话者的语势来表示，不借助于别的表达形式而已。这一段可以和“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；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”（8·13）互相发明。

14·2 子曰：“士而怀居^①，不足以为士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读书人而留恋安逸，便不配做读书人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怀居——怀，怀思，留恋；居，安居。《左传》僖公二十三年记载着晋文公的流亡故事，说他在齐国安居下来，有妻妾，有家财，便不肯再移动了。他老婆姜氏便对他说：“行也！怀与安，实败名。”便和此意相近。

14·3 子曰：“邦有道，危^①言危行；邦无道，危行言孙^②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政治清明，言语正直，行为正直；政治黑暗，行为正直，言语谦顺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危——《礼记·缁衣》注：“危，高峻也。”意谓高于俗，朱熹《集注》用之，固然可通，但《广雅》云：“危，正也。”王念孙《疏证》即引《论语》此文来作证，更为恰当，译文即用此解。②孙——同逊。

14·4 子曰：“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。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有道德的人一定有名言，但有名言的人不一定有道德。仁人一定勇敢，但勇敢的人不一定仁。”

14·5 南宫适^①问于孔子曰：“羿^②善射，奡^③荡舟^④，俱不得其死然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。”夫子不答。

南宫适出，子曰：“君子哉若人！尚德哉若人^⑤！”

【译文】

南宫适向孔子问道：“羿擅长射箭，奡擅长水战，都没有得到好死。禹和稷自己下地种田，却得到了天下。[怎样解释这些历史?]"孔子没有答复。

南宫适退了出来。孔子道：“这个人，好一个君子！这个人，多么尊尚道德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南宫适——孔子学生南容。 ②羿——音诣，yì。在古代传说中有三个羿，都是射箭能手。一为帝喾的射师，见于《说文》；二为唐尧时人，传说当时十个太阳同时出现，羿射落了九个，见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；三为夏代有穷国的君主，见《左传》襄公四年。这里所指的和《孟子·离娄篇》所载的“逢蒙学射于羿”的羿，据说都是夏代的羿。 ③奡——音傲，ào，也是古代传说中的人物，夏代寒浞的儿子。字又作“浇”。 ④荡舟——顾炎武《日知录》云：“古人以左右冲杀为荡。陈其锐卒，谓之跳荡；别帅谓之荡主。荡舟盖兼此义。”译成现代汉语，就是用舟师冲锋陷阵。 ⑤君子……尚德哉若人——南宫适托古代的事来问孔子，中心思想是当今尚力不尚德，但按之历史，尚力者不得善终，尚德者终有天下。因之孔子称赞他。

14·6 子曰：“君子^①而不仁者有矣夫，未有小人^①而仁者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之中不仁的人有的罢，小人之中却不会有仁人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君子、小人——这个“君子”“小人”的含义不大清楚。“君子”“小人”若指有德

者无德者而言，则第二句可以不说；看来，这里似乎是指在职者和老百姓而言。

14·7 子曰：“爱之，能勿劳乎^①？忠焉，能勿诲乎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爱他，能不叫他劳苦吗？忠于他，能够不教诲他吗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能勿劳乎——《国语·鲁语下》说：“夫民劳则思，思则善心生；逸则淫，淫则忘善，忘善则恶心生。”可以为“能勿劳乎”的注解。

14·8 子曰：“为命^①，裨谌^②草创之，世叔^③讨论^④之，行人子羽^⑤修饰之，东里子产^⑥润色之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郑国外交辞令的创制，裨谌拟稿，世叔提意见，外交官子羽修改，子产作文词上的加工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为命——《左传》襄公三十一年云：“郑国将有诸侯之事，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，且使多为辞令，与裨谌乘以适野，使谋可否，而告冯简子使断之。事成，乃授子太叔使行之，以应对宾客，是以鲜有败事。”可与《论语》此文相参校。《左传》所讲的过程和《论语》此文虽然有些出入，但主题是相同的，因此我把“命”译为“外交辞令”，不作一般的政令讲。②裨谌——音庇臣，bì chén，郑国大夫，见《左传》。

③世叔——即《左传》的子太叔（古代，“太”和“世”两字通用），名游吉。

④讨论——意义和今天的“讨论”不同，这是一个人去研究而后提意见的意思。

⑤行人子羽——行人，官名，即古代的外交官。子羽，公孙挥的字。⑥东里子产——东里，地名，今在郑州市，子产所居。

14·9 或问子产。子曰：“惠人也。”

问子西^①。曰：“彼哉！彼哉^②！”

问管仲。曰：“人也。夺伯氏^③骍邑^④三百，饭疏食，没齿无怨言。”

【译文】

有人向孔子问子产是怎样的人物。孔子道：“是宽厚慈惠的人。”

又问到子西。孔子道：“他呀，他呀！”

又问到管仲。孔子道：“他是人才。剥夺了伯氏骍邑三百户的采地，使伯氏只能吃粗粮，到死没有怨恨的话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子西——春秋时有三个子西，一是郑国的公孙夏，生当鲁襄公之世，为子产的同宗兄弟，子产便是继他而主持郑国政治的。二是楚国的斗宜申，生当鲁僖公、文公之世。三是楚国的公子申，和孔子同时。斗宜申去孔子太远，公子申又太近，这人所问的当是公孙夏。

②彼哉彼哉——《公羊传》定公八年记载阳虎谋杀季孙的事，说阳虎谋杀未成，在郊外休息，忽然望见公敛处父领着追兵而来，便道：“彼哉彼哉！”毛奇龄《论语稽求篇》因云：“此必古成语，而夫子引以作答者。”案：这是当时表示轻视的习惯语。

③伯氏——齐国的大夫，皇侃《义疏》云：“伯氏名偃。”不知何据。

④骍邑——地名。阮元曾得伯爵彝，说是乾隆五十六年出土于山东临朐县柳山寨。他在《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》里说，柳山寨有古城的城基，即春秋的骍邑。用《水经·巨洋水·注》证之，阮氏之言很可信。

14·10 子曰：“贫而无怨难，富而无骄易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贫穷却没有怨恨，很难；富贵却不骄傲，倒容易做到。”

14·11 子曰：“孟公绰^①为赵魏老^②则优^③，不可以为滕、薛^④大夫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孟公绰，若是叫他做晋国诸卿赵氏、魏氏的家臣，那是力有余裕

的；却没有才能来做滕、薛这样小国的大夫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孟公绰——鲁国大夫，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五年记载着他的一段事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说他是孔子所尊敬的人。 ②老——古代，大夫的家臣称老，也称室老。 ③优——本意是“优裕”，所以用“力有余裕”来译它。 ④滕、薛——当时的小国，都在鲁国附近。滕的故城在今山东滕县西南十五里，薛的故城在今滕县南四十四里官桥公社处。

14·12 子路问成人。子曰：“若臧武仲^①之知，公绰之不欲，卞庄子^②之勇，冉求之艺，文之以礼乐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”曰：“今之成人者何必然？见利思义，见危授命，久要^③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以为成人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路问怎样才是全人。孔子道：“智慧像臧武仲，清心寡欲像孟公绰，勇敢像卞庄子，多才多艺像冉求，再用礼乐来成就他的文采，也可以说是全人了。”等了一会，又道：“现在的全人哪里一定要这样？看见利益便能想起该得不该得，遇到危险便肯付出生命，经过长久的穷困日子都不忘记平日的诺言，也可以说是全人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臧武仲——鲁大夫臧孙纥。他很聪明，逃到齐国之后，能预见齐庄公的被杀而设法辞去庄公给他的田。事见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三年。 ②卞庄子——鲁国的勇士。《荀子·大略篇》和《韩诗外传》卷十都载有他的勇敢故事。 ③久要——“要”为“约”的借字，“约”，穷困之意。说见杨遇夫先生的《积微居小学述林》。

14·13 子问公叔文子^①于公明贾^②曰：“信乎，夫子不言，不笑，不取乎？”

公明贾对曰：“以^③告者过也。夫子时然后言，人不厌其言；乐然

后笑，人不厌其笑；义然后取，人不厌其取。”

子曰：“其然？岂其然乎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向公明贾问到公叔文子，说：“他老人家不言语，不笑，不取，是真的吗？”

公明贾答道：“这是传话的人说错了。他老人家到应说话的时候才说话，别人不厌恶他的话；高兴了才笑，别人不厌恶他的笑；应该取才取，别人不厌恶他的取。”

孔子道：“如此的吗？难道真是如此的吗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公叔文子——卫国大夫，《檀弓》载有他的故事。 ②公明贾——卫人，姓公明，名贾。贾音假，jiǎ。《左传》哀公十四年楚有茆贾也音假。 ③以——代词，此也。例证可参考杨遇夫先生的《词詮》。

14·14 子曰：“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^①，虽曰不要^②君，吾不信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臧武仲[逃到齐国之前，]凭借着他的采邑防城请求立其子弟嗣为鲁国卿大夫，纵然有人说他不是要挟，我是不相信的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——事见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三年。防，臧武仲的封邑，在今山东费县东北六十里之华城，离齐国边境很近。 ②要——平声，音腰，yāo。

14·15 子曰：“晋文公^①谯^②而不正，齐桓公^①正而不谯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晋文公诡诈好耍手段，作风不正派；齐桓公作风正派，不用诡诈，

不要手段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晋文公、齐桓公——晋文公名重耳，齐桓公名小白。齐桓、晋文是春秋时五霸中最有名声的两个霸主。②谄——音决，jué，欺诈，玩弄权术阴谋。

14·16 子路曰：“桓公杀公子纠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^①。”曰：“未仁乎？”子曰：“桓公九合^②诸侯，不以兵车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，如其仁^③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路道：“齐桓公杀了他哥哥公子纠，[公子纠的师傅]召忽因此自杀，[但是他的另一师傅]管仲却活着。”接着又道：“管仲该不是有仁德的吧？”孔子道：“齐桓公多次地主持诸侯间的盟会，停止了战争，都是管仲的力量。这就是管仲的仁德，这就是管仲的仁德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管仲不死——齐桓公和公子纠都是齐襄公的弟弟。齐襄公无道，两人都怕牵累，桓公便由鲍叔牙侍奉逃往莒国，公子纠也由管仲和召忽侍奉逃往鲁国。襄公被杀以后，桓公先入齐国，立为君，便兴兵伐鲁，逼迫鲁国杀了公子纠，召忽自杀以殉，管仲却做了桓公的宰相。这段历史可看《左传》庄公八年和九年。②九合——齐桓公纠合诸侯共计十一次，这一“九”字实是虚数，不过表示其多罢了。③如其仁——王引之《经传释词》云：“如犹乃也。”扬雄《法言》三次仿用这种句法，义同。

14·17 子贡曰：“管仲非仁者与？桓公杀公子纠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。”子曰：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赐。微^①管仲，吾其被^②发左衽矣。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，自经^③于沟渎^④而莫之知也？”

【译文】

子贡道：“管仲不是仁人罢？桓公杀掉了公子纠，他不但不以身殉难，还去辅相他。”孔子道：“管仲辅相桓公，称霸诸侯，使天下一切得到匡正，人民到今天还受到他的好处。假若没有管仲，我们都会披散着头发，衣襟向左边开，[沦为落后民族]了。他难道要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守着小节小信，在山沟中自杀，还没有人知道的吗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微——假若没有的意思，只用于和既成事实相反的假设句之首。

②被——同“披”。 ③自经——自缢。 ④沟渎——犹《孟子·梁惠王》的“沟壑”。王夫之《四书稗疏》认为它是地名，就是《左传》的“句渎”，《史记》的“笙渎”，那么，孔子的匹夫匹妇就是指召忽而言，恐不可信。

14·18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^①僎与文子同升诸^②公。子闻之，曰：“可以为‘文’^③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，[由于文子的推荐，]和文子一道做了国家的大臣。孔子知道这事，便道：“这便可以谥为‘文’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毛奇龄《四书剩言》云：“臣大夫即家大夫也。”把“臣大夫”三字不分，今不取。《后汉书·吴良传》李贤《注》说：“文子家臣名僎”云云，也可见唐初人不以“臣大夫”为一词。 ②诸——用法同“于”。 ③据《礼记·檀弓》，公叔文子实谥为贞惠文子。郑玄《礼记注》说：“不言‘贞惠’者，‘文’足以兼之。”

14·19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，康子曰：“夫如是，奚而^①不丧？”孔子曰：“仲叔圉^②治宾客，祝鮀治宗庙，王孙贾治军旅。夫如是，奚其丧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讲到卫灵公的昏乱，康子道：“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不败亡？”孔子道：“他有仲叔圉接待宾客，祝蛇管理祭祀，王孙贾统率军队，像这样，怎么会败亡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奚而——俞樾《群经平议》云：“奚而犹奚为也。” ②仲叔圉——就是孔文子。

14·20 子曰：“其言之不怍，则为之也难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那个人大言不惭，他实行就不容易。”

14·21 陈成子^①弑简公^②。孔子沐浴而朝^③，告于哀公曰：“陈恒弑其君，请讨之^④。”公曰：“告夫三子！”

孔子曰^⑤：“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君曰‘告夫三子’者！”
之三子告，不可。孔子曰：“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陈恒杀了齐简公。孔子斋戒沐浴而后朝见鲁哀公，报告道：“陈恒杀了他的君主，请你出兵讨伐他。”哀公道：“你向季孙、仲孙、孟孙三人去报告罢！”

孔子[退了出来，]道：“因为我曾忝为大夫，不敢不来报告，但是君上却对我说，‘给那三人报告吧’！”

孔子又去报告三位大臣，不肯出兵。孔子道：“因为我曾忝为大夫，不敢不报告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陈成子——就是陈恒。 ②简公——齐简公，名壬。 ③孔子沐浴而朝——这时孔子已经告老还家，特为这事来朝见鲁君。 ④请讨之——孔子请讨陈恒，主要是由于陈恒以臣杀君，依孔子的学说，非讨不可。同时孔子也估计了战

争的胜负。《左传》记载着孔子的话道：“陈恒弑其君，民之不与者半。以鲁之众加齐之半，可克也。”但这事仍可讨论。⑤孔子曰——这是孔子退朝后的话，参校《左传》哀公十四年的记载便可以知道。

14·22 子路问事君。子曰：“勿欺也，而犯之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路问怎样服侍人君。孔子道：“不要[阳奉阴违地]欺骗他，却可以[当面]触犯他。”

14·23 子曰：“君子上达①，小人下达①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通达于仁义，小人通达于财利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上达、下达——古今学人各有解释，译文采取了皇侃《义疏》的说法。

14·24 子曰：“古之学者为己①，今之学者为人①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古代学者的目的在修养自己的学问道德，现代学者的目的却在装饰自己，给别人看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为己、为人——如何叫做“为己”和“为人”，译文采用了《荀子·劝学篇》、《北堂书钞》所引《新序》和《后汉书·桓荣传论》（俱见杨遇夫先生《论语疏证》）的解释。

14·25 蘧伯玉①使人于孔子。孔子与之坐而问焉，曰：“夫子何为？”对曰：“夫子欲寡其过②而未能也。”

使者出。子曰：“使乎！使乎！”

【译文】

蘧伯玉派一位使者访问孔子。孔子给他座位，而后问道：“他老人家干什么？”使者答道：“他老人家想减少过错却还没能做到。”

使者辞了出来。孔子道：“好一位使者！好一位使者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蘧伯玉——卫国的大夫，名瑗。孔子在卫国之时，曾经住过他家。②寡其过——《庄子·则阳篇》说：“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，未尝不始于是之，而卒诎之以非也；或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（六十之是或为五十九之非）。”《淮南子·原道篇》也说：“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。”大概这人是位求进甚急善于改过的人。使者之言既得其实，又不卑不亢，所以孔子连声称赞。

14·26 子曰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^①。”

曾子曰：“君子思不出其位。”

【译文】

曾子说：“君子所思虑的不超出自己的工作岗位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见《泰伯篇》。

14·27 子曰：“君子耻其言而^①过其行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说得多，做得少，君子以为耻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而——用法同“之”，说详《词詮》。皇侃所据本，日本足利本，这一“而”字都作“之”。

14·28 子曰：“君子道者三，我无能焉：仁者不忧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惧。”子贡曰：“夫子自道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所行的三件事，我一件也没能做到：仁德的人不忧愁，智慧的人不迷惑，勇敢的人不惧怕。”子贡道：“这正是他老人家对自己的叙述哩。”

14·29 子贡方人^①。子曰：“赐也贤乎哉？夫我则不暇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贡讥评别人。孔子对他道：“你就够好了吗？我却没有这闲工夫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方人——《经典释文》说，郑玄注的《论语》作“谤人”，又引郑《注》云“谓言人之过恶”。因此译文译为“讥评”。《世说新语·容止篇》：“或以方谢仁祖不乃重者。”这“方”字作品评解，其用法可能出于此。

14·30 子曰：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其不能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不着急别人不知道我，只着急自己没有能力。”

14·31 子曰：“不逆诈，不亿不信，抑亦先觉者，是贤乎！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不预先怀疑别人的欺诈，也不无根据地猜测别人的不老实，却能及早发觉，这样的人是一位贤者罢！”

14·32 微生亩^①谓孔子曰：“丘何为是^②栖栖者与？无乃为佞乎？”孔子曰：“非敢为佞也，疾固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微生亩对孔子道：“你为什么这样忙忙碌碌的呢？不是要逞你的口才吗？”孔子道：“我不是敢逞口才，而是讨厌那种顽固不通的人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微生亩——“微生”是姓，“亩”是名。 ②是——这里作副词用，当“如此”解。

14·33 子曰：“骥不称其力，称其德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称千里马叫做骥，并不是赞美它的气力，而是赞美它的品质。”

14·34 或曰：“以德报怨^①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何以报德？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”

【译文】

有人对孔子道：“拿恩惠来回答怨恨，怎么样？”孔子道：“拿什么来酬答恩惠呢？拿公平正直来回答怨恨，拿恩惠来酬答恩惠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以德报怨——《老子》也说：“大小多少，报怨以德。”可能当日流行此语。

14·35 子曰：“莫我知也夫！”子贡曰：“何为其莫知子也？”子曰：“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学而上达^①。知我者其天乎！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叹道：“没有人知道我呀！”子贡道：“为什么没有人知道您呢？”孔子道：“不怨恨天，不责备人，学习一些平常的知识，却透彻了解很高的道理。知道我的，只是天罢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下学而上达——这句话具体的意义是什么，古今颇有不同解释，译文所言只能备参考。皇侃《义疏》云：“下学，学人事；上达，达天命。我既学人事，人事有否有泰，故不尤人。上达天命，天命有穷有通，故我不怨天也。”全部意思都贯通了，虽不敢说合于孔子本意，无妨录供参考。

14·36 公伯寮^①愬^②子路于季孙。子服景伯^③以告，曰：“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，吾力犹能肆诸市朝^④。”

子曰：“道之将行也与，命也；道之将废也与，命也。公伯寮其如命何！”

【译文】

公伯寮向季孙毁谤子路。子服景伯告诉孔子，并且说：“他老人家已经被公伯寮所迷惑了，可是我的力量还能把他的尸首在街头示众。”

孔子道：“我的主张将实现吗，听之于命运；我的主张将永不实现吗，也听之于命运。公伯寮能把我的命运怎样呢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公伯寮——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作“公伯僚”云“字子周”。 ②愬——同“诉”。 ③子服景伯——鲁大夫，名何。 ④市朝——古人把罪人之尸示众，或者于朝廷，或者于市集。

14·37 子曰：“贤者辟^①世，其次辟地，其次辟色，其次辟言。”

子曰：“作者七人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有些贤者逃避恶浊社会而隐居，次一等的择地而处，再次一等的避免不好的脸色，再次一等的回避恶言。”

孔子又说：“像这样的人已经有七位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辟——同“避”。

14·38 子路宿于石门^①。晨门曰：“奚自？”子路曰：“自孔氏。”曰：“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？”

【译文】

子路在石门住了一宵，[第二天清早进城，]司门者道：“从哪儿来？”子路道：“从孔家来。”司门者道：“就是那位知道做不到却定要做的人吗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石门——《后汉书·张皓王龚传论》注引郑玄《论语注》云：“石门，鲁城外门也。”

14·39 子击磬于卫，有荷蕢而过孔氏之门者，曰：“有心哉，击磬乎！”既而曰：“鄙哉，硠硠乎！莫己知也，斯已而已矣。深则厉，浅则揭^①。”

子曰：“果哉！末之难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在卫国，一天正敲着磬，有一个挑着草筐子的汉子恰在门前走过，便说道：“这个敲磬是有深意的呀！”等一会又说道：“磬声硠硠的，可鄙呀！[它好像在说，没有人知道我呀！]没有人知道自己，这就罢休好了。水深，索性连衣裳走过去；水浅，无妨撩起衣裳走过去。”

孔子道：“好坚决！没有办法说服他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深厉浅揭——两句见于《诗经·邶风·匏有苦叶》。这是比喻。水深比喻社会非常黑暗，只得听之任之；水浅比喻黑暗的程度不深，还可以使自己不受沾染，便无妨撩起衣裳，免得濡湿。

14·40 子张曰：“《书》云：‘高宗谅阴^①，三年不言。’何谓也？”
子曰：“何必高宗，古之人皆然。君薨，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张道：“《尚书》说：‘殷高宗守孝，住在凶庐，三年不言语。’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孔子道：“不仅仅高宗，古人都是这样：国君死了，继承的君王三年不问政治，各部门的官员听命于宰相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谅阴——居丧时所住的房子，又叫“凶庐”。两语见《无逸篇》。

14·41 子曰：“上好礼，则民易使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在上位的人若遇事依礼而行，就容易使百姓听从指挥。”

14·42 子路问君子。子曰：“修己以敬。”

曰：“如斯而已乎？”曰：“修己以安人^①。”

曰：“如斯而已乎？”曰：“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^②，尧舜其犹病诸？”

【译文】

子路问怎样才能算是一个君子。孔子道：“修养自己来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。”

子路道：“这样就够了吗？”孔子道：“修养自己来使上层人物安乐。”

子路道：“这样就够了吗？”孔子道：“修养自己来使所有老百姓安乐。修养自己来使所有老百姓安乐，尧舜大概还没有完全做到哩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人——这个“人”字显然是狭义的“人”（参见1·5注④），没有把“百姓”包括在内。

②修己以安百姓——《雍也篇》说：“博施于民……尧舜其犹病诸。”（6·30）这里说：“修己以安百姓，尧舜其犹病诸。”可见这里的“修己以安百姓”就是“博施于民”。

14·43 原壤^①夷俟^②。子曰：“幼而不孙弟^③，长而无述焉，老而不死，是为贼。”以杖叩其胫。

【译文】

原壤两腿像八字一样张开坐在地上，等着孔子。孔子骂道：“你幼小时不懂礼节，长大了毫无贡献，老了还白吃粮食，真是个害人精。”说完，用拐杖敲了他的小腿。

【注释】

①原壤——孔子的老朋友，《礼记·檀弓》记载他一段故事，说他母亲死了，孔子去帮助他治丧，他却站在棺材上唱起歌来了，孔子也只好装作没听见。大概这人是一位另有主张而立意反对孔子的人。 ②夷俟——夷，箕踞；俟，等待。

③孙弟——同逊悌。

14·44 阙党^①童子将命。或问之曰：“益者与？”子曰：“吾见其居于位^②也，见其与先生并行^③也。非求益者也，欲速成者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阙党的一个童子来向孔子传达信息。有人问孔子道：“这小孩是肯求上进的人吗？”孔子道：“我看见他[大模大样地]坐在位上，又看见他同长辈并肩而行。这不是个肯求上进的人，只是一个急于求成的人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阙党——顾炎武的《日知录》说：“《史记·鲁世家》‘炀公筑茅阙门’，盖阙门之下，其里即名阙里，夫子之宅在焉。亦谓之阙党。”案顾氏此说很对（阎若璩《四书释地》的驳论不对），《荀子·儒效篇》也有孔子“居于阙党”的记载，可见阙党为孔子所居之地名。 ②居于位——根据《礼记·玉藻》的记载，“童子无事则立主人之北，南面”，则“居于位”是不合当日礼节的。 ③与先生并行——《礼记·曲礼》上篇说“五年以长，则肩随之”（“肩随”就是与之并行而稍后），而童子的年龄相差甚远，依当日礼节，不能和成人并行。

卫灵公篇第十五

共四十二章

（朱熹《集注》把第一、第二两章并为一章，所以说“凡四十一章”。）

15·1 卫灵公问陈^①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俎豆之事^②，则尝闻之矣；军旅之事，未之学也。”明日遂行。

【译文】

卫灵公向孔子问军队陈列之法。孔子答道：“礼仪的事情，我曾经听到过；军队的事情，从来没学习过。”第二天便离开卫国。

【注释】

①陈——就是今天的“阵”字。 ②俎豆之事——俎和豆都是古代盛肉食的器皿，行礼时用它，因之借以表示礼仪之事。这种用法和《泰伯篇第八》的“笾豆之事”相同。

15·2 在陈绝粮，从者病，莫能兴。子路愠见曰：“君子亦有穷乎？”子曰：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在陈国断绝了粮食，跟随的人都饿病了，爬不起床来。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孔子，说道：“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？”孔子道：“君子虽然穷，还是坚持着；小人一穷便无所不为了。”

15·3 子曰：“赐也，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？”对曰：“然，非与？”曰：“非也，予一以贯之^①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道：“赐！你以为我是多多地学习又能够记得住的吗？”子贡答道：“对呀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”孔子道：“不是的，我有一个基本观念来贯串它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一以贯之——这和《里仁篇》的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”（4·15）的“一贯”相同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子贡他们所重视的，是孔子的博学多才，因之认为他是“多学而识之”；而孔子自己所重视的，则在于他的以忠恕之道贯穿于其整个学行之中。

15·4 子曰：“由！知德者鲜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对子路道：“由！懂得‘德’的人可少啦。”

15·5 子曰：“无为而治^①者其舜也与？夫何为哉？恭己正南面

而已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自己从容安静而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？他干了什么呢？庄严端正地坐朝廷罢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无为而治——舜何以能如此？一般儒者都以为他能“所任得其人，故优游而自逸也”（《三国志·吴志·楼玄传》）。如《大戴礼·主言篇》云：“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，不下席而天下治。”《新序·杂事三》云：“故王者劳于求人，佚于得贤。舜举众贤在位，垂衣裳恭己无为而天下治。”赵岐《孟子注》也说：“言任官得其人，故无为而治。”

15·6 子张问行。子曰：“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之邦，行矣。言不忠信，行不笃敬，虽州里，行乎哉？立则见其参于前也，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，夫然后行。”子张书诸绅。

【译文】

子张问如何才能使自己到处行得通。孔子道：“言语忠诚老实，行为忠厚严肃，纵到了别的部族国家，也行得通。言语欺诈无信，行为刻薄轻浮，就是在本乡本土，能行得通吗？站立的时候，就[仿佛]看见‘忠诚老实忠厚严肃’几个字在我们面前；在车厢里，也[仿佛]看见它刻在前面的横木上；[时时刻刻记着它，]这才能使自己到处行得通。”子张把这些话写在大带上。

15·7 子曰：“直哉史鱼^①！邦有道，如矢；邦无道，如矢。君子哉蘧伯玉^②！邦有道，则仕；邦无道，则可卷而怀之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好一个刚直不屈的史鱼！政治清明也像箭一样直，政治黑暗也像箭一样直。好一个君子蘧伯玉！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，政治黑暗就可以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史鱼——卫国的大夫史鳅，字子鱼。他临死时嘱咐他的儿子，不要“治丧正室”，以此劝告卫灵公进用蘧伯玉，斥退弥子瑕，古人称为“尸谏”，事见《韩诗外传》卷七。 ②蘧伯玉——事可参见《左传》襄公十四年和二十六年。

15·8 子曰：“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失人；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可以同他谈，却不同他谈，这是错过人才；不可以同他谈，却同他谈，这是浪费言语。聪明人既不错过人才，也不浪费言语。”

15·9 子曰：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志士仁人，不贪生怕死因而损害仁德，只勇于牺牲来成全仁德。”

15·10 子贡问为仁。子曰：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，事其大夫之贤者，友其士^①之仁者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贡问怎样去培养仁德。孔子道：“工人要搞好他的工作，一定先要搞好他的工具。我们住在一个国家，就要敬奉那些大官中的贤人，结交那些士人中的仁人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士——《论语》中的“士”，有时指有一定修养的人，如“士志于道”（4·9）的“士”。有时指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，如“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谓士矣”的“士”（13·20）。此处和“大夫”并言，可能是“士、大夫”之“士”，即已做官而位置下于大夫的人。

15·11 颜渊问为邦。子曰：“行夏之时^①，乘殷之辂^②，服周之

冕^③，乐则《韶》、《舞》^④。放郑声^⑤，远佞人。郑声淫，佞人殆。”

【译文】

颜渊问怎样去治理国家。孔子道：“用夏朝的历法，坐殷朝的车子，戴周朝的礼帽，音乐就用《韶》和《武》。舍弃郑国的乐曲，斥退小人。郑国的乐曲靡曼淫秽，小人危险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行夏之时——据古史记载，夏朝用的自然历，以建寅之月（旧历正月）为每年的第一月，春、夏、秋、冬合乎自然现象。周朝则以建子之月（旧历十一月）为每年的第一月，而且以冬至日为元日。这个虽然在观测天象方面比较以前进步，但实用起来却不及夏历方便于农业生产。就是在周朝，也有很多国家是仍旧用夏朝历法。 ②乘殷之辂——辂音路，商代的车子，比周代的车子自然朴素些。所以《左传》桓公二年也说：“大辂、越席，昭其俭也。” ③服周之冕——周代的礼帽自然又比以前的华美，孔子是不反对礼服的华美的，赞美禹“致美乎黻冕”可见。 ④《韶》、《舞》——《韶》是舜时的音乐，“舞”同“武”，周武王时的音乐。 ⑤放郑声——“郑声”和“郑诗”不同。郑诗指其文辞，郑声指其乐曲。说本明人杨慎《丹铅总录》、清人陈启源《毛诗稽古篇》。

15·12 子曰：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一个人没有长远的考虑，一定会有眼前的忧患。”

15·13 子曰：“已矣乎！吾未见好德如好色^①者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完了吧！我从没见过像喜欢美貌一般地喜欢美德的人哩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好色——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，孔子“居卫月余，灵公与夫人（南子）同车，宦者雍渠参乘出，使孔子为次乘，招摇市过之”。孔子因发这一感叹。

15·14 子曰：“臧文仲^①其窃位者与！知柳下惠^②之贤而不与立^③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臧文仲大概是个做官不管事的人，他明知柳下惠贤良，却不给他官位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臧文仲——鲁国的大夫臧孙辰，历仕庄、闵、僖、文四朝。②柳下惠——鲁国贤者，本名展获，字禽，又叫展季。“柳下”可能是其所居，因以为号；据《列女传》，“惠”是由他的妻子的倡议给他的私谥（不由国家授予的谥号叫私谥）。

③立——同“位”，说详俞樾《群经平议》。

15·15 子曰：“躬自厚^①而薄责于人，则远怨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重责备自己，而轻责备别人，怨恨自然不会来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躬自厚——本当作“躬自厚责”，“责”字探下文“薄责”之“责”而省略。说详拙著《文言语法》。“躬自”是一双音节的副词，和《诗经·卫风·氓》的“静言思之，躬自悼矣”的“躬自”用法一样。

15·16 子曰：“不曰‘如之何’^①，如之何者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[一个人]不想想‘怎么办，怎么办’的，对这种人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如之何——“不曰如之何”意思就是不动脑筋。《荀子·大略篇》说：“天子即位，上卿进曰，如之何，忧之长也。”则说如之何的，便是深忧远虑的人。

15·17 子曰：“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，好行小慧，难矣哉！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同大家整天在一块，不说一句有道理的话，只喜欢卖弄小聪明，这种人真难教导！”

15·18 子曰：“君子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，孙以出之^①，信以成之。君子哉！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[对于事业]，以合宜为原则，依礼节实行它，用谦逊的言语说出它，用诚实的态度完成它。真是位君子呀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孙以出之——“出”谓出言。何晏《论语集解》引郑玄《注》云：“孙以出之谓言语。”

15·19 子曰：“君子病无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已知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只惭愧自己没有能力，不怨恨别人不知道自己。”

15·20 子曰：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到死而名声不被人家称述，君子引以为恨。”

15·21 子曰：“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要求自己，小人要求别人。”

15·22 子曰：“君子矜而不争，群而不党^①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庄矜而不争执，合群而不闹宗派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群而不党——“群而不党”可能包含着“周而不比”(2·14)以及“和而不同”(13·23)两个意思。

15·23 子曰：“君子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不因为人家一句话[说得好]便提拔他，不因为他是坏人而鄙弃他的好话。”

15·24 子贡问曰：“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？”子曰：“其恕^①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贡问道：“有没有一句可以终身奉行的话呢？”孔子道：“大概是‘恕’吧！自己所不想要的任何事物，就不要加给别人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恕——“忠”(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)是有积极意义的道德，未必每个人都有条件来实行。“恕”只是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则谁都可以这样做，因之孔子在这里言“恕”不言“忠”。《礼记·大学篇》的“絜矩之道”就是“恕”道。可是在阶级社会里，也只能是幻想。

15·25 子曰：“吾之于人也，谁毁谁誉？如有所誉者，其有所试矣。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我对于别人，诋毁了谁？称赞了谁？假若我有所称赞，必然是曾

经考验过他的。夏、商、周三代的人都如此，所以三代能直道而行。”

15·26 子曰：“吾犹及史之阙文也。有马者借人乘之，今亡矣夫！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我还能够看到史书存疑的地方。有马的人[自己不会训练，]先给别人使用，这种精神，今天也没有了吧！”

【注释】

“史之阙文”和“有马借人乘之”，其间有什么关联，很难理解。包咸的《论语章句》和皇侃的《义疏》都把它们看成两件不相关的事。宋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却根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引文无“有马”等七个字，因疑这七个字是衍文。其他穿凿的解释很多，依我看来，还是把它看为两件事较妥当。又有人说这七字当作“有焉者晋人之乘”（见《诂经精舍六集》卷九方赞尧《有马者借人乘之解》），更是毫无凭据的臆测。

15·27 子曰：“巧言乱德。小不忍^①，则乱大谋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花言巧语足以败坏道德。小事情不耐，便会败坏大事情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小不忍——“小不忍”不仅是不忍小愤怒，也包括不忍小仁小恩，没有“螭蛇螫手，壮士断腕”的勇气，也包括吝财不忍舍，以及见小利而贪。

15·28 子曰：“众恶之，必察焉^①；众好之，必察焉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大家厌恶他，一定要去考察；大家喜爱他，也一定要去考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必察焉——《子路篇》有这样一段：“子贡问曰：‘乡人皆好之，何如？’子曰：‘未可也。’‘乡人皆恶之，何如！’子曰：‘未可也。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

恶之。’”(13·24)可以和这段话互相发明。

15·29 子曰：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^①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人能够把道廓大，不是用道来廓大人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这一章只能就字面来翻译，孔子的真意何在，又如何叫做“非道弘人”，很难体会。朱熹曾经强为解释，而郑皓的《论语集注述要》却说，“此章最不烦解而最可疑”，则我们也只好不加臆测。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所载董仲舒的对策和《礼乐志》所载的平当对策都引此二句，都以为是治乱兴废在于人的意思，但细加思考，仍未必相合。

15·30 子曰：“过而不改，是谓过矣^①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有错误而不改正，那个错误便真叫做错误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是谓过矣——《韩诗外传》卷三曾引孔子的话说：“过而改之，是不过也。”

15·31 子曰：“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，无益，不如学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我曾经整天不吃，整晚不睡，去想，没有益处，不如去学习。”

15·32 子曰：“君子谋道不谋食。耕也，馁在其中矣；学也，禄在其中^①矣。君子忧道不忧贫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用心力于学术，不用心力于衣食。耕田，也常常饿着肚皮；学习，常常得到俸禄。君子只着急得不到道，不着急得不到财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禄在其中——这一章可以和“樊迟请学稼”章(13·4)结合着看。

15·33 子曰：“知及之^①，仁不能守之；虽得之，必失之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。不庄以莅之，则民不敬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庄以莅之，动之不以礼，未善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聪明才智足以得到它，仁德不能保持它；就是得到，一定会丧失。聪明才智足以得到它，仁德能保持它。不用严肃态度来治理百姓，百姓也不会认真[地生活和工作]。聪明才智足以得到它，仁德能保持它，能用严肃的态度来治理百姓，假若不合理合法地动员百姓，是不够好的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知及之——“知及之”诸“之”字究竟何指，原文未曾说出。以“不庄以莅之”“动之不以礼”诸句来看，似是小则指卿大夫士的禄位，大则指天下国家。不然，不会涉及临民和动员人民的。

15·34 子曰：“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，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道：“君子不可以用小事情考验他，却可以接受重大任务；小人不可以接受重大任务，却可以用小事情考验他。”

15·35 子曰：“民之于仁也，甚于水火^①。水火，吾见蹈而死者矣，未见蹈仁而死者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百姓需要仁德，更急于需要水火。往水火里去，我看见因而死了

的，却从没有看见践履仁德因而死了的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甚于水火——《孟子·尽心上》说：“民非水火不生活。”译文摘取此意，故加“需要”两字。

15·36 子曰：“当仁，不让于师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面临着仁德，就是老师，也不同他谦让。”

15·37 子曰：“君子贞^①而不谅^②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讲大信，却不讲小信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贞——《贾子·道术篇》云：“言行抱一谓之贞。”所以译文以“大信”译之。

②谅——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说这“谅”字假借为“劼”，犹固执也。则他把这“贞”字解为《伪古文尚书·太甲》“万邦以贞”的“贞”，正也。似不妥。

15·38 子曰：“事君，敬其事而后其食^①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对待君上，认真工作，把拿俸禄的事放在后面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而后其食——据宋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的记载，蜀《石经》作“而后食其禄”。

15·39 子曰：“有教无类^①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人人我都教育，没有[贫富、地域等等]区别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无类——“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”(7·7)，便是“有教无类。”

15·40 子曰：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主张不同，不互相商议。”

15·41 子曰：“辞达^①而已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言辞，足以达意便罢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辞达——可以和“文胜质则史”(6·18)参看。过于浮华的词藻，是孔子所不同意的。

15·42 师冕^①见，及阶，子曰：“阶也。”及席，子曰：“席也。”皆坐，子告之曰：“某在斯，某在斯。”

师冕出。子张问曰：“与师言之道与？”子曰：“然；固相师之道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师冕来见孔子，走到阶沿，孔子道：“这是阶沿啦。”走到坐席旁，孔子道：“这是坐席啦。”都坐定了，孔子告诉他说：“某人在这，某人在这。”

师冕辞了出来。子张问道：“这是同瞎子讲话的方式吗？”孔子道：“对的；这本来是帮助瞎子的方式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师冕——师，乐师；冕，这人之名。古代乐官一般用瞎子充当。

季氏篇第十六

共十四章

16·1 季氏将伐颛臾^①。冉有、季路见于孔子曰：“季氏将有事^②于颛臾。”

孔子曰：“求！无乃尔是过^③与？夫颛臾，昔者先王以为东蒙^④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。何以伐为？”

冉有曰：“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”

孔子曰：“求！周任^⑤有言曰：‘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’危而不持，颠而不扶，则将焉用彼相矣？且尔言过矣，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是谁之过与？”

冉有曰：“今夫颛臾，固而近于费^⑥。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”

孔子曰：“求！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。丘也闻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当作贫而患不均，不患贫当作寡而患不安^⑦。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。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今由与求也，相夫子，远人不服，而不能来也；邦分崩离析，而不能守也；而谋动干戈于邦内。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^⑧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季氏准备攻打颛臾。冉有、子路两人谒见孔子，说道：“季氏准备对颛臾使用兵力。”

孔子道：“冉求！这难道不应该责备你吗？颛臾，上代的君王曾经授权他主持东蒙山的祭祀，而且它的国境早在我们最初被封时的疆土之中，这正是和鲁国共安危存亡的藩属，为什么要去攻打它呢？”

冉有道：“季孙要这么干，我们两人本来都是不同意的。”

孔子道：“冉求！周任有句话说：‘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，这再任职；如果不行，就该辞职。’譬如瞎子遇到危险，不去扶持；将要摔倒了，不去搀扶，那又何必用助手呢？你的话是错了。老虎犀牛从槛里逃了出来，龟壳美玉在匣子里毁坏了，这是谁的责任呢？”

冉有道：“颛臾，城墙既然坚牢，而且离季孙的采邑费地很近。现今不把它占领，日子久了，一定会给子孙留下祸害。”

孔子道：“冉求！君子就讨厌[那种态度，]不说自己贪心无厌，却一定另找借口。我听说过：无论是诸侯或者大夫，不必着急财富不多，只需着急财富不均；不必着急人民太少，只需着急境内不安。若是财富平均，便无所谓贫穷；境内和平团结，便不会觉得人少；境内平安，便不会倾危。做到这样，远方的人还

不归服，便再修仁义礼乐的政教来招致他们。他们来了，就得使他们安心。如今仲由和冉求两人辅相季孙，远方之人不归服，却不能招致；国家支离破碎，却不能保全；反而想在国境以内使用兵力。我恐怕季孙的忧愁不在颛臾，却在鲁君哩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颛臾——鲁国的附庸国家，现在山东省费县西北八十里有颛臾村，当是古颛臾之地。 ②有事——《左传》成公十三年，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。这“有事”即指用兵。 ③尔是过——不能解作“尔之过”，因为古代人称代词表示领位极少再加别的虚词的（像《尚书·康诰》“朕其弟小子封”只是极个别的例子）。这里“过”字可看作动词，“是”字是表示倒装之用的词，顺装便是“过尔”，“责备你”、“归罪于你”的意思。 ④东蒙——即蒙山，在今山东蒙阴县南，接费县界。 ⑤周任——古代的一位史官。 ⑥费——音秘，bì，鲁国季氏采邑，今山东费县西南七十里有费城。 ⑦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——当作“不患贫而患不均，不患寡而患不安”，“贫”和“均”是从财富着眼，下文“均无贫”可以为证；“寡”和“安”是从人民着眼，下文“和无寡”可以为证。说详俞樾《群经平议》。 ⑧萧墙之内——“萧墙”是鲁君所用的屏风。人臣至此屏风，便会肃然起敬，所以叫做萧墙（萧字从肃得声）。“萧墙之内”指鲁君。当时季孙把持鲁国政治，和鲁君矛盾很大，也知道鲁君想收拾他以收回主权，因此怕颛臾凭借有利的地势起而帮助鲁国，于是要先下手为强，攻打颛臾。孔子这句话，深深地刺中了季孙的内心。

16·2 孔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；天下无道，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自诸侯出，盖十世希不失矣；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；陪臣执国命，三世希不失矣^①。天下有道，则政不在大夫。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议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天下太平，制礼作乐以及出兵都决定于天子；天下昏乱，制礼作乐以及出兵便决定于诸侯。决定于诸侯，大概传到十代，很少还能继续的；决定

于大夫，传到五代，很少还能继续的；若是大夫的家臣把持国家政权，传到三代很少还能继续的。天下太平，国家的最高政治权力就不会掌握在大夫之手。天下太平，老百姓就不会议论纷纷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孔子这一段话可能是从考察历史，尤其是当日时事所得出的结论。“自天子出”，孔子认为尧、舜、禹、汤以及西周都如此的；“天下无道”则自齐桓公以后，周天子已无发号施令的力量了。齐自桓公称霸，历孝公、昭公、懿公、惠公、顷公、灵公、庄公、景公、悼公、简公十公，至简公而为陈恒所杀，孔子亲身见之；晋自文公称霸，历襄公、灵公、成公、景公、厉公、平公、昭公、顷公九公，六卿专权，也是孔子所亲见的。所以说“十世希不失”。鲁自季友专政，历文子、武子、平子、桓子而为阳虎所执，更是孔子所亲见的。所以说“五世希不失”。至于鲁季氏家臣南蒯、公山弗扰、阳虎之流都当身而败，不曾到过三世。当时各国家臣有专政的，孔子言“三世希不失”，盖宽言之。这也是历史演变的必然，愈近变动时代，权力再分配的斗争，一定愈加激烈。这却是孔子所不明白的。

16·3 孔子曰：“禄之去公室五世^①矣，政逮于大夫四世^①矣，故夫三桓^②之子孙微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国家政权离开了鲁君，〔从鲁君来说，〕已经五代了；政权到了大夫之手，〔从季氏来说，〕已经四代了，所以桓公的三房子孙现在也衰微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五世、四世——自鲁君丧失政治权力到孔子说这段话的时候，经历了宣公、成公、襄公、昭公、定公五代；自季氏最初把持鲁国政治到孔子说这段话时，经历了文子、武子、平子、桓子四代。说本毛奇龄《论语稽求篇》。②三桓——鲁国的三卿，仲孙（即孟孙）、叔孙、季孙都出于鲁桓公，故称“三桓”。

16·4 孔子曰：“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友直，友谅^①，友多

闻，益矣。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损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有益的朋友三种，有害的朋友三种。同正直的人交友，同信实的人交友，同见闻广博的人交友，便有益了。同谄媚奉承的人交友，同当面恭维背后毁谤的人交友，同夸夸其谈的人交友，便有害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谅——《说文》：“谅，信也。”“谅”和“信”有时意义相同，这里便如此。有时意义有别。如《宪问篇第十四》“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”的“谅”只是“小信”的意思。

16·5 孔子曰：“益者三乐，损者三乐。乐节礼乐，乐道人之善，乐多贤友，益矣。乐骄乐，乐佚游，乐宴乐，损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有益的快乐三种，有害的快乐三种。以得到礼乐的调节为快乐，以宣扬别人的好处为快乐，以交了不少有益的朋友为快乐，便有益了。以骄傲为快乐，以游荡忘返为快乐，以饮食荒淫为快乐，便有害了。”

16·6 孔子曰：“侍于君子有三愆：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，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，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陪着君子说话容易犯三种过失：没轮到他说话，却先说，叫做急躁；该说话了，却不说，叫做隐瞒；不看看君子的脸色便贸然开口，叫做瞎眼睛。”

16·7 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三戒：少之时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；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①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有三件事情应该警惕戒备：年轻的时候，血气未定，便要警戒，莫迷恋女色；等到壮大了，血气正旺盛，便要警戒，莫好胜喜斗；等到年老了，血气已经衰弱，便要警戒，莫贪求无厌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孔安国《注》云：“得，贪得。”所贪者可能包括名誉、地位、财货在内。《淮南子·说言训》：“凡人之性，少则猖狂，壮则强暴，老则好利。”意本于此章，而以“好利”释得，可能涵义太狭。

16·8 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^①，畏圣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狎大人，侮圣人之言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害怕的有三件事：怕天命，怕王公大人，怕圣人的言语。小人不懂得天命，因而不怕它；轻视王公大人，轻侮圣人的言语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大人——古代对于在高位的人叫“大人”，如《易·乾卦》“利见大人”，《礼记·礼运》“大人世及以为礼”，《孟子·尽心下》“说大人，则藐之”。对于有道德的人也可以叫“大人”，如《孟子·告子上》“从其大体为大人”。这里的“大人”是指在高位的人，而“圣人”则是指有道德的人。

16·9 孔子曰：“生而知之者上也，学而知之者次也；困而学之，又其次也；困而不学，民斯为下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生来就知道的是上等，学习然后知道的是次一等；实践中遇见困难，再去学它，又是再次一等；遇见困难而不学，老百姓就是这种最下等的了。”

16·10 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九思：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

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问，忿思难，见得思义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有九种考虑：看的时候，考虑看明白了没有；听的时候，考虑听清楚了没有；脸上的颜色，考虑温和么；容貌态度，考虑庄矜么；说的言语，考虑忠诚老实么；对待工作，考虑严肃认真么；遇到疑问，考虑怎样向人家请教；将发怒了，考虑有什么后患；看见可得的，考虑我是否应该得。”

16·11 孔子曰：“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。吾见其人矣，吾闻其语矣。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。吾闻其语矣，未见其人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看见善良，努力追求，好像赶不上似的；遇见邪恶，使劲避开，好像将伸手到沸水里。我看见这样的人，也听过这样的话。避世隐居求保全他的意志，依义而行来贯彻他的主张。我听过这样的话，却没有见过这样的人。”

16·12 齐景公有马千驷^①，死之日，民无德而称焉。伯夷叔齐饿于首阳^②之下，民到于今称之。其斯之谓与^③？

【译文】

齐景公有马四千匹，死了以后，谁都不觉得他有什么好行为可以称述。伯夷、叔齐两人饿死在首阳山下，大家到现在还称颂他。那就是这个意思吧！

【注释】

①千驷——古代一般用四匹马驾一辆车，所以一驷就是四匹马。《左传》哀公八年：“鲍牧谓群公子曰：‘使女有马千乘乎？’”这“千乘”就是景公所遗留的“千驷”。鲍牧用此来诱劝群公子争夺君位，可见“千乘”是一笔相当富厚的私产。

②首阳——山名，现在何地，古今传说分歧，总之，已经难于确指。③其斯之谓与——这一章既然没有“子曰”字样，而且“其斯之谓与”的上面无所承受，程颐以

为《颜渊篇第十二》的“诚不以富，亦只以异”两句引文应该放在此处“其斯之谓与”之上，但无证据。朱熹《答江德功书》云：“此章文势或有断续，或有阙文，或非一章，皆不可考。”

16·13 陈亢^①问于伯鱼曰：“子亦有异闻乎？”

对曰：“未也。尝独立，鲤趋而过庭。曰：‘学诗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’鲤退而学诗。他日，又独立，鲤趋而过庭。曰：‘学礼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’鲤退而学礼。闻斯二者。”

陈亢退而喜曰：“问一得三，闻诗，闻礼，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陈亢向孔子的儿子伯鱼问道：“您在老师那儿，也得着与众不同的传授吗？”

答道：“没有。他曾经一个人站在庭中，我恭敬地走过。他问我道：‘学诗没有？’我道：‘没有。’他便道：‘不学诗就不会说话。’我退回便学诗。过了几天，他又一个人站在庭中，我又恭敬地走过。他问道：‘学礼没有？’我答：‘没有。’他道：‘不学礼，便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。’我退回便学礼。只听到这两件。”

陈亢回去非常高兴地道：“我问一件事，知道了三件事。知道诗，知道礼，又知道君子对他儿子的态度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陈亢——亢音刚，gāng，就是陈子禽。

16·14 邦君之妻，君称之曰夫人，夫人自称曰小童；邦人称之曰君夫人，称诸异邦曰寡小君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^①。

【译文】

国君的妻子，国君称她为夫人，她自称为小童；国内的人称她为君夫人，但对外国人便称她为寡小君；外国人称她也为君夫人。

【注释】

①这章可能也是孔子所言，却遗落了“子曰”两字。有人疑心这是后人见竹简有空白处，任意附记的。殊不知书写《论语》的竹简不过八寸，短者每章一简，长者一章数简，断断没有多大空白能书写这四十多字。而且这一章既见于《古论》，又见于《鲁论》（《鲁论》作“国君之妻”），尤其可见各种古本都有之，决非后人所掺入。

阳货篇第十七

共二十六章

(《汉石经》同。何晏《集解》把第二、第三两章以及第九、第十两章各并为一章，所以只二十四章。)

17·1 阳货^①欲见孔子，孔子不见，归孔子豚^②。

孔子时其亡也，而往拜之。

遇诸途。

谓孔子曰：“来！予与尔言。”曰^③：“怀其宝而迷其邦，可谓仁乎？”曰：“不可。——好从事而亟^④失时，可谓知乎？”曰：“不可。——日月逝矣，岁不我与。”

孔子曰：“诺；吾将仕矣^⑤。”

【译文】

阳货想要孔子来拜会他，孔子不去，他便送孔子一个[蒸熟了的]小猪[，使孔子到他家来道谢]。

孔子探听他不在家的时候，去拜谢。

两人在路上碰着了。

他叫着孔子道：“来！我同你说话。”[孔子走了过去。]他又道：“自己有一身的本领，却听任着国家的事情糊里糊涂，可以叫做仁爱吗？”[孔子没吭声。]他便自己接口道：“不可以。——一个人喜欢做官，却屡屡错过机会，可以叫做聪明吗？”[孔子仍然没吭声。]他又自己接口道：“不可以。——时光一去，就不再回来了呀。”

孔子这才说道：“好吧；我打算做官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阳货——又叫阳虎，季氏的家臣。季氏几代以来把持鲁国的政治，阳货这时正又把持季氏的权柄。最后因企图削除三桓而未成，逃往晋国。 ②归孔子豚——“归”同“馈”，赠送也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对这事有一段说明，他说，当时，“大夫有赐于士，不得受于其家，则往拜其门”。阳货便利用这一礼俗，趁孔子不在家，送一个蒸熟了的小猪去。孔子也就趁阳货不在家才去登门拜谢。 ③曰——自此以下的几个“曰”字，都是阳货的自为问答。说本毛奇龄《论语稽求篇》引明人郝敬之说。俞樾《古书疑义举例》卷二有“一人之辞而加曰字例”，对这种修辞方式更有详细引证。 ④亟——去声，音气，qì，屡也。 ⑤吾将仕矣——孔子于阳虎当权之时，并未仕于阳虎。可参《左传》定公八、九年传。

17·2 子曰：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人性情本相近，因为习染不同，便相距悬远。”

17·3 子曰：“唯上知与下愚^①不移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只有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人是改变不了的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上知、下愚——关于“上知”“下愚”的解释，古今颇有异说。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说：“可与为善，不可与为恶，是谓上智。可与为恶，不可与为善，是谓下愚。”则是以其品质言。孙星衍《问字堂集》说：“上知谓生而知之，下愚谓困而不学。”则是兼以其知识与品质而言。译文仅就字面译出。但孔子说过“生而知之者上也”（16·9），这里的“上知”可能就是“生而知之”的人。当然这种人是不会有的。可是当时的人却以为一定有，甚至孔子都曾否认地说过“我非生而知之者”（7·20）。

17·4 子之武城，闻弦歌之声。夫子莞尔而笑，曰：“割鸡焉用牛刀？”

子游对曰：“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：‘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’”

子曰：“二三子！偃之言是也。前言戏之耳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到了[子游作县长]的武城，听到了弹琴瑟唱诗歌的声音。孔子微微笑着，说道：“宰鸡，何必用宰牛的刀？[治理这个小地方，用得着教育吗？]”

子游答道：“以前我听老师说过，做官的学习了，就会有仁爱之心；老百姓学习了，就容易听指挥，听使唤。[教育总是有用的。]”

孔子便向学生们道：“二三子！言偃的这话是正确的。我刚才那句话不过同他开玩笑罢了。”

17·5 公山弗扰^①以费畔^②，召，子欲往。

子路不说，曰：“末之也，已^③，何必公山氏之之^④也？”

子曰：“夫召我者，而岂徒哉^⑤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？”

【译文】

公山弗扰盘踞在费邑图谋造反，叫孔子去，孔子准备去。

子路很不高兴，说道：“没有地方去便算了，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氏那里呢？”

孔子道：“那个叫我去的人，难道是白白召我吗？假若有人用我，我将使周文王、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公山弗扰——疑即《左传》定公五年、八年、十二年及哀公八年之公山不狃（唯陈天祥的《四书辨疑》认为是两人）。不过《论语》所叙之事不见于《左传》，而《左传》定公十二年所叙的公山不狃反叛鲁国的事，不但没有叫孔子去，而且孔子当时正为司寇，命人打败了他。因此赵翼的《陔馀丛考》、崔述的《洙泗考信录》都疑心这段文字不可信。但是其后又有一些人，如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，则说赵、崔不该信《左传》而疑《论语》。我们于此等处只能存疑。②畔——毛奇龄说，“畔是谋逆”，译文取这一义。③末之也，已——旧作一句读，此依武亿《经读考异》作两句读。“末”，没有地方的意思；“之”，动词，往也；“已”，止也。④何必公山氏之之也——“何必之公山氏也”的倒装。“之之”的第一个“之”字只是帮助倒装用的结构助词，第二个“之”字是动词。⑤而岂徒哉——“徒”下省略动宾结构，说完全是“而岂徒召我哉”。

17·6 子张问仁于孔子。孔子曰：“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。”

“请问之。”曰：“恭，宽，信，敏，惠。恭则不侮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张向孔子问仁。孔子道：“能够处处实行五种品德，便是仁人了。”

子张道：“请问哪五种。”孔子道：“庄重，宽厚，诚实，勤敏，慈惠。庄重就不致遭受侮辱，宽厚就会得到大众的拥护，诚实就会得到别人的任用，勤敏就

会工作效率高、贡献大，慈惠就能够使唤人。”

17·7 佛肸^①召，子欲往。

子路曰：“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：‘亲于其身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’佛肸以中牟^②畔，子之往也，如之何？”

子曰：“然，有是言也。不曰坚乎，磨而不磷^③；不曰白乎，涅^④而不缁。吾岂匏瓜^⑤也哉？焉能系而不食？”

【译文】

佛肸叫孔子，孔子打算去。

子路道：“从前我听老师说过：‘亲自做坏事的人那里，君子不去的。’如今佛肸盘踞中牟谋反，您却要去，怎么说得过去呢？”

孔子道：“对，我有过这话。但是，你不知道吗？最坚固的东西，磨也磨不薄；最白的东西，染也染不黑。我难道是匏瓜吗？哪里能够只是被悬挂着而不给人吃食呢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佛肸——晋国赵简子攻打范中行，佛肸是范中行的家臣，为中牟的县长，因此依据中牟来抗拒赵简子。 ②中牟——春秋时晋邑，故址当在今日河北省邢台和邯郸之间，跟河南的中牟了不相涉。 ③磷——音吝，lín，薄也。

④涅——音聂，niè，本是一种矿物，古人用作黑色染料，这里作动词，染黑之意。

⑤匏瓜——即匏子，古有甘、苦两种，苦的不能吃，但因它比水轻，可以系于腰，用以泅渡。《国语·鲁语》：“苦瓠不材，于人共济而已。”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虑以为大樽，而浮乎江湖。”皆可以为证。

17·8 子曰：“由也！女闻六言^①六蔽^②矣乎？”对曰：“未也。”

“居！吾语女。好仁不好学^③，其蔽也愚^④；好知不好学，其蔽也荡^⑤；好信不好学，其蔽也贼^⑥；好直不好学，其蔽也绞；好勇不好学，其蔽也乱；好刚不好学，其蔽也狂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仲由！你听过有六种品德便会有六种弊病吗？”子路答道：“没有。”

孔子道：“坐下！我告诉你。爱仁德，却不爱学问，那种弊病就是容易被人愚弄；爱耍聪明，却不爱学问，那种弊病就是放荡而无基础；爱诚实，却不爱学问，那种弊病就是[容易被人利用，反而]害了自己；爱直率，却不爱学问，那种弊病就是说话尖刻，刺痛人心；爱勇敢，却不爱学问，那种弊病就是捣乱闯祸；爱刚强，却不爱学问，那种弊病就是胆大妄为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言——这个“言”字和“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”(15·24)的“言”相同，名曰“言”，实是指“德”。“一言”，孔子拈出“恕”字；“六言”，孔子拈出“仁”、“知”、“信”、“直”、“勇”、“刚”六字。后代“五言诗”、“七言诗”以一字为“言”之义盖本于此。②不好学——不学则不能明其理。③愚——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愚若可陷可罔之类。”译文取之。

④荡——孔安国云：“荡，无所适守也。”译文取之。⑤贼——管同《四书纪闻》云：“大人之所以不必信者，唯其为学而知义之所在也。苟好信不好学，则唯知重然诺而不明事理之是非，谨厚者则碌碌为小人；苟又挟以刚勇之气，必如周汉刺客游侠，轻身殉人，扞文网而犯公义，自圣贤观之，非贼而何？”这是根据春秋侠勇之士的事实，又根据儒家明哲保身的理论所发的议论，似乎近于孔子本意。

17·9 子曰：“小子何莫学夫诗？诗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学生们为什么没有人研究诗？读诗，可以培养联想力，可以提高观察力，可以锻炼合群性，可以学得讽刺方法。近呢，可以运用其中道理来侍奉父母；远呢，可以用来服侍君上；而且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。”

17·10 子谓伯鱼曰：“女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^①矣乎？人而不为

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犹正墙面而立^②也与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对伯鱼说道：“你研究过《周南》和《召南》了吗？人假若不研究《周南》和《召南》，那会像面正对着墙壁而站着罢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——现存《诗经·国风》中。但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卷三说：“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乐名也。……有乐有舞焉，学者之事。……所谓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者，不独诵其诗而已。”

②正墙面而立——朱熹云：“言即其至近之地，而一物无所见，一步不可行。”

17·11 子曰：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礼呀礼呀，仅是指玉帛等等礼物而说的吗？乐呀乐呀，仅是指钟鼓等等乐器而说的吗？”

17·12 子曰：“色厉而内荏，譬诸小人，其犹穿窬之盗也与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颜色严厉，内心怯弱，若用坏人作比喻，怕像个挖洞跳墙的小偷罢！”

17·13 子曰：“乡愿^①，德之贼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没有真是非的好好先生是足以败坏道德的小人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乡愿——愿，《孟子》作“原”。《孟子·尽心下》对“乡愿”有一段最具体的解释：“何以是嚅嚅也？言不顾行，行不顾言，则曰：‘古之人，古之人，行何为踽踽’”

凉凉？生斯世也，为斯世也，善斯可矣。’阉然媚于世也者，是乡原也。”又说：“非之无举也，刺之无刺也。同乎流俗，合乎污世。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洁。众皆悦之，自以为是，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。故曰‘德之贼’也。”

17·14 子曰：“道听而途说，德之弃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听到道路传言就四处传播，这是应该革除的作风。”

17·15 子曰：“鄙夫可与^①事君也与哉？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当；作患不得之^②。既得之，患失之。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鄙夫，难道能同他共事吗？当他没有得到职位的时候，生怕得不着；已经得着了，又怕失去。假若生怕失去，会无所不用其极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可与——王引之《释词》谓即“可以”，今不取。 ②患得之——王符《潜夫论·爱日篇》云：“孔子疾夫未之得也，患不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者。”可见东汉人所据的本子有“不”字。《荀子·子道篇》说：“孔子曰……小人者，其未得也，则忧不得；既已得之，又恐失之。”（《说苑杂言篇》同）此虽是迷意，“得”上也有“不”字。宋人沈作喆《寓简》云：“东坡解云，‘患得之’当作‘患不得之’。”可见宋人所见的本子已脱此“不”字。

17·16 子曰：“古者民有三疾，今也或是之亡也。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荡；古之矜也廉^①，今之矜也忿戾；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诈而已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古代的人民还有三种[可贵的]毛病，现在呢，或许都没有了。古

代的狂人肆意直言，现在的狂人便放荡无羁了；古代自己矜持的人还有些不能触犯的地方，现在自己矜持的人却只是一味老羞成怒，无理取闹罢了；古代的愚人还直率，现在的愚人却只是欺诈耍手段罢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廉——“廉隅”的“廉”，本义是器物的棱角，人的行为方正有威也叫“廉”。

17·17 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①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见《学而篇》。

17·18 子曰：“恶紫之夺朱①也，恶郑声之乱雅乐也，恶利口之覆邦家者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紫色夺去了大红色的光彩和地位，可憎恶；郑国的乐曲破坏了典雅的乐曲，可憎恶；强嘴利舌颠覆国家，可憎恶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紫之夺朱——春秋时候，鲁桓公和齐桓公都喜欢穿紫色衣服，从《左传》哀公十七年卫浑良夫“紫衣狐裘”而被罪的事情看来，那时的紫色可能已代替了朱色而变为诸侯衣服的正色了。

17·19 子曰：“予欲无言。”子贡曰：“子如不言，则小子何述焉？”子曰：“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我想不说话了。”子贡道：“您假若不说话，那我们传述什么呢？”孔子道：“天说了什么呢？四季照样运行，百物照样生长，天说了什么呢？”

17·20 孺悲^①欲见孔子，孔子辞以疾^②。将命者出户，取瑟而歌，使之闻之。

【译文】

孺悲来，要会晤孔子，孔子托言有病，拒绝接待。传命的人刚出房门，孔子便把瑟拿下来弹，并且唱着歌，故意使孺悲听到。

【注释】

①孺悲——鲁国人。《礼记·杂记》云：“恤由之丧，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，《士丧礼》于是乎书。” ②辞以疾——《孟子·告子下》说：“教亦多术矣。予不屑之教诲也者，是亦教诲之而已矣。”孔子故意不接见孺悲，并且使他知道，是不是也是如此的呢？

17·21 宰我问：“三年之丧，期已久矣。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。旧谷既没，新谷既升，钻燧改火^①，期^②可已矣。”

子曰：“食夫稻^③，衣夫锦，于女安乎？”

曰：“安。”

“女安，则为之！夫君子之居丧，食旨不甘，闻乐不乐，居处不安^④，故不为也。今女安，则为之！”

宰我出。子曰：“予之不仁也！子生三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。夫三年之丧，天下之通丧也，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！”

【译文】

宰我问道：“父母死了，守孝三年，为时也太久了。君子有三年不去习礼仪，礼仪一定会废弃掉；三年不去奏音乐，音乐一定会失传。陈谷既已吃完了，新谷又已登场；打火用的燧木又经过了一个轮回，一年也就可以了。”

孔子道：“[父母死了，不到三年，]你便吃那个白米饭，穿那个花缎衣，你心里安不安呢？”

宰我道：“安。”

孔子便抢着道：“你安，你就去干吧！君子的守孝，吃美味不晓得甜，听音乐不觉得快乐，住在家里不以为舒适，才不这样干。如今你既然觉得心安，便去干好了。”

宰我退了出来。孔子道：“宰予真不仁呀！儿女生下地来，三年以后才能完全脱离父母的怀抱。替父母守孝三年，天下都是如此的。宰予难道就没有从他父母那里得着三年怀抱的爱护吗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钻燧改火——古代用的是钻木取火的方法，被钻的木，四季不同，所谓“春取榆柳之火，夏取枣杏之火，季夏取桑柘之火，秋取柞櫟之火，冬取槐檀之火”（马融引《周书·月令篇》文），一年一轮回。 ②期——音基，jī，一年。 ③稻——

古代北方以稷（小米）为主要粮食，水稻和粱（精细的小米）是珍品，而稻的耕种面积更小，所以这里特别提出它来和“锦”为对文。 ④居处不安——古代孝子要“居倚庐，寝苫枕块”，就是住临时用草料木料搭成的凶庐，睡在用草编成的蓐垫上，用土块做枕头。这里的“居处”是指平日的居住生活而言。

17·22 子曰：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难矣哉！不有博^①弈者乎？为之，犹贤乎已^②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整天吃饱了饭，什么事也不做，不行的呀！不是有掷采下弈的游戏吗？干干也比闲着好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博——古代的一种棋局。焦循的《孟子正义》说：“盖弈但行棋，博以掷采（骰子）而后行棋。”又说：“后人不行棋而专掷采，遂称掷采为博（赌博），博与弈益远矣。” ②犹贤乎已——句法与意义和《墨子·法仪篇》的“犹逾（同愈）已”，《孟子·尽心上》的“犹愈于已”全同。“已”是不动作的意思。

17·23 子路曰：“君子尚^①勇乎？”子曰：“君子义以为上^①，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，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路问道：“君子尊贵勇敢不？”孔子道：“君子认为义是最可尊贵的，君子只有勇，没有义，就会捣乱造反；小人只有勇，没有义，就会做土匪强盗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尚、上——“尚勇”的“尚”和“上”相同，不过用作动词。

17·24 子贡曰：“君子亦有恶乎？”子曰：“有恶：恶称人之恶者，恶居下流^①而讪上者，恶勇而无礼者，恶果敢而窒者。”

曰：“赐也亦有恶乎？”“恶徼以为知者，恶不孙以为勇者，恶讦以为直者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贡道：“君子也有憎恨的事吗？”孔子道：“有憎恨的事：憎恨一味传播别人的坏处的人，憎恨在下位而毁谤上级的人，憎恨勇敢却不懂礼节的人，憎恨勇于贯彻自己的主张，却顽固不通、执拗到底的人。”

孔子又道：“赐，你也有憎恶的事吗？”子贡随即答道：“我憎恨偷袭别人的成绩却作为自己的聪明的人，憎恨毫不谦虚却自以为勇敢的人，憎恨揭发别人隐私却自以为直率的人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下流——根据惠栋的《九经古义》和冯登府的《论语异文考证》，证明了晚唐以前的本子没有这个“流”字。案文义，这个“流”字也是不应该有的。但苏轼《上韩太尉书》引此文时已有“流”字，可见北宋时已经误衍。

17·25 子曰：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，近之则不孙，远之则怨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道：“只有女子和小人是难得同他们共处的，亲近了，他会无礼；疏远了，他会怨恨。”

17·26 子曰：“年四十而见恶焉，其终也已^①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到了四十岁还被厌恶，他这一生也就完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其终也已——“已”是动词，和“末之也已”(17·4)“斯害也已”(2·16)的“已”字相同，句法更和“斯害也已”一致。“其终也”“斯害也”为主语；“已”为动词，谓语。如在“其终也”下作一停顿，文意便显豁了。

微子篇第十八

共十一章

18·1 微子^①去之，箕子为之奴^②，比干谏而死^③。孔子曰：“殷有三仁焉。”

【译文】

[纣王昏乱残暴，]微子便离开了他，箕子做了他的奴隶，比干谏劝而被杀。孔子说：“殷商末年有三位仁人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微子——名启，纣王的同母兄，不过当他出生时，他的母亲尚为帝乙之妾，其后才立为妻，然后生了纣，所以帝乙死后，纣得嗣立，而微子不得立。事见《吕氏春秋·仲冬纪》。古书中唯《孟子·告子篇》认为微子是纣的叔父。 ②箕子为之奴——箕子，纣王的叔父。纣王无道，他曾进谏而不听，便披发佯狂，降为奴隶。 ③比干谏而死——比干也是纣的叔父，力谏纣王，纣王说，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，便剖开他的心而死。

18·2 柳下惠为士师，三黜。人曰：“子未可以去乎？”曰：“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？枉道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？”

【译文】

柳下惠做法官，多次地被撤职。有人对他说：“您不可以离开鲁国吗？”他道：“正直地工作，到哪里去不多次被撤职？不正直地工作，为什么一定要离开祖国呢？”

18·3 齐景公待孔子曰：“若季氏，则吾不能；以季、孟之间待之。”曰：“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。”孔子行。

【译文】

齐景公讲到对待孔子的打算时说：“用鲁君对待季氏的模样对待孔子，那我做不到；我要用次于季氏而高于孟氏的待遇来对待他。”不久，又说道：“我老了，没有什么作为了。”孔子离开了齐国。

18·4 齐人归女乐^①，季桓子^②受之，三日不朝，孔子行。

【译文】

齐国送了许多歌姬舞女给鲁国，季桓子接受了，三天不问政事，孔子就离职走了。

【注释】

①齐人归女乐——“归”同“馈”。此事可参阅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和《韩非子·内储说》。②季桓子——季孙斯，鲁国定公以至哀公初年时的执政上卿，死于哀公三年。

18·5 楚狂接舆^①歌而过孔子曰：“凤兮凤兮！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^②。已而，已而！今之从政者殆而！”

孔子下，欲与之言。趋而辟之，不得与之言。

【译文】

楚国的狂人接舆一面走过孔子的车子，一面唱着歌，道：“凤凰呀，凤凰呀！为什么这么倒霉？过去的不能再挽回，未来的还可不再着迷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！现在的执政诸公危乎其危！”

孔子下车，想同他谈谈，他却赶快避开，孔子没法同他谈。

【注释】

①接舆——曹之升《四书摭余说》云：“《论语》所记隐士皆以其事名之。门者谓之‘晨门’，杖者谓之‘丈人’，津者谓之‘沮’、‘溺’，接孔子之舆者谓之‘接舆’，非名亦非字也。”②犹可追——赶得上、来得及的意思，译文因图押韵，故用意译法。

18·6 长沮、桀溺耦而耕^①，孔子过之，使子路问津焉。

长沮曰：“夫执舆^②者为谁？”

子路曰：“为孔丘。”

曰：“是鲁孔丘与？”

曰：“是也。”

曰：“是知津矣。”

问于桀溺。

桀溺曰：“子为谁？”

曰：“为仲由。”

曰：“是鲁孔丘之徒与？”

对曰：“然。”

曰：“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谁以^③易之？且而^④与其从辟^⑤人之士也，岂若从辟世之士哉？”耷^⑥而不辍。

子路行以告。

夫子怵^⑦然曰：“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？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长沮、桀溺两人一同耕田，孔子在那儿经过，叫子路去问渡口。

长沮问子路道：“那位驾车子的是谁？”

子路道：“是孔丘。”

他又道：“是鲁国的那位孔丘吗？”

子路道：“是的。”

他便道：“他么，早晓得渡口在哪儿了。”

去问桀溺。

桀溺道：“您是谁？”

子路道：“我是仲由。”

桀溺道：“您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？”

答道：“对的。”

他便道：“像洪水一样的坏东西到处都是，你们同谁去改革它呢？你与其跟着[孔丘那种]逃避坏人的人，为什么不跟着[我们这些]逃避整个社会的人呢？”说完，仍旧不停地做田里工夫。

子路回来报告给孔子。

孔子很失望地道：“我们既然不可以同飞禽走兽合群共处，若不同人群打交道，又同什么去打交道呢？如果天下太平，我就不会同你们一道来从事改革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长沮、桀溺耦而耕——“长沮”“桀溺”不是真姓名。其姓名当时已经不暇询问，后世更无从知道了。耦耕是古代耕田的一种方法。春秋时代已经用牛耕田，不但由冉耕字伯牛、司马耕字子牛的现象可以看出，《国语·晋语》云：“其子孙将耕于齐，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。”尤为确证。耦耕的方法说法不少，都难说很精确。下文又说“耰而不辍”，则这耦耕未必是执耒，像夏炘《学礼管释·释二耜为耦》所说的。估计这个耦耕不过说二人做庄稼活罢了。1959年科学出版社《农史研究集刊》万国钧《耦耕考》对此有解释，中华书局《中华文史论丛》第三辑何兹全《谈耦耕》对万说有补充，也只能作参考。②执舆——就是执轡（拉马的缰绳）。本是子路做的，因子路已下车，所以孔子代为驾御。③以——与也，和下文“不可与同群”，“斯人之徒与而谁与”，“丘不与易也”诸“与”字同义。④而——同“尔”。⑤辟——同“避”。⑥耰——音忧，yōu，播种之后，再以土覆之，摩而平之，使种入土，鸟不能啄，这便叫耰。⑦怵——音舞，wǔ，怵然，怅惘失意之貌。

18·7 子路从而后，遇丈人，以杖荷蓑^①。

子路问曰：“子见夫子乎？”

丈人曰：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^②。孰为夫子？”植其杖而芸。

子路拱而立。

止子路宿，杀鸡为黍^③而食之，见其二子焉。

明日，子路行以告。

子曰：“隐者也。”使子路反见之。至，则行矣。

子路曰：“不仕无义。长幼之节，不可废也；君臣之义，如之何其废之？欲洁其身，而乱大伦。君子之仕也，行其义也。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路跟随着孔子，却远落在后面，碰到一个老头，用拐杖挑着除草用的工具。

子路问道：“您看见我的老师吗？”

老头道：“你这人，四肢不劳动，五谷不认识，谁晓得你的老师是什么人？”说完，便扶着拐杖去锄草。

子路拱着手恭敬地站着。

他便留子路到他家住宿，杀鸡、做饭给子路吃，又叫他两个儿子出来相见。

第二天，子路赶上了孔子，报告了这件事。

孔子道：“这是位隐士。”叫子路回去再看看他。子路到了那里，他却走开了。

子路便道：“不做官是不对的。长幼间的关系，是不可能废弃的；君臣间的关系，怎么能不管呢？你原想不玷污自身，却不知道这样隐居便是忽视了君臣间的必要关系。君子出来做官，只是尽应尽之责。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行不通，早就知道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耜——音掉，diào，古代除田中草所用的工具。《说文》作“莪”。 ②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——这二句，宋吕本中《紫微杂说》以至清朱彬《经传考证》、宋翔凤《论语发微》都说说是丈人说自己。其余更多人主张说是丈人责子路。译文从后说。

③为黍——黍就是现在的黍子，也叫黄米。它比当时的主要食粮稷（小米）的收获量小，因此在一般人中也算是比较珍贵的主食。杀鸡做菜，为黍做饭，这在当时是很好的招待了。

18·8 逸^①民：伯夷、叔齐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张、柳下惠、少连^②。子曰：“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齐与！”谓：“柳下惠、少连，降志辱身矣，言中伦，行中虑，其斯而已矣。”谓：“虞仲、夷逸，隐居放言，身中清，废中权。我则异于是，无可无不可。”

【译文】

古今被遗落的人才有伯夷、叔齐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张、柳下惠、少连。孔子道：“不动摇自己意志，不辱没自己身份，是伯夷、叔齐罢！”又说：“柳下惠、少连降低自己意志，屈辱自己身份了，可是言语合乎法度，行为经过思虑，那也

不过如此罢了。”又说：“虞仲、夷逸逃世隐居，放肆直言。行为廉洁，被废弃也是他的权术。我就和他们这些人不同，没有什么可以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逸——同“佚”，《论语》两用“逸民”，义都如此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云：“柳下惠……遗佚而不怨，厄穷而不闵。”这一“逸”正是《孟子》“遗佚”之义。说本黄式三《论语后案》。②虞仲、夷逸、朱张、少连——四人言行多已不可考。虞仲前人认为就是吴太伯之弟仲雍，不可信。夷逸曾见《尸子》，有人劝他做官，他不肯。少连曾见《礼记·杂记》，孔子说他善于守孝。夏炘《景紫堂文集》卷三有《逸民虞仲夷逸朱张皆无考说》，于若干附会之说有所驳正。

18·9 大师挚^①适齐，亚饭干适楚，三饭缭适蔡，四饭缺适秦^②，鼓方叔入于河，播鼗武入于汉，少师阳、击磬襄入于海。

【译文】

大师挚逃到了齐国，二饭乐师干逃到了楚国，三饭乐师缭逃到了蔡国，四饭乐师缺逃到了秦国，打鼓的方叔入居黄河之滨，摇小鼓的武入居汉水之涯，少师阳和击磬的襄入居海边。

【注释】

①大师挚——《泰伯篇第八》有“师挚之始”，不知是不是此人。②亚饭——古代天子诸侯用饭都得奏乐，所以乐官有“亚饭”、“三饭”、“四饭”之名。这些人究竟是何时人，已经无法肯定。

18·10 周公谓鲁公^①曰：“君子不施^②其亲，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。故旧无大故，则不弃也。无求备于一人！”

【译文】

周公对鲁公说道：“君子不怠慢他的亲族，不让大臣抱怨没被信用。老臣故人没有发生严重过失，就不要抛弃他。不要对某一求全责备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周公、鲁公——周公，周公旦，孔子心目中的圣人。鲁公是他的儿子伯禽。

②施——同“弛”，有些本子即作“弛”。

18·11 周有八士：伯达、伯适、仲突、仲忽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随、季驹^①。

【译文】

周朝有八个有教养的人：伯达、伯适、仲突、仲忽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随、季驹。

【注释】

①伯达等八人——此八人已经无可考。前人看见此八人两人一列，依伯、仲、叔、季排列，而且各自押韵（达适一韵，突忽一韵，夜夏一韵，随驹一韵），便说这是四对双生子。

子张篇第十九

共二十五章

19·1 子张曰：“士见危致命，见得思义，祭思敬，丧思哀，其可已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张说：“读书人看见危险便肯豁出生命，看见有所得便考虑是否该得，祭祀时候考虑严肃恭敬，居丧时候考虑悲痛哀伤，那也就可以了。”

19·2 子张曰：“执德不弘^①，信道不笃，焉能为有？焉能为亡^②？”

【译文】

子张说：“对于道德，行为不坚强，信仰不忠实，[这种人，]有他不为多，没他不为少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弘——此“弘”字就是今之“强”字，说见章炳麟《广论语骈枝》。 ②焉能为有，焉能为亡——这两句疑是当日成语。何晏《论语集解》云：“言无所轻重。”所以译文也用今日俗语来表达此意。

19·3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。子张曰：“子夏云何？”

对曰：“子夏曰：‘可者与之，其不可者拒之。’”

子张曰：“异乎吾所闻：君子尊贤而容众，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贤与，于人何所不容？我之不贤与，人将拒我，如之何其拒人也？”

【译文】

子夏的学生向子张问怎样去交朋友。子张道：“子夏说了些什么？”

答道：“子夏说，可以交的去交他，不可以交的拒绝他。”

子张道：“我所听到的与此不同：君子尊敬贤人，也接纳普通人；鼓励好人，可怜无能的人。我是非常好的人吗，对什么人不能容纳呢？我是坏人吗，别人会拒绝我，我怎能去拒绝别人呢？”

19·4 子夏曰：“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；致远恐泥，是以君子不为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夏说道：“就是小技艺，一定有可取的地方；恐怕它妨碍远大事业，所以君子不从事于它。”

19·5 子夏曰：“日知其所亡，月无忘其所能，可谓好学也已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夏说：“每天知道所未知的，每月复习所已能的，可以说是好学了。”

19·6 子夏曰：“博学而笃志^①，切问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夏说：“广泛地学习，坚守自己志趣；恳切地发问，多考虑当前的问题，仁德就在这中间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志——孔注以为“志”与“识”同，那么，“博学笃志”便是“博闻强记”之意，说虽可通，但不及译文所解恰切。

19·7 子夏曰：“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君子学以致其道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夏说：“各种工人居住于其制造场所完成他们的工作，君子则用学习获得那个道。”

19·8 子夏曰：“小人之过也必文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夏说：“小人对于错误一定加以掩饰。”

19·9 子夏曰：“君子有三变：望之俨然，即之也温，听其言也厉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夏说：“君子有三变：远远望着，庄严可畏；向他靠拢，温和可亲；听他的话，严厉不苟。”

19·10 子夏曰：“君子信而后劳其民；未信，则以为厉己也。

信而后谏；未信，则以为谤己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夏说：“君子必须得到信仰以后才去动员百姓；否则百姓会以为你在折磨他们。必须得到信任以后才去进谏，否则君上会以为你在毁谤他。”

19·11 子夏曰：“大德不逾闲，小德出入可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夏说：“人的重大节操不能逾越界限，作风上的小节稍稍放松一点是可以的。”

19·12 子游曰：“子夏之门人小子，当洒扫应对进退，则可矣，抑末也。本之则无，如之何？”

子夏闻之，曰：“噫！言游过矣！君子之道，孰先传焉？孰后倦焉？譬诸草木，区以别矣。君子之道，焉可诬也？有始有卒者，其惟圣人乎！”

【译文】

子游道：“子夏的学生，叫他们做做打扫、接待客人、应对进退的工作，那是可以的；不过这只是末节罢了。探讨他们的学术基础却没有，怎样可以呢？”

子夏听了这话，便道：“咳！言游说错了！君子的学术，哪一项先传授呢？哪一项最后讲述呢？学术犹如草木，是要区别为各种各类的。君子的学术，如何可以歪曲？[依照一定的次序去传授而]有始有终的，大概只有圣人罢！”

19·13 子夏曰：“仕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夏说：“做官了，有余力便去学习；学习了，有余力便去做官。”

19·14 子游曰：“丧致乎哀而止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游说：“居丧，充分表现了他的悲哀也就够了。”

19·15 子游曰：“吾友张也为难能也，然而未仁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游说：“我的朋友子张是难能可贵的了，然而还不能做到仁。”

19·16 曾子曰：“堂堂^①乎张也，难与并为仁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曾子说：“子张的为人高得不可攀了，难以携带别人一同进入仁德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堂堂——这是叠两字而成的形容词，其具体意义如何，古今解释纷纭。《荀子·非十二子篇》云：“弟佗其冠，神禪其辞，禹行而舜趋，是子张氏之贱儒也。”这是对子张学派的具体描写，因此我把“堂堂”译为“高不可攀”。根据《论语》和后代儒家诸书，可以证明曾子的学问重在“正心诚意”，而子张则重在言语形貌，所以子游也批评子张“然而未仁”。

19·17 曾子曰：“吾闻诸夫子：人未有自致者也，必也亲丧乎！”

【译文】

曾子说：“我听老师说过，平常时候，人不可能来自动地充分发挥感情，[如果有，]一定在父母死亡的时候罢！”

19·18 曾子曰：“吾闻诸夫子：孟庄子^①之孝也，其他可能也；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，是难能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曾子说：“我听老师说过：孟庄子的孝，别的都容易做到；而留用他父亲的

僚属，保持他父亲的政治设施，是难以做到的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孟庄子——鲁大夫孟献子仲孙蔑之子，名速。其父死于鲁襄公十九年，本人死于二十三年，相距仅四年。这一章可以和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”（1·11）结合起来看。

19·19 孟氏使阳肤^①为士师，问于曾子。曾子曰：“上失其道，民散^②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！”

【译文】

孟氏任命阳肤做法官，阳肤向曾子求教。曾子道：“现今在上位的人不依规矩行事，百姓早就离心离德了。你假若能够审出罪犯的真情，便应该同情他，可怜他，切不要自鸣得意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阳肤——旧注说他是曾子弟子。 ②散——黄家岱《嫫艺轩杂著·论语多齐鲁方言述》云：“散训犯法，与上下文义方接。扬氏《方言》：‘度散，杀也。东齐曰散，青、徐、淮、楚之间曰度。’度散为贼杀义。曰民散久矣，用齐语也。”译文未取此说，录之以备参考。

19·20 子贡曰：“纣^①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贡说：“商纣的坏，不像现在传说的这么厉害。所以君子憎恨居于下流，一居下流，天下的什么坏名声都会集中在他身上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纣——殷商最末之君，为周武王所伐，自焚而死。

19·21 子贡曰：“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：过也，人皆见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贡说：“君子的过失好比日蚀月蚀：错误的时候，每个人都看得见；更改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仰望着。”

19·22 卫公孙朝^①问于子贡曰：“仲尼焉学？”子贡曰：“文武之道，未坠于地，在人。贤者识其大者，不贤者识其小者。莫不有文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学？而亦何常师之有？”

【译文】

卫国的公孙朝向子贡问道：“孔仲尼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？”子贡道：“周文王、武王之道，并没有失传，散在人间。贤能的人便抓住大处，不贤能的人只抓些末节。没有地方没有文王、武王之道。我的老师何处不学，又为什么要有一定的老师，专门的传授呢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卫公孙朝——翟灏《四书考异》云：“春秋时鲁有成大夫公孙朝，见昭二十六年《传》；楚有武城尹公孙朝，见哀十七年《传》；郑子产有弟曰公孙朝，见《列子》。记者故系‘卫’以别之。”

19·23 叔孙武叔^①语大夫于朝曰：“子贡贤于仲尼。”

子服景伯以告子贡。

子贡曰：“譬之宫墙^②，赐之墙也及肩，窥见室家之好。夫子之墙数仞^③，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见宗庙之美，百官^④之富。得其门者或寡矣。夫子之云，不亦宜乎！”

【译文】

叔孙武叔在朝廷中对官员们说：“子贡比他老师仲尼要强些。”

子服景伯便把这话告诉子贡。

子贡道：“拿房屋的围墙作比喻罢：我家的围墙只有肩膀那么高，谁都可以探望到房屋的美好。我老师的围墙却有几丈高，找不到大门走进去，就看不到他那宗庙的雄伟，房舍的多种多样。能够找着大门的人或许不多罢，那么，武叔他老人家的这话，不也是自然的吗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叔孙武叔——鲁大夫，名州仇。 ②宫墙——“宫”有围障的意义，如《礼记·丧大记》：“君为庐宫之”。“宫墙”当系一词，犹如今天的“围墙”。

③仞——七尺曰仞（此从程瑶田《通艺录·释仞》之说）。 ④官——“官”字的本义是房舍，其后才引申为官职之义，说见俞樾《群经平议》卷三及遇夫先生《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》卷一。这里也是指房舍而言。

19·24 叔孙武叔毁仲尼。子贡曰：“无以^①为也！仲尼不可毁也。他人之贤者，丘陵也，犹可逾也；仲尼，日月也，无得而逾焉。人虽欲自绝，其何伤于日月乎？多^②见其不知量也^③。”

【译文】

叔孙武叔毁谤仲尼。子贡道：“不要这样做！仲尼是毁谤不了的。别人的贤能，好比山丘，还可以超越过去；仲尼，简直是太阳和月亮，不可能超越他。人家纵是要自绝于太阳月亮，那对太阳月亮有什么损害呢？只是表示他不自量罢了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以——此也，这里作副词用。 ②多——副词，只也，适也。 ③不知量也——皇侃《义疏》解此句为“不知圣人之度量”，译文从朱熹《集注》。“也”，用法同“耳”。

19·25 陈子禽谓子贡曰：“子为恭也，仲尼岂贤于子乎？”

子贡曰：“君子一言以为知，一言以为不知，言不可不慎也。夫子

之不可及也，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。夫子之得邦家者，所谓立之斯立，道之斯行，绥之斯来，动之斯和。其生也荣，其死也哀，如之何其可及也？”

【译文】

陈子禽对子贡道：“您对仲尼是客气罢，是谦让罢，难道他真比您还强吗？”

子贡道：“高贵人物由一句话表现他的有知，也由一句话表现他的无知，所以说话不可不谨慎。他老人家的不可以赶得上，犹如青天的不可以用阶梯爬上去。他老人家如果得国而为诸侯，或者得到采邑而为卿大夫，那正如我们所说的一叫百姓人人能立足于社会，百姓自会人人能立足于社会；一引导百姓，百姓自会前进；一安抚百姓，百姓自会从远方来投靠；一动员百姓，百姓自会同心协力。他老人家，生得光荣，死得可惜，怎么样能够赶得上呢？”

尧曰篇第二十

共三章

20·1 尧曰：“咨！尔舜！天之历数在尔躬，允执其中。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”

舜亦以命禹^①。

【译文】

尧[让位给舜的时候，]说道：“啧啧！你这位舜！上天的大命已经落到你的

身上了，诚实地保持着那正确罢！假若天下的百姓都陷于困苦贫穷，上天给你的禄位也会永远地终止了。”

舜[让位给禹的时候，]也说了这一番话。

【注释】

①这一章的文字前后不相连贯，从宋朝苏轼以来便有许多人疑心它有脱落。我只得把它分为若干段落，逐段译注，以便观览。

曰：“予小子履^①敢用玄牡，敢昭告于皇皇后帝：有罪不敢赦。帝臣不蔽^②，简在帝心。朕躬有罪，无以万方；万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。”

【译文】

[汤]说：“我履谨用黑色牡牛作牺牲，明明白白地告于光明而伟大的天帝：有罪的人[我]不敢擅自去赦免他。您的臣仆[的善恶]我也不隐瞒掩盖，您心里也是早就晓得的。我本人若有罪，就不要牵连天下万方；天下万方若有罪，都归我一个人来承担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予小子履——“予小子”和“予一人”都是上古帝王自称之词。从《史记·殷本纪》中知道汤名天乙，甲骨文辞作“大乙”，相传汤又名履。②帝臣不蔽——《墨子·兼爱下篇》此句作“有善不敢蔽”，但郑玄注此句云：“言天简阅其善恶也。”译文从郑。《墨子·兼爱下篇》和《吕氏春秋·顺民篇》都说这是成汤战胜夏桀以后，遭逢大旱，向上天祈求雨之词。《国语·周语上》引《汤誓》“余一人有罪，无以万夫”，和这“朕躬有罪，无以万方”义近。

周有大赉，善人是富。“虽有周亲，不如仁人。百姓有过，在予一人^①。”

【译文】

周朝大封诸侯，使善人都富贵起来。“我虽然有至亲，却不如有仁德之人。百姓如果有罪过，应该由我来担承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虽有周亲……一人——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引宋翔凤说，“虽有周亲”四句是周武王封诸侯之辞，尤其像封姜太公于齐之辞。

谨权量，审法度^①，修废官^②，四方之政行焉。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，天下之民归心焉。

【译文】

检验并审定度量衡，修复已废弃的机关工作，全国的政令就都会通行。恢复被灭亡的国家，承续已断绝的后代，提拔被遗落的人才，天下的百姓就都会心悦诚服了。

【注释】

①谨权量，审法度——权就是量轻重的衡量，量就是容量，度就是长度。“法度”不是法律制度之意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和秦权、秦量的刻辞中都有“法度”一词，都是指长度的分、寸、尺、丈、引而言。所以“谨权量，审法度”两句只是“齐一度量衡”一个意思。这一说法，清初阎若璩的《四书释地又续》已发其端。②废官——赵佑《四书温故录》云：“或有职而无其官，或有官而不举其职，皆曰废。”这以下都是孔子的话。从文章的风格来看，也和尧告舜、成汤求雨、武王封诸侯的文诰体不同。历代注释家多以为是孔子的话，大致可信。但是刘宝楠《正义》引《汉书·律历志》“孔子陈后王之法曰，谨权量，审法度，修废官，举逸民，四方之政行矣”说，“据《志》此文，是‘谨权量’以下皆孔子语，故何休《公羊》昭三十二年注引此节文冠以孔子曰”云云，则不足为证。因为汉人引《论语》，不论是否孔子之言，多称“孔子曰”。《困学纪闻》曾举出《汉书·艺文志》引“小道可观”（19·4），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引“致远恐泥”（同上）皆以子夏之言为孔子，其实不止于此，如后汉章帝长水校尉樊儵奏言引“博学而笃志”三句（19·6），也以子夏之言为孔子之言；《史记·田叔传赞》曰“孔子称居是国必闻其政”，又以子禽之问（1·10）为孔子之言；刘向《说苑》引“孔子曰，君子务本”，又引“孔子曰，恭近于礼”，则以有子之言为孔子之言。甚至郑玄注《曲礼》、《玉藻》，以及王充著《论衡》，引《乡党篇》之文，都冠以“孔子曰”。则可见《论语》之书当时似别称“孔子”，如“孟子书”之称《孟子》者然。翟灏

《四书考异》据《尸子·广泽篇》“墨子贵兼，孔子贵公，皇子贵衷”云云，以为先儒以孔子杂诸子中；又据《论衡·率性篇》云“孔子道德之祖，诸子中最卓者也”谓当时等孔子于诸子，其言不为无据（说本《诂经精舍三集》吴承志《汉人引孔门诸子言皆称孔子说》）。若此，则刘氏所举不足为证矣。

所重：民、食、丧、祭。

【译文】

所重视的：人民、粮食、丧礼、祭祀。

宽则得众，信则民任焉^①，敏则有功，公则说。

【译文】

宽厚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，勤敏就会有功绩，公平就会使百姓高兴。

【注释】

①信则民任焉——《汉石经》无此五字，《天文本校勘记》云：“皇本、唐本、津藩本、正平本均无此句。”足见这一句是因《阳货篇》“信则人任焉”而误增的。《阳货篇》作“人”，“人”是领导。此处误作“民”，“民”指百姓。有信实，就会被百姓任命，这种思想绝非孔子所能有，尤其可见此句不是原文。

20·2 子张问于孔子曰：“何如斯可以从政矣？”

子曰：“尊五美，屏^①四恶，斯可以从政矣。”

子张曰：“何谓五美？”

子曰：“君子惠而不费，劳而不怨，欲而不贪^②，泰而不骄，威而不猛。”

子张曰：“何谓惠而不费？”

子曰：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费乎？择可劳而劳之，又谁怨？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贪？君子无众寡，无小大，无敢慢，斯不

亦泰而不骄乎？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俨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？”

子张曰：“何谓四恶？”

子曰：“不教而杀谓之虐；不戒视成谓之暴；慢令致期谓之贼；犹之^③与人也，出纳^④之吝谓之有司^⑤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张向孔子问道：“怎样就可以治理政事呢？”

孔子道：“尊贵五种美德，排除四种恶政，这就可以治理政事了。”

子张道：“五种美德是些什么？”

孔子道：“君子给人民以好处，而自己却无所耗费；劳动百姓，百姓却不怨恨；自己欲仁欲义，却不能叫做贪；安泰矜持却不骄傲；威严却不凶猛。”

子张道：“给人民以好处，自己却无所耗费，这应该怎么办呢？”

孔子道：“就着人民能得利益之处因而使他们有利，这也不是给人民以好处而自己却无所耗费吗？选择可以劳动的[时间、情况和人民]再去劳动他们，又有谁来怨恨呢？自己需要仁德便得到了仁德，又贪求什么呢？无论人多人少，无论势力大小，君子都不敢怠慢他们，这不也是安泰矜持却不骄傲吗？君子衣冠整齐，目不邪视，庄严地使人望而有所畏惧，这不也是威严却不凶猛吗？”

子张道：“四种恶政又是些什么呢？”

孔子道：“不加教育便加杀戮叫做虐；不加申诫便要成绩叫做暴；起先懈怠，突然限期叫做贼；同是给人以财物，出手吝啬，叫做小家子气。”

【注释】

- ①屏——音丙，bǐng，屏除。 ②欲而不贪——下文云：“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贪？”可见此“欲”字是指欲仁欲义而言，因之皇侃《义疏》云：“欲仁义者为廉，欲财色者为贪。”译文本此。 ③犹之——王引之《释词》云：“犹之与人，均之与人也。” ④出纳——出和纳(入)是两个意义相反的词，这里虽然在一起连用，却只有“出”的意义，没有“纳”的意义。说本俞樾《群经平议》。 ⑤有司——古代管事者之称，职务卑微，这里意译为“小家子气”。

20·3 孔子曰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；不知礼，无以立也；不知言^①，无以知人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“不懂得命运，没有可能作为君子；不懂得礼，没有可能立足于社会；不懂得分辨人家的言语，没有可能认识人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知言——这里“知言”的意义和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的“我知言”的“知言”相同，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语，辨其是非善恶的意思。

出版说明

杨伯峻先生《论语译注》向以注释准确、译注平实著称,是当代最好的《论语》读本之一,在学术界和读者中享有盛誉。但因其一直以繁体字本行世,也给不少读者带来了不便。为此,我们这次改用简体字出版,以满足更广大读者的需求。

因为改用简体字,原来的个别注释不再适用,我们作了相应的调整。繁体字本中的《试论孔子》、《导言》、《论语词典》等,是杨伯峻先生的研究心得,欲深入学习、研究《论语》或古代汉语的读者,敬请参阅繁体字本《论语译注》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二〇〇六年十二月